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7

宇宙戰爭

H. G. 威爾斯著／張彥勳譯



國語注音

宇宙戰爭

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7

THE WAR OF THE WORLDS

H.G.WELLS



少年少女(SF)科學幻想叢書

出版者□大衆書局□高雄市五福四路一四六號□郵政劃撥儲金帳戶四〇〇〇一號□電話（〇七）五五二七六六號□發行者：大衆書局□發行人□王餘德□本局業經行政院新聞局核准登記□登記字號局版台業〇五四五號□印刷者□美光美術印刷廠□台南市塩埕七號□

66. 12初版

譯者：張彥勳

特價三十五元


國語注音·優良讀物
少年少女
(SF)
科學幻想叢書
1 恐龍世界探險記
2 神秘的地底世界
3 太空醫生
4 星際獵奇
5 海底的地震都市
6 海底十萬里
7 宇宙戰爭
8 流浪中的都市太空船
9 宇宙怪人塞洛博士的秘密
10 銀河系防衛軍
少年少女
世界大探險
1 康蒂基號漂流記
2 金字塔的秘密
3 俾哥爾航海記
4 消失在沙漠裡的古王國
5 神秘的印加王國
6 麥哲倫環繞世界
7 深探黑暗大陸
8 密林裡的安窟窪
9 向巨峰挑戰
10 太空探險的先驅—
畢卡爾兄弟
11 瑪雅族文明的遺跡
12 悲劇的南極探險
二十五開本
道林紙精印
特價三五元
大衆書局印行





前言

大約是十年前的事兒吧，有一部「宇宙人出現在東京」的幻想科學電影。也有一部叫「茵貝達」的電視連續劇。茵貝達就是侵入者的意思。那是一部描寫：從遙遠的宇宙乘坐飛碟來，暗中潛入地球，假裝作人類，並使用熱線（熱光線），在一瞬之間燒盡人類和建築物，企圖要征服地球的宇宙人的故事。

「宇宙戰爭」是，從一天夜晚，突然間，在英國一個平靜的鄉村裏，着陸了一個圓筒型的火箭開始，它描述了人類做夢也沒想到的那些可怕的重大事件，或被火星人攻擊等等的故事。

提起那個，唯有頭部異常發達而活像巨大的章魚或蜘蛛般滑溜溜，而且有一層褐色皮的火星人的那令人恐懼的情形，實在不是怪獸所能比的。

原作者

H.G.WELL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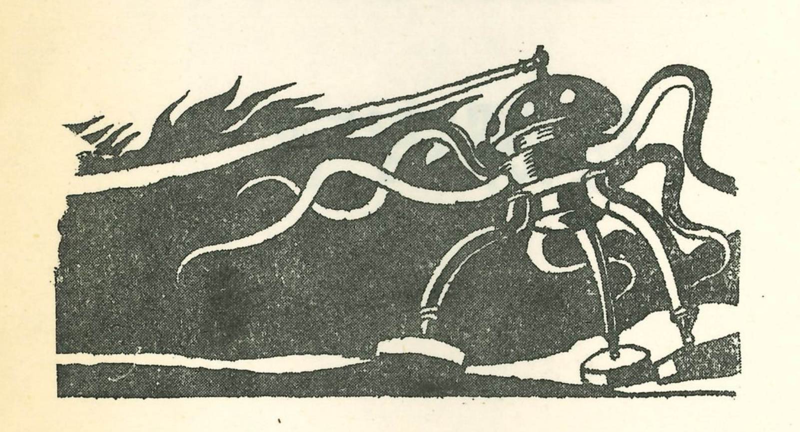
H・G・威爾斯，生於一八六六年英國肯特縣。少年時代半工半讀，後來考入倫敦大學研究生物學，得科學碩士學位。

第一部小說為「時間隧道」也是成名之作，獲得爆炸性的大轟動，其後陸續寫過不少SF小說。後來，他的著述擴及多方面，發表了不少有關社會、政治、歷史方面的論文。一九四六年逝世，享年八十歲。

主要的SF小說有「宇宙戰爭」「透明人」「空間和時間的故事」「月世界最初的人類」「空中戰」等多種。

目錄





THE WAR OF THE WORLDS

宇宙戰爭

被選為侵略目標的地球

我們人類早就被比人類的智能更進步的生物，熱心而仔細的觀察著。就像人類使用顯微鏡觀察細菌一般，在別的星球上的生物，早就在觀察我們，研究我們。

我這樣說也許沒有人會相信，可是却有人很早就在想像別的星球也許有生物的存在。比方說在火星—。然而想像中的生物也被假定比人類低等，或更差的生物。

不幸的是在繁星閃耀的宇宙中，確有比人類更進化，而且頭腦優秀，性情殘忍的生物存在著。他們以無比嫉妒的心情觀察地球上的人類，策劃著攻擊地球的計劃。

火星是一顆離太陽大約二億三千萬公里的軌道上運轉的行星，它所受的陽光和熱比起地球受的只有一半。

根據星雲學說，火星的歷史比地球還要悠久。當地球還在燃燒中時，火星的表面上很可能已有生命的誕生。

火星的體積僅地球的七分之一，所以比地球冷却得快，很快就冷却到可使生命發生的溫度。

火星上有生物生存所必需的空氣和水，以及其他所有的物質。

如此說來，在這比地球古老，表面積只有地球四分之一，而且遠離太陽的火星上，生命的誕生應該比地球早得多了。

然而地球上的人類並不知道在火星上的生物已經邁入了滅亡的邊緣。

可是火星人却知道他們的末日即將來臨，因為火星正加速的在冷却。

我們人類對火星上許許多多的物理條件還是個謎，知道的並不多，但在火星的赤道上，其白天的溫度要比地球嚴冬的溫度還要冷。

空氣也比地球稀薄，海也收縮到僅剩火星表面積的三分之一而已。

火星上四季的變化很慢，火星的南極和北極，隨着四季的變化，有時形成巨大的極冠，有時溶化而引起定期的洪水氾濫。

地球也漸漸地冷却，終有一天也會走向滅亡，可是現在來談這個問題還早得很，因為那個日子還在遙遙遠遠的未來。

可是對火星上的居民來說，滅亡的日子已經迫在眉睫，死亡已臨頭了。所以火星人老早就用人類，做夢也想不到的精密機器裝備觀察宇宙，找出生機。

它們在朝太陽的方向五千六百萬公里的近距離中發現了一顆行星。

那一個行星，便是我們的地球。地球上植物繁茂，水量充足有足夠浮雲的大氣。更有廣大的陸地，無數的船舶航行於汪洋大海中。

從火星上看來，住在地球上的人類只不過是一種下等動物。那下等動物居住的地球，遠比火星更適合火星人居住，是一顆理想中的美麗行星。

火星人在好幾代前便計劃著，準備著侵犯地球。

一八九四年，當火星，地球，太陽形成一列，而火星背向太陽時，在火星表面上，出現強光，首先觀測到那強光的是美國加州的立克天文台。

以後世界各地的天體觀測家也有陸續發現強光的報告。英國人卻一直到八月二日才在有名的科學家雜誌「自然」的記事上看到有關強光的消息。

火星上的強光在第一次被發現後，再發生過二次，而二次強光都發生在同一地點。

在六年前，發生了更不可思議的事情，當地球最接近火星時，帶有白熱光的氣體大爆發，發生在火星上，這個大爆發是爪哇島天文台最先發現，最先發佈消息。

火星上氣體大爆發，發生在十二日深夜。

爪哇的天文台用分光器分析氣體狀的發光體。發現那是由氫氣組成的氣體爆發引起的發光體。

那個發光的固體正以最猛烈的速度衝向地球。可是那個固體的噴射火焰到了夜晚十二時十五分卻又不見了。

這個不可思議（不如說可怕）的現象，在次日的報上卻毫無報導。只有倫敦每日電訊上極簡單，大略的提過。

我如果沒遇見好友歐格比，也不會知道這個發生在火星上不可思議，且可怕的現象。

歐格比是有名的天文學者，他住在渥太尚鎮，當他聽到爪哇天文台的報告時極為興奮，馬上叫我到他的天體觀測所。

我到現在還清清楚楚的記得通宵觀測時的情景。

幽暗，寧靜的觀測室。只有一盞罩上燈罩的灯火照在地板上。

靜寂的觀測室只聽到天體望眼鏡上計時儀的滴答聲。

觀測室的圓屋蓋只開了一隙縫。從隙縫觀看的夜空只是個很深很深的黑暗世界。

歐格比獨自在我身邊踱方步，只聽到他的腳步聲，卻不見他的身影。

「看吧！來！」

歐格比調好了望眼鏡叫我觀察。

在鏡內出現了一顆小行星，雖然很小，却是很亮的行星，仔細一看，看出了微微的橫紋。星的形狀不是正圓形，而是稍微扁平。

「看見了吧！它就是火星」

可能是心急，透過鏡中所看的火星，有時大，有時小，有時近，有時遠。

但事實並不如此，只不過是我眼花而已，因爲火星仍然在六千公里的遠方。

在那火星的近邊可看見三個小光點，那是在無限遙遠的星球。望眼鏡內只映這些，其餘只有黑暗的世界。

「呀！」

不知不覺我大叫一聲，因爲從火星的邊上，突然冒出有如火山爆發一般的火焰。

時間正是深夜十二時。

「怎麼！」

歐格比急忙問我。

我告訴他，火星上有猛烈的噴火，說著便離開望眼鏡。

歐格比迫不及待地接上望眼鏡，一看就非常驚駭地喊叫起來。

次日晚上，火星再發射火箭，自從昨夜十二時發射到現在正好經過二十四小時。

我不知道有這樣的事情發生，很悠閒的坐在歐格比的觀測室抽著煙斗。

歐格比在午前一時結束了觀測後，便帶我到他家去。

「有人說火星上有像人類一樣的生物，頻頻地向我們地球播送信號，說這話的人，多麼傻呀！」

歐格比說完便笑了起來。

「我的看法是這樣的，不是大量的流星衝擊火星，便是火星上的火山大爆發。不可能在地球鄰近的火星上，也有同樣進化的人類吧！」

可是當天晚上觀測到火星上有爆發的現象不只是我們，許許多多的人也同時觀測到。

然而第二天晚上，第三天晚上也發生了同樣的事情，這種情形連續發生了十天，而且都發生在晚上的十二時。

爆發——若能說爆發的話——到第十次便停了，為什麼十次就停，這個理由，並沒有人可說明。

這樣一來，新聞可熱鬧了，各種報紙，形形色色，競相刊登各種臆測，各說各話，議論紛紛。歸納起來，火山爆發說佔了多數。

從火星發射的火箭，以無比的速度衝向地球，越過宇宙空間漸漸地靠近地球。

當時想到這事的，連一個人也沒有，我們人類，只顧自己的利益，發生在宇宙那邊的事情，連想也不去想它！

連我在內，只忙着寫「文明進步與道德觀」為題的連載新聞稿。

有一天晚上，我帶著內人出去散步。（那時候，從火星上發射出來的第一號火箭，已飛近地球一千六百公里處）

天空中閃耀着許多的星星，我教內人認識星座。

「看！那顆紅紅的星星，就是全世界的天文學者，正在觀測的火星！」

夜！多寧靜，安祥的夜─。

從佳多西，或艾哇鎮來郊遊的年青人的隊伍，唱著歌，追過我們而去。

遠方的火車站，調換貨車的聲音，清晰而悠閒的傳來─。

流星

清晨，靠近倫敦的小鎮，恩徹斯特上空，發現了拖著綠色尾巴的發光體呼嘯而過。

好幾百人看見，大家都以爲是流星。

那時候我正在書房寫稿子，大窗子的布簾雖然敞開著，却沒有注意到。

可是看見的人都以爲隕石墜落，但是並沒有人想去找找隕石的下落。

歐格比却不同凡響，前夜看見流星墜落，他便目測墜落的地點，記著大概的位置。

天未亮，他想找著隕石，起了一個大早。

隕石可能墜落在和賽鎮與渥大尙鎮中間的原野。

歐格比目測到這個地點。

走近墜落地點附近，便看見了因墜落的衝擊，許多的土壤，石頭被衝散，形成一個大窟窿。

東邊的小灌木正在燃燒，青白色的煙直上破曉的天空中。

歐格比走近大窟窿邊。

墜落的物體深深地陷入砂石中，突出地面的部份是圓筒形的金屬物體。

「奇怪！那有這種隕石？」

歐格比心裡納悶，想靠近一點看個究竟，可是物體的附近好熱啊！根本無法走近。那是因爲物體經過大氣圈時受了空氣抵抗而磨擦生熱，所以熱得無法靠近。

看起來圓筒的直徑大約有二十七公分左右，隱約可聽見由內部發出來的聲音，可是做夢也未曾想到物體內部是空洞的。

歐格比站在窟窿邊緣，細心地觀察看。

朝陽從東方松樹林冉冉而昇，周圍除了他不再有第二個人，是一個安靜的早晨。

正當那個時候，覆蓋在圓筒表面灰色的銹樣東西，一層一層的剝落下來。

歐格比大爲吃驚！

接著又從圓筒尖端表面掉下了一大塊金屬銹。

歐格比更嚇了一跳，這一嚇可不得了，他的心臟，差一點就停了下來。不過他想再看清楚，不知不覺走進去窩窿裡面。

好熱啊！怎麼能走近呢！

圓筒的大部份陷入大地中。

從大地中突出來的圓筒尖端，慢慢地旋轉了起來。

慢慢地，好像旋轉蓋子，要打開蓋子似的，慢慢地旋轉。

好像要打開圓筒蓋子一樣，發出笨重的吱吱聲，圓筒不停地旋轉着。

歐格比的腦子裡，忽然像閃電般地想到一個念頭。

「不得了！這裡頭一定有人，而且不只是一個人，可能裡面熱度太高，會熱死他們，所以他們想打開蓋子逃走。」

歐格比想帮他們打開蓋子，走近圓筒。

那金屬製的圓筒不但熱度未減，還是可炙人那樣熱。

歐格比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是好。

隨即爬出窩窿，直奔沃金鎮。

這時正是清晨六點鐘。

路上遇見了趕馬車送貨的男人。

歐格比告訴他從空中降下來的奇怪物體，和裏面可能有人的事。

可是那人看見歐格比慌慌張張的樣子，和所說的荒唐事情，着實吃了一驚。

馬車伕認爲歐格比是瘋子，一言不發趕著馬車走了。

和賽橋畔的小酒店，店員正開著門。

歐格比也告訴店員，早晨看到的事。

那店員也把歐格比當做瘋子，連忙跑進店內躲了起來。

「鎮靜點兒！不然的話，沒人會相信我。要找懂事的人，才會相信我的話。」

歐格比自言自語，趕起路來了。

走到韓遜家，恰好韓遜在院子裏，韓遜是倫敦的新聞記者。

「韓遜！」

歐格比從牆外喊住他。

「你昨夜看見了流星嗎？」

「看了！怎樣？」

「那流星墜落在和賽的野地上！」

「眞的？隕石墜落了嗎？那可好玩了啊！」

「可是那不是隕石！是個圓筒，人造的圓筒！而且裏面有東西！」

「什麼？」

歐格比將看到的詳詳細細的告訴他。

「好！馬上去看看！」

韓遜抓起放在身傍的上衣，跑到馬路上來。

於是三個人直向原野上奔跑。

巨大的圓筒，還在原位，薄薄的金屬環出現在圓筒蓋和胴體的中間。

不知道是空氣進入筒內或從筒內冒氣出來，只聽見咻咻的聲音。

歐格比和韓遜靜靜地聽著，可是內部一點聲音也不再傳出來，他們用木棒敲打圓筒，也沒有什麼反應。

「二個人做不了什麼。我們去叫更多的人來看看。」

二個人馬不停蹄地從原來的路回去。

路傍的人家已經都醒起來了。

韓遜走進了火車站，從火車站打電報給倫敦的報社，要把這天大的消息通知報社。

八點左右許許多多的人，趕到原野，想看看墜落的物體。

「從火星來的死人」，這個消息，很快地傳遍到每個地方。

我聽到的消息是從報童聽見的，當我出去買克尼克日報時，報童將這消息告訴我。

我吃了一驚，連忙跑向原野。

墜地的火箭

到了原野，大窟窿的四周已站滿了人。窟窿周圍的草和小石子，因圓筒墜落時的衝擊，都燒焦了。

韓遜和歐格比已不在那裏。

窟窿的邊緣上坐了一個少年。那少年搖擺著雙脚，用石子打著圓筒。

「別再打石頭，那裏好危險！快離開。」

少年聽了我的警告以後趕緊躲入人群中。

人群中有各種各樣的人，有騎自行車來的情侶，庭院師，抱著嬰兒的年青媽媽，高爾夫球場的球童等等……。

大家都沉默的凝視著這奇異的物體。

當時的英國人，對天文學的知識非常地淺薄。

他們想，火星人可能被燒焦成黑炭，拋屍在原野上。

原想看熱鬧的人們，看見大圓筒深陷地中，絲毫沒動靜而覺得掃興。

我毅然下了決心，爬下窟窿，覺得圓筒內部，好像有什麼東西在走動的聲音。

圓筒蓋停止轉動。

在近處看，圓筒表面，有一層像魚鱗般的金屬銹。

再看清楚時，在圓筒和蓋子中間縫中，有一種從未看過發亮的金屬。那是黃白色的金屬。

到了那時，我已領悟這物體並不是地球上的物體。但怎麼也沒法子想到這圓筒內有生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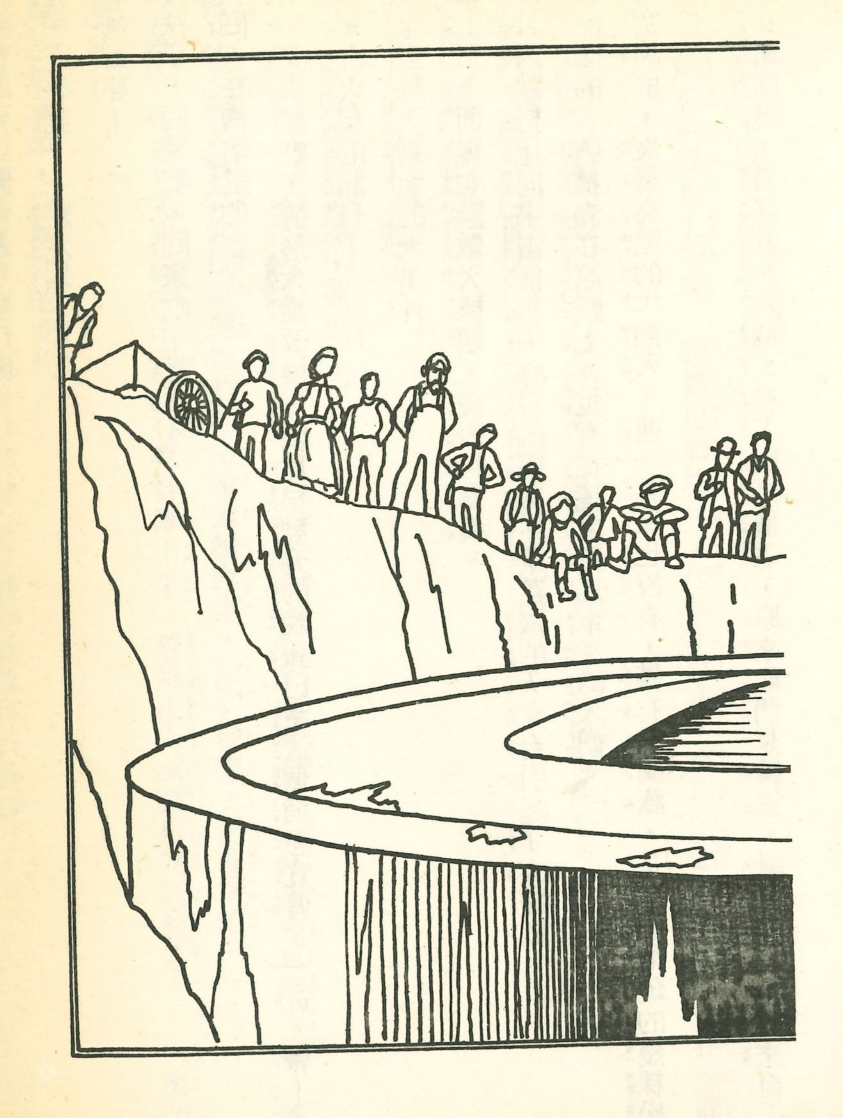
聽說圓筒蓋子曾經轉動過，可能是一種自動開關裝置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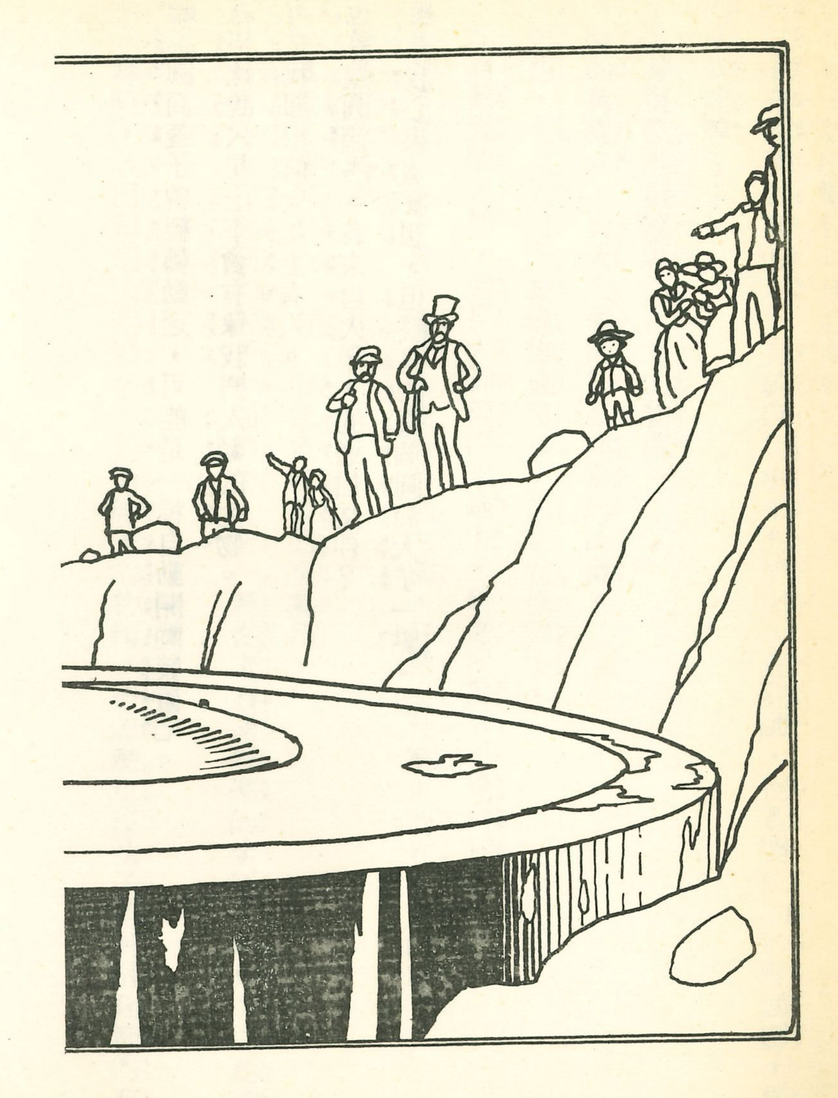
歐格比說火星上不會有像我們人類的生物。

可是我卻相信火星上有人。

也許這圓筒內，有來自火星人的通信文件？

雖然我心裏這麼想，但眼見的這個圓筒大了一點。





我非常渴望這圓筒蓋早些打開。

我一直等到十一點左右

毫無動靜！

沒法子，回家吧，回家吃午飯去。

我回去在梅培里的家。

下午又去原野，情形大為改變，因為早發刊的晚報已將這個消息宣傳了一番。報上說

〃來自火星的訊息！

沃金鎮驚天動地的大事件〃

報上用上面幾句話做大標題，發表特寫稿。

而且因歐格比向宇宙情報中心打的電報，全英國的天文台引起了大騷動。

看熱鬧的人們擠滿在原野上。也有從遠處駕馬車來的人們。

晴空萬里，炎陽高照的大熱天，連一點風也沒有，僅有的樹蔭，是在那稀疏的幾棵松樹下。

站在窟窿邊，看見五、六個人在下面打量著，原來他們是韓遜、歐格比，還有來自王室

天文台的史田，以及挖掘工人。

史田站在圓筒頂上指揮，圓筒可能比早上冷却了許多，不然的話史田怎能站在圓筒頂上呢？

史田漲紅了臉，流着汗，大聲地發號施令，看樣子好像很焦急。

圓筒的大部份已被挖出來。只剩下下端仍在土中。

歐格比發現我站在人群中

「喂！你也下來吧！」

我下到歐格比身邊，他說：

「這麼多的人來看熱鬧，只妨碍工作的進展，而毫無幫助，最好能在窟窿周圍，圍起欄柵，擋住人潮，麻煩你找這塊地的地主希爾頓爵士，說明理由，請他帮忙。」

照歐格比說，從圓筒中，偶而有聲音傳出來。雖叫工人試圖打開圓筒蓋，但怎麼用力也打不開。

我欣然承命，歐格比的交代。

希爾頓爵士去倫敦不在家，家人說他可能六點的火車會回來。

時間剛好是五點一刻，於是我回家，吃過晚飯後，再到火車站。

火星人

回到原野，夕陽快要下去了。

人群越來越多。

忽然〝嘩！〞的一陣叫聲從人群中起來，不知發生了些什麼事情。

我心裡忐忑不安，急忙趕去。

「不要近前！退下！退下！」

史田大聲叫喊。

我從人群中擠到前面去。

歐格比在窟窿裏面向我喊話。

〝喂！快叫看熱鬧的人們退到後面去！不知道從這怪東西裡會跳出什麼怪物也說不定啊！〞

我一個人怎麼有能力叫擠來的人潮退後呢？而且我關心的是，那個怪物—圓筒—。

圓筒蓋徐徐地，從內部轉動，慢慢地隆起。

當蓋子掀起六十公分左右時，大概是蓋子的螺絲掉了，蓋子轟然一聲掉在地上。

圓筒開了，圓圓的，空空洞洞，裏面是漆黑的。

大群眾都期待著，想著，從筒內可能會有人出來，而這人也許和地球上的人不盡相同，大體上和我們人類差不了多少吧！起碼大家是這麼想著。

其實我也這樣想。

我屏息凝視。

從圓筒中，有東西蠕蠕的爬出來。灰色的，好像捲成一圈的蛇在蠕動。那些怪物，一條接著一條的出來。不久出現了一個圓盤，盤上有二個發出冷光的眼睛。

接著好幾隻像枴杖一般粗的觸手，蠕動著，朝著我而來。

我看了那怪模樣，全身起了雞皮疙瘩，在我後面的女人看了一眼便尖叫起來。

大家都很害怕，一起往後退。

在窟窿那邊野地的人們，一股腦兒跑開了。史田也沒命地跑開。

我的周圍的人已跑光了，我的雙腳像被釘住一般寸步難行。

從圓筒中爬出有如黑熊一般大小的怪物，動作很緩慢。在夕陽餘暉中，好像全身是淋過水的皮球，滑溜溜的。

二個大而黑的眼睛注視著我。

眼睛下面有嘴巴，可是沒嘴唇，嘴一直在震動，喘著氣也流著口水。

嘴巴下面並沒有下顎，是頭或胴體全然不能分明，不過全身不斷地在抽動。好像是抽筋一樣。

沒看過活火星人的人，是無法想像其可怕的形狀的。

可能是不能適應地球的大氣，肺部呼吸很吃力似的直喘著。

最可怕的莫過於那雙放出異樣光彩的眼睛。

像蛇的觸手，一隻抓著圓筒的邊，另一隻在空中揮動。

好可怕啊！看了就會作嘔！

怪物從圓筒滾出來就掉到地上。同時發出了一聲怪聲。

接著另一個火星人又從圓筒內爬出來。動作仍是很緩慢。

我不顧一切向最近的樹林中逃跑。

躲在松樹和羊齒類植物欉中，屏息注視著前面的情景。

在原野的各個角落裏，有不少好奇的人，躲著在窺視。

在窟窿邊緣，看見了一個人頭，忽而浮現，忽而掉下，可能是來不及逃跑而掉進窟窿的樣子。

那個男人，使盡吃奶的力氣想從窟窿中跑出來，好不容易將上身爬出坑外，隨即又掉下去了，掉下的同時，傳來一聲可怕的慘叫聲。

我很想跑去救助他，無奈，太過於緊張，害怕，身已不由己了。

看熱鬧的人們已被一連串發生的事情嚇呆了，大家都鴉雀無聲的在躲身的地方，傻傻地看著。

熱線

火星人從他乘坐的圓筒出現了。

看那奇異的怪樣子，我只目瞪口呆的望著。

我躲在矮樹欉中屏息守望，可是我的心卻好奇心與恐怖心互鬥著。

因害怕而不敢到窟窿邊去看看，其實內心卻非常想到窟窿的近處去看個究竟。

於是我一面注意看著火星人，一面移動着身子，繞到遠處找個可以安全棲身的地方。

活像章魚的脚模樣的觸手，從窟窿中蠕蠕而伸出來後，馬上又縮了進去。

在這後頭，隨即有棒狀的東西，像照相機的三脚架，有秩序的長長地突出來。

棒的尖端有圓盤，那圓盤不停地在旋轉著。

究竟在幹什麼？

看熱鬧的人三三五五聚成一堆在觀看。

夕陽已下山，四周已昏暗。

到目前尚未發生什麼事。

觀衆又增多了，大概從沃金鎭，又來了許多人。

因人數增多，而鼓勵了不少看熱鬧的人又走近窟窿。走近一步，停一停，又走近了一步。

一面觀看一面接近。

我也受了引誘，走近那地方。

那時從另一角落裏，走出了一隊人，直向窟窿，

走在前面的男人，一直搖着一面白旗。

後來才知道，他們是代表團。他們臨時開會，所得到的結論是，火星人雖醜，可能是有知性的生物，所以我們應當讓他們知道，我們地球人也有知性。

白旗一次又一次的被搖撼著，因爲離我太遠，無法辨認是那些人參加代表團。

後來才知道，歐格比，史田，韓遜都參加在裡面。

代表團很小心地，慢慢接近。看熱鬧的人也小心翼翼地跟着他們接近。

突然，閃出一道光線。瞬間從窟窿中噴出大量的綠色的煙，直上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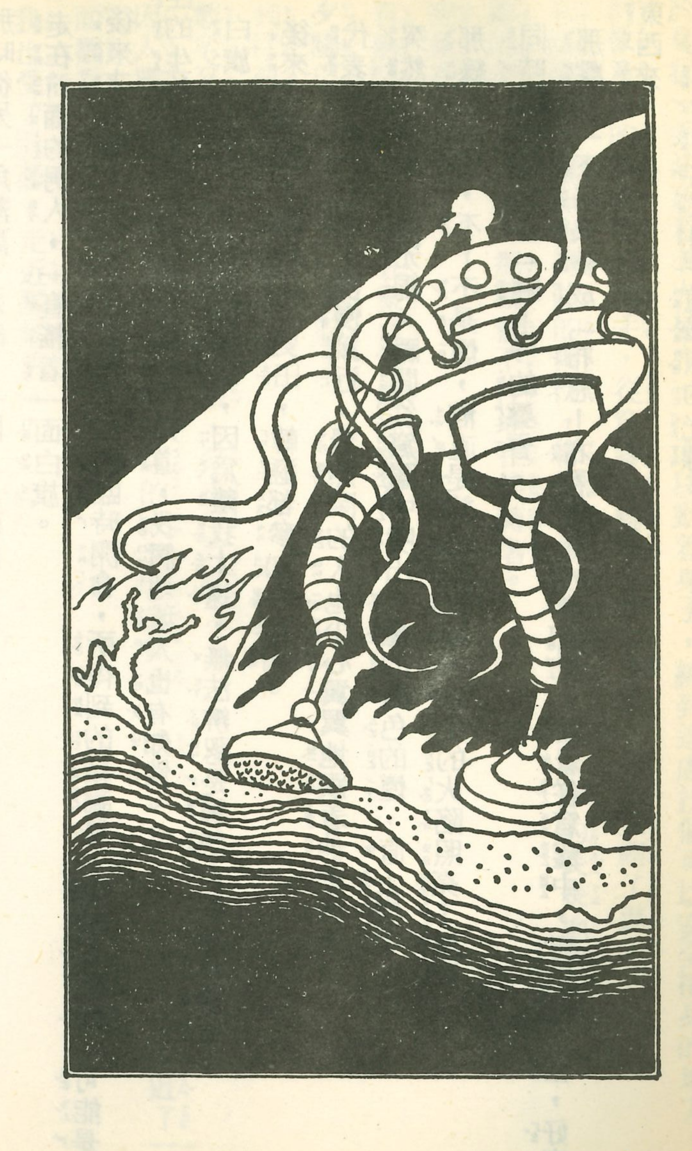
那綠色的煙，不！不是煙，簡直是綠色的火陷，直上的火陷照亮了原野。

同時隱約聽到了「咻！」的聲音。

那聲音一下子又變成「布恩！布恩！」的機械聲，接着從窟窿中，冒出好奇怪，好奇怪的東西來。

那怪物突然放出一道强烈的光線。

那强光好像在尋找獵物般地照射四周。



那強烈的光照射到紛紛逃走的人群上。

一瞬間，人的軀體發出火紅的輝光，隨即一個個倒在地面上。

我！只能呆呆地站立著。

經過好一段時間才領悟到那強烈的光線是死光。

那是不可思議的光景。

沒有聲音，使人目眩的閃光，被閃光照到的人，立即燃燒倒地。

不僅是人，松樹，灌木林，房子，籬笆，統統在一瞬間便燒了起來。

熱線能在短時間內把各種東西化成灰燼，

火已燃到我身邊來。

我因恐怖，雙脚像黏在地上，不能移動。

突然聽到馬嘶聲，但隨即又聽不見了。

四周寧靜的可怕，連機械的低吼聲也停了。

上面說的事情是發生在一瞬間的事。

死光在一瞬間，把人，樹木，建築物全部燒個精光。

假使死光照到我身上，我也會被燒死。

黑暗籠罩在原野上

空中閃耀著星光，西天尚留一絲亮光。

在遙遠的地方，沒有燒毀的松樹仍在冒煙，沃金鎮火車站方面的民房，噴出紅蓮般的火焰，猛烈地燃燒著。

搖著白旗接近怪物的代表團，消失的無影無蹤。

原野上只剩下我一個人。

我發現只有我一個人時，頓時嚇得毛骨悚然。

不只對火星人心生恐懼，對四周所有的景物都害怕。

我像個小孩，不出聲音，哭泣而跑。

「不快點兒逃跑是不行的啦！那死光會從後面照來！

快！快！快逃命！」

我沒勇氣回頭看，只顧沒命的逃！

人身火柱

火星人，怎麼能在一瞬間，而且完全不出聲音，能殺死那麼多人呢？

這問題到現在仍是個謎。

火星人很可能先發生強烈的熱光，再以可怕的速度，把這熱光發射出來的吧！

他們使用我們人類還不知道其構造的一種鏡頭，聚其強光再反射出來，投向目標。

這個原理，和燈塔上用的聚光反射鏡的原理大致相同。

總而言之，火星人用特殊的熱線是至為明顯的。

不管什麼東西，被熱線一照，在一瞬間內，發生閃光就燃燒起來，鉛也會熔化成液體而流動。

鐵也會熔成漿，玻璃當然會熔掉，水在一瞬間變成水蒸氣而蒸發。

那天晚上，數十人被燒成焦炭暴斃原野。男女性別，從屍體上，幾乎無法辨別。

這樁大事件立即傳遍，沃金、佇邦、渥大尚各鎮。

從各鎮趕來看熱鬧的群衆，遠遠地圍繞在窟窿周圍觀看。

有些不知天高地厚多厚的傻小子，呆頭呆腦地走近窟窿且競相爭看，ㄍㄨ ㄉㄨ ㄍㄨ ㄉㄨ 廻轉中的怪鏡子。

警察已經趕到了，警察極力推群衆往後退，沒命的東奔西跑。

「別靠近！危險！請離開遠一點！」

這是後來才知道，警察來現場是，史田，歐格比參加代表團以前打電報給最近的營地的。

他們不是來攻擊火星人，而是來防衛觀衆避免火星人的攻擊。

史田和歐格比二人，於昨天晚上參加代表團，結果在八時半左右，被火星人的熱線攻擊而死。

站在比較遠的群衆差一點就喪失生命。

閃光一亮，灌木立即燃燒，人就變成了火柱。

那一剎那，多數的群衆，伏倒在砂丘陰影下而檢回一命。

熱線越過砂丘，照射到街路樹，樹梢便立刻燒了起來。

燃燒的街路樹一棵接著一棵倒下來。

靠近路傍的房屋的磚牆倒了下來。玻璃也碎了，屋簷很快就着火，燒了起來。

好多好多的人，一邊慘叫，一邊逃亡，個個驚慌失措。

燃燒著的樹葉，像火雨一般掉下來，帽子，衣服都引燃發火。

路很窄，群衆擠來擠去，競相逃命。

群衆踏過被推倒的人身上落慌而逃。

群衆逃離後，被踏死的屍體，好幾十個躺在黑暗的路上。

是夢？是幻？

我不知道我怎樣逃離現場，事後一點兒也想不出來。

只記得，一心一意想逃離從背後緊追不捨的死光。

拼命的逃！逃！跑得有氣無力，氣喘如牛。

終於連最後的氣力都用盡了，不知不覺搖搖晃晃倒在路旁。

那地方是瓦斯工場的旁邊，靠近運河的橋畔。

我好像一具屍首，倒在那裏，不知經過了多少時辰。

當我醒來時，腦子裏渺渺茫茫。

恐怖心已消失，帽子也掉了，襯衣的扣子也掉了。

燃燒著的松樹，像火炬般全身是火陷的人體，噴火燒起來的房子——這些情景重新浮上腦際時，只覺得那是一場夢！是惡夢中的幻景。

「真的發生了嗎？那些事情真的發生過了嗎？」

荒唐！荒唐！絕不能相信。

我勉強站起來，搖搖晃晃地走了，像喝醉了酒一樣，巔來巔去，身不由己。

過橋的時候，遇見了一個帶小男孩的工人。

〝晚安！〞那個陌生的工人向我打招呼。

我想回一聲，可是不知怎樣喊不出聲音來。

暗夜中，一列火車吐著白色的蒸氣行駛而過。

車窗映出明亮的光，暫時照亮了黑夜。

「什麼大事件都沒發生過嗎？」

看看火車悠然而過時，我的心裡，油然而生這樣的念頭。

再走到，經常看慣的房子前面時，門前有好幾個人在聊天。

看見那些人那麼悠閒時，直覺得只有我一個人，歷經奇異的幻境。

我又想：「那是夢嗎？」

瓦斯工場傳出和往日一樣吵雜的作業聲。

電燈仍舊照亮每個家庭，我在那家門前停了腳。

「從原野上，有什麼消息傳來嗎？」

「什麼？」

站在門前的男人用奇異的眼光看看我。

「有什麼消息？」

「你是不是從原野那邊來的嗎？」那男人問我。

「大家都爲了原野的事情發狂了，究竟發生了什麼？」

站在那男人身旁的女人這樣發問。

「沒聽過火星人的事嗎？眞的沒聽過從火星來的生物的消息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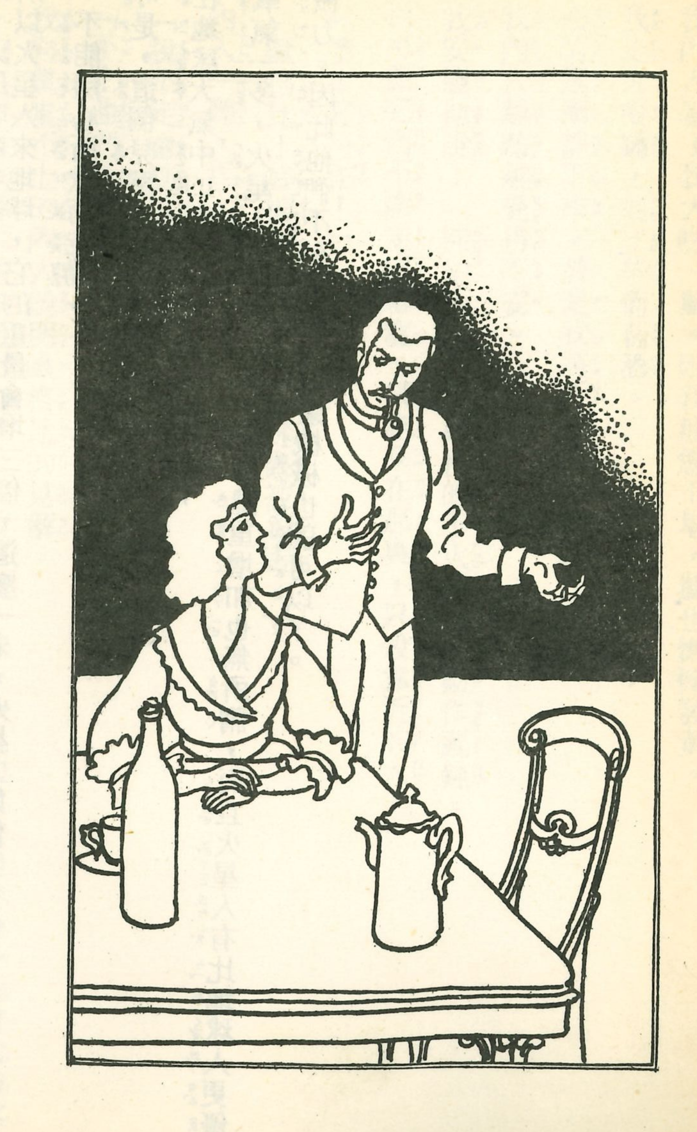
「聽很多了！也聽夠了！」那女人大笑起來。

站在旁邊的男人們也大笑不止。

我的心生起了無名怒火。

對這些人還能說什麼呢！我便踏上回家的路。
我內人看了我大吃一驚。因我疲憊不堪，臉也憔悴發黃。
我走進餐廳，喝了些葡萄酒。
心情逐漸靜下來。於是我將所見所聞告訴了內人。
我內人越聽越覺得不安。
我安慰他說：「別怕！沒什麼好怕的！火星人的動作遲鈍。
很可能它們不能走出窟窿，只能呆在那裏，只殺靠近的人。」
「噢！好可怕！」
「歐格比！好慘啊！他大概在那裏被殺害。」
內人一聽，馬上臉色發青。
「說不定會到這裡來啊？」
「不！他們幾乎不能走動，不會來，沒有關係。」
我向驚嚇不止的內人說明歐格比的見解。
「歐格比說，火星人不能適應地球上的生活。因爲地球表面上的重力是火星表面上的三

倍，所以火星人來地球，它的重量會增三倍，這麼一來，火星上好像穿上鉛製的斗蓬，體重劇增，不能隨心所欲而走動。
可是，這個見解，遺漏了重要的事情。
在地球大氣中的氧氣比火星上多得多，
氧氣一多，火星人就更有活力，所以體重增加也無所謂，而且火星人有比地球人更優秀的機械力。因此他們不必走動，驅駛機械也就可以了。



歐格比和大家都沒想到這一點。

不用說，我也無法知道這個道理。爲了使內人安心，說了一些話以後，逐漸增加了勇氣。

「他們做了傻事！」

吃過飯後，我邊抽着煙，邊對內人說：

「火星人要做什麼事情，我們無法捉摸，不過確實很危險。大概他們也怕地球人，所以做了那些慘不忍睹的事情。當他們來地球時，並沒有想到，地球上住着有知性的生物，就是說，沒有想到有我們人類的存在。到了最壞事態的時候可向那窟窿砲擊，把他們通通消滅掉！」

說話的當時，我沒想到，可怕的事情會接踵而至，那樣的事情，做夢也無法想像。

星期五晚上

世上怪誕而不可思議的事情，何其多啊！

星期五晚上雖然發生了驚天動地的大事情，可是這世界上的許多人仍過着和平常一點都

不變的生活。

當然關於那個奇怪的火箭的事情，早已被傳開，人們也常常談及，可是都是把它當做茶後飯餘的，不關痛癢的閒事。

最可悲的事情是，連韓遜打給倫敦報社的電報也被認爲假電報處理。

所以倫敦報社再打電報給韓遜再確認消息。

可是電報來的時候，韓遜早已一命歸天，報社當然無法得到韓遜的回電。

沃金火車站，照常火車進進出出，和平日一樣。

貨車調車的汽笛聲也不斷的傳來。

九點鐘左右，帶着死光熱線消息，而很興奮的人們跑進火車站。

對於瞬間可把萬物燒成灰燼的熱線消息，仍然得不到人們相信，把說這話的都當做喝醉酒的人看待。

坐在往倫敦火車上的乘客，好像要透視昏黯的夜空，凝視着和賽鎭的方向。

遠遠的地方，依稀可見原野上灌木林燃燒而噴上的火光。

村莊上也有五、六家村舍正在燃燒。

有些喜歡看熱鬧的人們在路上走來走去，好像在等待事情的發生。

後來才知道，有些好事的人，二、三人結伴，橫過黑暗的原野，悄悄走近火星人，可是他們一去不復返！

熱線，時而發生强光，强光一閃，就有東西燃燒，他們很可能是被燒死。

火箭降落的窟窿中，繼續不停地傳出「ㄎㄤ ㄎㄤ」的敲打聲。

星期五晚上的情形，就是上面所說的情形。

從窟窿中，偶而噴出綠色的火光。

火星人好像通宵都在調整機械的裝備。

十一點的時候到的一個中隊的士兵，在原野上周圍，立起非常警戒線。

後來又來了一個中隊擔任警戒的工作。

軍方大概也察覺到事情的嚴重性，那天很早從因卡曼連隊就派來了數位軍官。因爲其中的伊田少校失蹤。

星期六的晨報上報導說昨夜十一時軍方發生奧大秀部隊的出行命令。該部隊成員是，輕騎兵一個大隊，速射機關槍隊，步兵四〇〇人。

深夜午前零時左右，沃金鎮的人，有許多人看見，北西方面的松樹林中有流星墜落。拉着長長的尾巴，好像閃電一般地墜了下來。

那就是第二枚火箭！

攻擊開始！

翌日是星期六，是個非常悶熱的日子。

這樣的日子無論做什麼，都是懶洋洋的。

也許是昨天過於疲勞，或是昨夜沒睡好覺。

內人說她睡得很好，可是我很早便起床，出來院子裡。

雖然很細心的聆聽，可是什麼動靜也沒有。

送牛奶的還是照時間送牛奶來。

「有什麼事情發生嗎？」我問他。

「昨夜火星人被軍隊團團圍住，聽說軍隊還要動員砲隊來，可是軍隊打算盡可能不殺傷火星人。」

送牛奶的走了之後，恰好鄰居主人出來整理院子，我便和他搭起話來。

「軍隊一定能在昨天一天中，不是俘虜火星人，便是殺光了他們。二者之中一定擇一而行。」

可惜的是，火星人不讓我們接近他們。

要是能夠知道他們在別的行星上過的生活情況，那該多麼有趣。」

他邊說邊走近籬笆，送給我一手掌滿滿的楊梅。

「白弗利高爾夫球場附近的松林也燒起來了，人家說，在那松林又墜落了火星人的火箭。已經降落二個！」

他又指着霞霧般的薄煙告訴我。

「你看看！還在燃燒，那邊有許多落葉，一定會繼續燃燒幾天。」

和鄰居主人分手以後，我進入屋內。

吃過早飯。放棄寫稿子的工作，決定到原野去看看。

在鐵橋的下面，有幾個士兵一起在那裏，好像是工兵。

「過運河到那邊已禁止通行。」

一個士兵攔住我。

通往鐵橋的路上已放步哨站崗。

我和工兵隊的士兵，閒聊了一下子，我將昨天看到的火星人的事，詳詳細細地告訴他們

士兵們沒有一個曾看過火星人，因此他們向我詳細地問了許多事情。

他們沒有人知道，為什麼軍隊會受到發動命令，

工兵比普通兵種對機械較有常識。

所以他們討論着，一旦和火星人開火，要怎樣去應付，

他們議論的都是技術上的問題。

我告訴他們，火星人使用過的熱線的情形。

於是他們的議論也集中在這問題上。

「用一個東西遮住身體，才撲向他們！」

「廢話！有什麼東西可以防那樣強的熱呢？唯一可行的辦法是利用地形地物靠近，然後再挖坑道接近。」

「得了！挖坑道，嘔死人，你去挖好了，你怎麼不生做土撥鼠呢？」

「你說火星人，沒頸部？」

抽煙斗的工兵這樣問我。

我再為他說明一次。

「那不是章魚嗎？你說的活像章魚一般嘛！」

「那樣的怪物，該殺光才對。殺死怪物並不算殺人。」

「為什麼不用大砲轟擊呢？那樣的怪物不早點消滅掉，不知會做出什麼來，還是早點兒消滅掉好！」

工兵們興緻勃勃的繼續討論着。

我離開他們。

趕忙走向火車站，我想多買些報紙，了解情況。

可是報紙上有關史田、歐格比、韓遜被殺的消息，也極為不正確。

從報紙上，無法知道原野上的消息。

我想，要是爬上教會的鐘樓，也許可以看到原野方面的情形。

可是和賽鎮和佇邦鎮的教會早就被軍隊管制了。

我向士兵們打聽，可是他們一無所知。

軍官們只顧忙着東奔西走，縱使問他們，也不能得到滿意的答話。

鎮上的人，因爲有軍隊來駐紮，放了一百個心。

但是住在和賽鎮郊外的人，却爲了安全爲由，接到了離家避難的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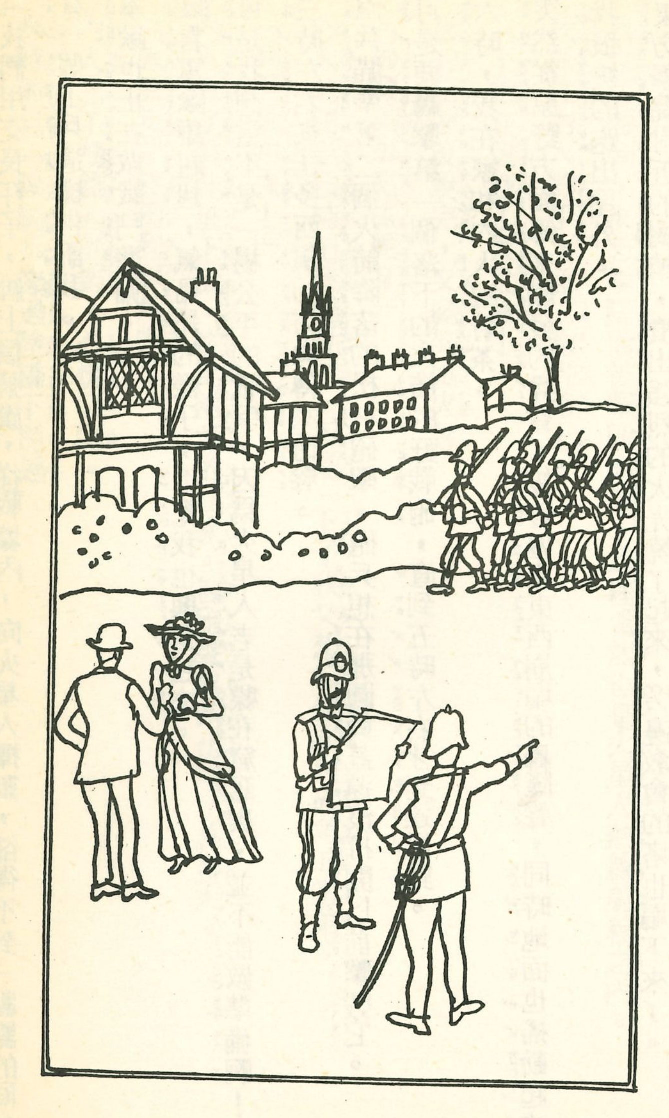
我回到家已是下午二點了。

我早說過，這一天很悶熱，所以回到家已精疲力竭了。

吃過午飯，爲了恢復元氣，洗了個冷水浴。

四時半左右，又到火車站買晚報，可是晚報上也沒有更進一步的新聞。

火星人，一直沒有出來。只是從窟窿中不停地傳出敲擊的聲音。



很明顯，這是他們正在做戰鬥的準備。

「我們用支長杆子，綁上信號旗，從戰壕內，向火星人揮動，卻得不到一點點的回信。」

有一個工兵這樣告訴我。

軍隊也正在做戰鬥準備。

眼看軍隊雄赳赳，氣昂昂的樣子，不覺我也興奮起來。

可是我想這不是一場公平的戰爭，因爲火星人老是躲在窟窿裏，並不能做準備啊！

三時左右從佳多西鎮的方向傳來砲聲。

砲兵瞄準第二個火箭降落的松林砲擊。砲兵想在那圓筒蓋還沒打開以前擊毀它。

可是要轟擊第一個落下的火箭的野戰砲，直到五時左右才到達原野。

六時，我在家和內人喝着茶。

突然從原野方面傳來爆發的聲音，接着傳來東西崩塌的轟隆聲，同時地面也搖動起來。

我很快的跑出屋外。

東方學院附近的樹梢，噴出强烈的火光燒了起來，旁邊教會的塔也塌下來了。

不但如此，我家的煙囱一支，好像被砲擊中一樣，被毀而碎片直向花園掉了下來。

我和內人茫然失措。

我立即想到，東方學院能被擊毀的話，這裡當然也是火星人熱線射程之內。

我抓住內人的手，急忙跑到路上，

「不能在這裡！太危險！」

我的話還沒說完，又聽到砲火聲。

「那麼到那兒去呢？」

內人的問話頓時把我問住了，可是一下子我又想起住在利砂角的堂弟。

「到利砂角去！」

內人看了看陡坡下面。從路兩旁的住家，被砲聲嚇跑出來了許多人。

「怎麼走才能到利砂角呢？」

內人看了嘈雜的群衆，心慌急問。

那時看見一隊騎兵穿過陸橋下而過。

那隊騎兵中有三個人跑進東方學院的大門。

另外二個人下了馬，一家走過一家，通知居民，有危險快些離開。

從燃燒中的樹木噴上的火焰和灰塵，燻得太陽成了血紅的顏色。

「在這裡等着，別跑開啊！這裡很安全！」

我將內人安頓好便向雜貨店奔跑，我記得那個店主有輛二輪馬車和馬。

我拼命的奔跑。

到了雜貨店，店主還不知道發生的事情和一個男人在說話。

「不拿一磅金幣不划算，要用車載，店裏也沒有車伕啊！」

「我出二磅！」

從那先來借馬車的男人後面，我大聲喊價！

「什麼！」雜貨店主大吃一驚說。

「晚上一定送還！」

「唉呀！你急什麼嗎？我們談的是豬肉的買賣，你出二磅價錢，又要來還，你是在講什啊！」

我連忙告訴他，要使用馬車，離家避難的事情。

那時候店主人並沒有想到需要避難，因為那時候事情還沒有那麼緊迫。

借到了馬車，我急急忙忙趕回家。

叫內人上馬車後，我再跑進屋裡將一些貴重的東西捆好。

正在這時，家裡附近的樹木也燒了起來，道路旁的木柵也燒起來了。

馬上就有騎兵挨家勸告住民立卽離開。

我到家裡門口，剛好騎兵到了門口。

「有什麼變故嗎？」

沒有等我問完，騎兵便大聲地說，

「好像戴上盤子一樣的怪物一直爬出來！」

說完那騎兵一口氣策馬，跑上小丘頂邊去。

我跑去鄰居敲門，門已上鎖。

鄰居夫婦早已避難到倫敦，我雖然早就知道這事，仍不能放心，所以確認了一下。

我將行李拋上馬車，便跳上駕駛台與內人並座。

很快地我們將砲聲拋在腦後，一口氣跑下反面的陡坡。

路前展開了寧靜，又美麗的鄉下風光，路的兩旁是綿延不斷的小麥田。

梅培里的旅館出現在眼前。

忽然發現也有一輛馬車，啊！那是醫生的馬車。

走到陡坡下，我走下馬車回首看看剛走來的山丘。

好黑的煙，一團一團的衝上天空，從黑煙中隱約可見紅色的火光。

路上許多往這裡跑的人影，有如小黑點。

時而機關鎗的發射聲，劃破寧靜的空中而傳來。

機關鎗的聲音中，也夾雜着來福鎗聲。

我不停的趕着馬車。

趕過醫生的馬車，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向前衝！

暴風雨之夜

利砂角在離梅培里鎮二〇公里的地方。

走過牧草地小徑，牧草放出的芳香使人心爽。

野玫瑰圍成的籬笆盛開着花。

我們到達堂弟家已是晚上九點多鐘了。

我讓疲憊不堪的馬，休息一個時辰。

堂弟爲我們準備晚飯，我們夫妻和堂弟夫婦一同進餐。

內人悶悶不樂，自從她坐上馬車便是這樣，好像她在和她內心的可怕預感爭鬥着。

我爲了使內人心安，給她說了不少安慰的話。

「火星人身體笨重，根本無法從窟窿爬出來。縱使能夠爬出來；也不過是爬到窟窿邊緣罷了。」

「可是——可是我還是怕。」

「沒關係！軍隊也出動了。而且火星人數目也不多；論人數，我們還是比火星人多得多啊！」

要不是還和雜貨店老闆約定歸還馬車，內人一定很想我一直陪着她。

當然，我也不願離開內人。可是跟人家約定的事情，怎可以失約呢？

內人聽說我要送還馬車，臉色頓時變得鐵青，但一言不發，仍送我出門。

我離開堂弟家已是夜晚十一時許了。

這天晚上，夜色出奇的暗。也許是從燈火通明的堂弟家出來的緣故吧！暗得不見五指。

和白天一樣，悶熱得要命。

空中的雲朵不時的變幻流動，可是地面上連一絲絲的風也沒有；樹梢連搖也不搖一下。

夜深而寂靜。

堂弟家的佣人，點了一盞車燈替我掛在馬車前。

我向大家告別，駕車而走了。

老實說，我看了內人憂心忡忡的臉色，我也擔憂起來。

開始時有點擔憂，後來興奮把擔憂驅走了。

不！不如說那一天，我一整天都在興奮中。我並不害怕回梅培里鎮的路程。

帶着妻子離家時聽到的砲聲，機關槍聲，使我想到也許火星人早已被軍隊消滅了。

說也奇怪，我眞想親眼看火星人死亡的實況。

無論如何，我渴望再看到火星人。

不知第一個火箭上的火星人發射熱線以後所引起的戰鬥發展到什麼程度？爲什麼突然引起戰鬥呢？當時我一無所知。

回程我從另條路趕車。

西邊地平線上的天空，像血一般紅。

黑雲很快地在天空流動。大概是暴風雨要來的前兆。

路上連一個人影也沒有。

只有一家房子，露出燈光。

趕路拐彎的時候，我差點兒輾到人，在那裏有好幾個人默默地站立着。

他們默默地站在路邊，而且背向着路，我通過時連一個也沒有人打招呼；難到他們都啞了？

爲了趕路，我也不向他們招呼，只管駕車趕路。

「他們是怎麼搞的？也是逃出來的人嗎？」

我心裡納悶，自言自語道。

「剛才通過的家家戶戶，難道不知發生的事情嗎？都安安心心的睡覺嗎？或者連熄燈也來不及逃走了呢？」

當然，我不得而知。

路到了緩緩的坡道。

爬上小丘，又看到燒得通紅的天空。

路邊的樹木沙沙做響，也許暴風雨要來了吧！刮風了！

那時傳來教堂的鐘聲，那是報午夜的鐘聲。

漸漸的走近梅培里鎮。鎮上的房子好像皮影戲中的房子，浮現在燒得通紅的天空中。

忽然空中閃出一道綠色的奇異的光。

綠色的閃光照射到老遠的森林。

我呆呆看着綠光照射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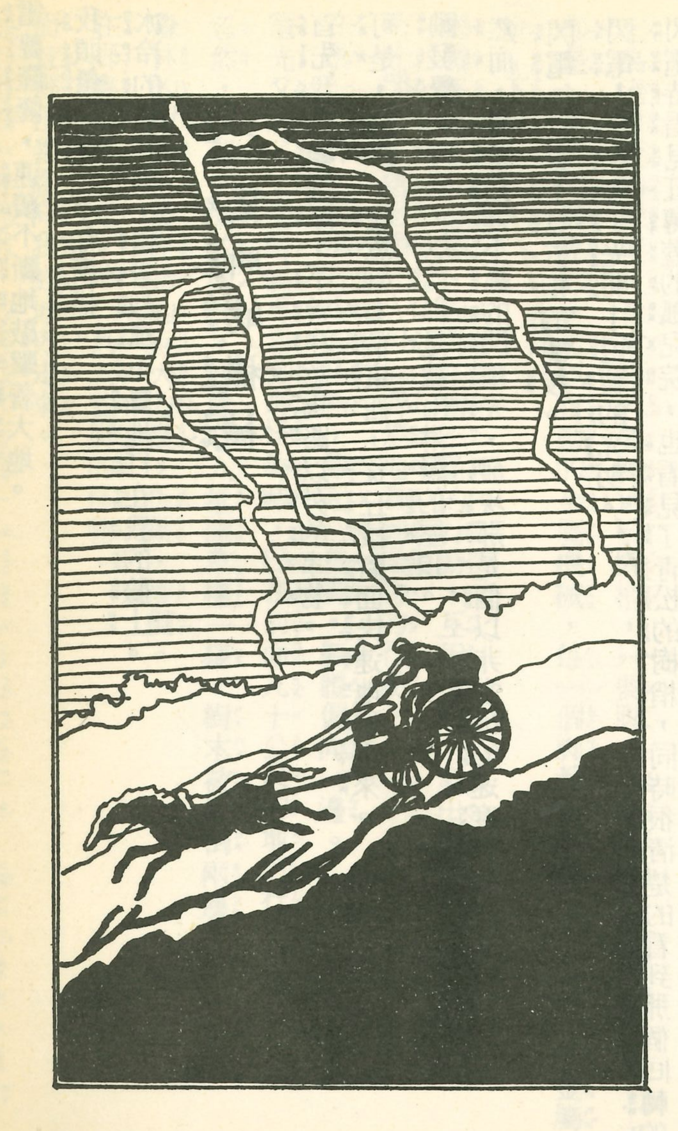
那道綠光，說時遲，那時快，掉落在遠遠的原野左邊，

那是第三顆流星，火星人的火箭。

當那火箭墜落以後，空中閃出一道使人目眩的電光，隨卽轟隆一聲，傳出有如火箭爆發的雷聲。

馬受驚，嘶叫了一聲，着了魔一般的奔馳起來。

往梅培里鎮的路是緩緩的斜坡，順着斜坡而下，馬車發出卡啦卡啦的聲音。



雷光急促地，一個接着一個撕裂暗夜，閃過來。
雷聲隆隆，連續不斷地敲擊着大地。
我頭暈目眩，不知所措。
冰冷的霰和雨，隨着烈風不斷地打在我的臉上。

三隻腳的機械

首先我只顧趕路，不曾注意馬路以外的事物。
可是，突然，注意到有個東西，從丘稜斜面快速地滾下來。
剛發覺的時候，以爲那是被雨淋濕的屋頂。
然而，藉着接連不斷的閃電光，發現那是個以非常快的速度轉動的東西。
閃電後又是不見五指的闇夜。
閃電！又恢復了光明！短暫的光明。
閃電時看見紅磚蓋的孤兒院，也看見了青松的樹梢，同時很清楚的看到那個回轉的怪物眞面目。

到底用什麼字眼來形容它呢？
只好說是三隻腳的怪物。
它高過附近的房屋，看來它若要跨過松樹梢，只要腳一擡便很輕易地跨過去。
那是一具閃閃發亮的，可以行動的金屬機械，每一個腳都有關節，並且有許多金屬纜從上面垂了下來。
那個怪物上的金屬，因爲怪物不斷的行動，互相撞擊，發出鏗鏘的聲音來。
電光閃閃！透過電光，可以清楚地看到怪物的行動。
在那一刹那，那個行走的怪物，舉起二隻腳，軀體偏向一邊。
電光又閃了，這時候再看到那怪物時，已在前面九十公尺的地方行走了。
忽然，在我前面的樹林，好像有人推開草欉一樣，樹木被推倒兩邊。
森林的樹木，被怪物的巨大力量，折斷，推倒。
在那裏出現的是，第二具三隻腳的怪物。
而且那怪物直向我的地方走來。
我看到怪物的瞬間，好像全身的血液要凝結似的恐怖或襲擊，全身起了雞皮疙瘩。我使

出渾身之力逃離它，因此用力拉繮繩使馬頭轉到右邊。

因爲用力太大，小小的二輪馬車隨即倒了下來。馬車的長柄發出一聲脆裂的聲音斷成兩截。

我從橫倒的馬車上摔了出來，掉進淺水灘。

我連忙從淺水灘爬出來，連跑帶滾地跳進最近的灌木叢中。

馬一倒便不能起來了。很可憐，一定是折斷了頸骨。

又閃電了，這時很清楚地看到橫倒在地上的馬車，車輪還在ㄍㄨ ㄉㄨ ㄍㄨ ㄉㄨ地空轉着。

不多時，巨大的怪物，大踏步的通過我身旁，走向丘陵的頂上。

在近處看，那怪物眞是名符其實的怪物。看來只不過是一部機械，卻和普通的機械大大地不一樣。

它行走時不但發出鏗鏘的撞擊聲，而且那長長的鐵脚，好像很有彈力。光光亮亮的金屬纜，像觸手一般，搖搖擺擺，從奇形怪狀的胴體垂下來，觸手有好幾隻，並且互相碰來碰去，發出叮叮噹噹的聲音。

那觸手抓着一棵松樹。

那怪物跨着大步，一直向前進。

怪物的頭頂部份，好像戴上黃銅製的斗笠，又活像是一個頭，左右左右地擺動，那動作眞像正在找什麼東西似的。

銅體的後面，吊了一個白色的金屬籠子。

三隻脚和觸手都有好幾節關節，從那幾節關節，噴出了綠色的煙。

就是這個怪物，從我身邊跨過去。

怪物動作之快，一眨眼便不見了。

我能看見的只有那些，那是在閃電時所看見的。因爲能看到的時間實在太短，當然無法看清楚更詳細的構造。

怪物發出響徹雲霄的隆隆聲，比打雷的聲音更大。它像打鬥勝利的怪獸，發出得意的吼聲。

ㄚㄉㄨ！ㄚㄉㄨ！

怪物留下它的怪叫聲，片刻間就跑到離它約有八百公尺的同伴處。

然而二具怪物機械，蹲在某種物體的上面。

它們在幹什麼，那時並不得而知，可是後來想一想，它們可能是蹲在，火星上發射到地球的第三個火箭上。

我在那地方躺了一些時候。

全身淋着雨，從籬笆的空隙窺視，金屬怪物的動態。

電光又閃了，亮了一下又歸於黑暗，我因爲淋雨又在淺水灘像落湯雞一樣，全身濕透了。

過度的驚怕，我的頭腦麻木發呆。

經過了一些時候，才恢復了思考能力，爬上土隄高處想找一塊乾的地方棲身。

離我不遠的地方有一棟小屋，小屋周圍是馬鈴薯園。

我站了起來，盡量放低身子，找隱蔽的地方跑進小屋。

好容易跑到小屋，我敲門，沒應聲，仔細一看，門上了鎖。

我放棄了進小屋的念頭。

要是待在這裡一定會再碰上那火星人，所以這個地方絕不能久留。

我沿着水溝，走向梅培里鎮的松樹林。

小心翼翼摸索着在松林中前進，可是濕漉漉的身體冷得一直發抖。

「無論如何，到家裏去看一看。」

雷電已漸漸地停了，所以松林中一絲亮光也沒有。

混雜着霰的雨水，從茂密的松葉間不停地落下來。

到後來回想時，我不應該回家，應該回利砂角的妻子處，比較妥當。

可是驚慌過度的我，一心一意只想回家。

因爲馬車翻倒的時候所受的撞擊，渾身疼痛得要命。

顛顛倒倒在松林中繼續前進。好不容易才摸到小山丘的小徑。

在黑暗中，和一個男人相碰，我因爲太疲倦，被碰退了好幾步，差一點就倒下去。

那個男人驚叫了一聲，隨卽跳開，盲目地跑走了，我連打一聲招呼的時間也沒有。

暴風雨越來越大，路！又走到了上坡，我抓着路旁的欄柵一步一步的爬上坡路。

走上了坡頂，我的脚踏到了軟綿綿的物體。

藉着閃電，才看清楚那是一個人，穿黑色衣服和皮鞋。

一閃的電光只能看見那些。

我等着下一次的閃電。

又閃電了！青白色的電光劃過天空。

那是一具男屍，好像是被猛烈的力量摔在欄柵上，橫倒在欄柵邊。

我蹲下來驗視，把男屍翻過來，心臟停止跳動，全身冰冷，頸骨斷了。

第三次閃電時才看清楚他的臉，不是別人，是我借用馬車的雜貨店老闆。

我嚇得發楞，趕忙離開屍體，不顧一切向丘嶺上奔跑。

上丘嶺的一路上，沒見過東西在燃燒。

轉眼看原野時，唉！不得了！通紅的火焰，黑色的濃煙在狂風暴雨中旋轉着。

透過電光眺望我家的方向，好像我的家還沒受損害。

梅培里橋附近的路上，還有行人，也有人在那裏講話。

可是我沒勇氣接近他們，當然和他們說話更是不敢想了。我打開家裏的門，進屋裏以後又重把門鎖好。

我搖搖晃晃走進樓梯，有氣無力落坐在樓梯的最大級。

頭腦裏好像快速的走馬燈，不斷地浮現一路上所遇見的，大步走路的怪物，屍首，燃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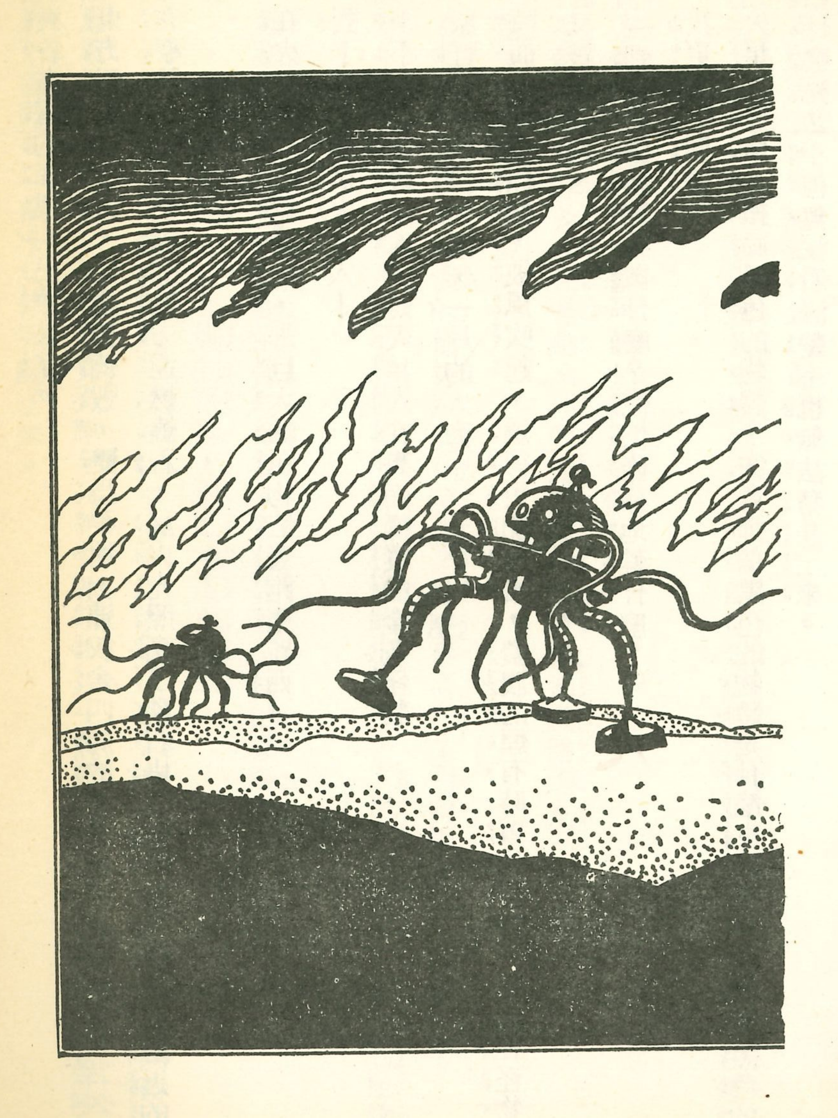
的林木……………。

因爲恐怖和寒冷，一直發抖而且越抖越厲害。

回到家裏

不知坐了多少時間，身旁四周淌了不少的水，都是從我的衣服上淌下來的。

我晃晃地站起來，走進餐廳，喝了些威斯忌酒，然後去換掉濕漉漉的衣服，換好了衣服，便一步一級很吃力地，爬到樓上書房，因爲從書房的窗子可看到很遠的地方。





夾着雷電的暴風雨已停住了。

東方學院的校舍，完全被燒毀，變爲平地，連校舍四周的松林也消失無影。

在學院後面，更遠的地方還燃燒着，那火光照亮了砂石場，也照亮了砂石場附近的原野。

在火光通紅的原野上，那巨大的怪物忙着跑東跑西。

對！就是那個火星人！

不不！不是火星人，是火星人在裏面操縱的金屬怪物。

原野方面活像火海，一片的火海。

時而火紅的烈焰，被風吹起，燒得更加厲害，濃濃的煙有時罩住原野，也罩住怪物，但接着又被風吹開。

「到底那些怪物在做什麼？忙忙碌碌地幹什麼？」

我更靠近窗邊。

火星人好像在搬動黑色的物體，究竟那個黑色的物體是什麼東西呢？他們搬黑色的物體要做什麼呢？不但無法看清楚，也無法猜想出來。

火車站還在，附近的住家也還在。

山丘下的軌道上，有一列火車被翻倒，列車的前半已被燬得面目全非，差不多快要燒毀了。

遠方火仍然燒得很厲害，眞是烈火熊熊。

火車站附近有許多人在奔跑，他們連滾帶跑搶着越過鐵路逃走。

我覺得有如身在夢境。

（在我這經年累月住慣的地方，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呢？還要繼續發生什麼呢？原野上的那火箭，從那火箭爬出來的章魚模樣的火星人，火星人操縱的三隻脚的怪物——。）

（難道那個用三隻脚走路的怪物本身，有像人類一樣的頭腦？）

總之，在原野那邊，三隻脚的怪物，很忙地走來走去。

我拉了一把椅子，坐在窗邊，當然我不會不注意到，在從外面看不到的地方坐下來。

注意着外面的時候，不知不覺竟睡了，不知睡了多久，忽然被院子裏傳來的沙沙聲吵醒，連忙看下面時，一個士兵侵入院子來。

這時候竟然還有人！

我高興得不顧什麼，直喊起來

「喂！喂！」

聽到我低聲的叫喊，那個侵入的士兵嚇得把頭抬起來。

「誰呀？」

那士兵也相當機警，低聲回話。

「到那兒去呢？阿兵哥！」

「不知道！」

「想躲一躲嗎？」

「是啊！」

「那就進來吧！」

我趕緊下樓，打開門讓士兵進來後，又把門鎖上。

「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噯呀！糟透了！那些家伙，一次就擺倒我們，全被消滅了啊！」

我帶士兵到餐廳，

「喝些酒吧！好恢復元氣！」

士兵喝下酒後，咚的一聲，坐了下來，突然像小孩一樣的哭泣起來。

哭了好一會兒，士兵的情緒漸漸地穩定了，

斷斷續續回答我的話。

士兵的話

綜合士兵的話，我知道了下面的事情。

這個士兵原來屬於砲兵隊，是牽引大砲的馬伕，他在七點左右參加了戰鬥。

砲兵隊向原野上最先到達的火星人火箭砲轟，火星人則以一種金屬的盾防身，慢慢地朝着第二支火箭着陸的地方移動。

以後這個金屬盾，伸出三隻腳，走起路來了，就是我在路上見過的三隻腳的怪物，像怪物的機械！

砲兵隊到達以後，作成活動更加激烈。

我眼前的士兵，當他騎馬拉砲車轉向時，很不巧，馬腳踏進暗坑，人馬摔了個大跤，被摔進坑裏。

正在這時，他身後的大砲和彈藥發生了大爆發，頓時四周成了火海，血湖。

他再醒來時，在他的身上堆了不少已燒焦的人和馬的屍體。

「我—，動也沒敢動一動，嚇呆了，腦子裏什麼事情也想不出來了。原野上屍體纍纍，弟兄們都被殺光，只剩我一人。

不知在那馬屍旁，躺了多久，還是一絲絲也不敢動。

後來，好奇心驅使了我，小心翼翼地伸出頭來窺視原野。

剛好從卡帝崗來的步兵連，試圖向火星人衝鋒，可是他們，不但徒勞無功，而且在一瞬間便被殺得片甲不留。

好幾架三隻腳的怪物，站了起來慢慢地踱來踱去，他們的頭部，(可說頭部的話)好像戴上頭巾的頭部一直轉動，監視着周圍。

那些怪物，好大好大的金屬怪物，正忙著在士兵的中間跑跳。

怪物的觸手，帶着一個方盒子，從箱中不時地發出綠色的光線，一定是在放射熱線。」

士兵越講越興奮。

他繼續說。

數分鐘後，沒一個人活着，所有的樹木都燃燒起來，也有些樹木早已燒成焦炭。

雖然聽見機關槍的發射聲，可是一下子就再也聽不見了。可能是被那熱線攻擊。

火星人的巨大機械，轉向攻擊鎮上的住宅，鎮上的房子在一刹那中，噴起火焰，成了廢墟。

火星人發射了熱線了後，走回第二枚火箭的地方，原野上又出現了一架三隻腳的怪物。

這個怪物也跟着第一架到第二枚火箭的地方去了。

士兵利用這個機會逃離了現場，很小心的踏着熱烘烘的地面逃出來。

士兵逃到鎮上。

鎮上剩下一些僥倖而沒有死的人，可是他們都被燒傷。

士兵避過燃燒的街道，走進橫街道。

那時候他看見火星人的三隻腳怪物再走回來。

士兵趕忙躲在磚頭堆的後面。

怪物追上了一個男人，用它的觸手，抓起那個男人，用力拋向松樹的樹幹。

過度的恐怖，士兵不寒而慄，嚇得半死。

好不容易挨到晚上。利用暗夜，士兵沒命地盲目逃跑。

「不論如何，要逃到倫敦，到了倫敦，才能脫離危險。」

士兵想定了以後，才往梅培里鎮逃來，到了那時候士兵已口渴得受不了啦。

幸好在路上發現，從破裂的水管噴出大量的水，他好高興的喝個痛快。

士兵就是這樣逃到我家來的。

在談話中，士兵漸漸地鎮靜起來。

從談話中我知道他從中午到現在，還沒有吃過東西，所以我到廚房拿麪包和羊肉來給他吃。

雖然是晚上，我不敢點燈，深怕被火星人發現。

所以我們在黑暗中默默地吃。

天終於亮了，外面的灌木清晰可見。

那士兵的臉，被黑煙燻黑，也很憔悴，我想，我一定也和他一樣。

吃過飯，我們在到二樓的書房。

窗外看得到的地方，已被火燒成平地，到處餘燼未息，不少地方仍在冒煙。萬萬不能相信，這是一個晚上中所發生的事情呢！

房子一家家被燒毀坍塌，樹木一棵棵被燒焦成枯枝。

好可怕的變化啊！好殘酷的下場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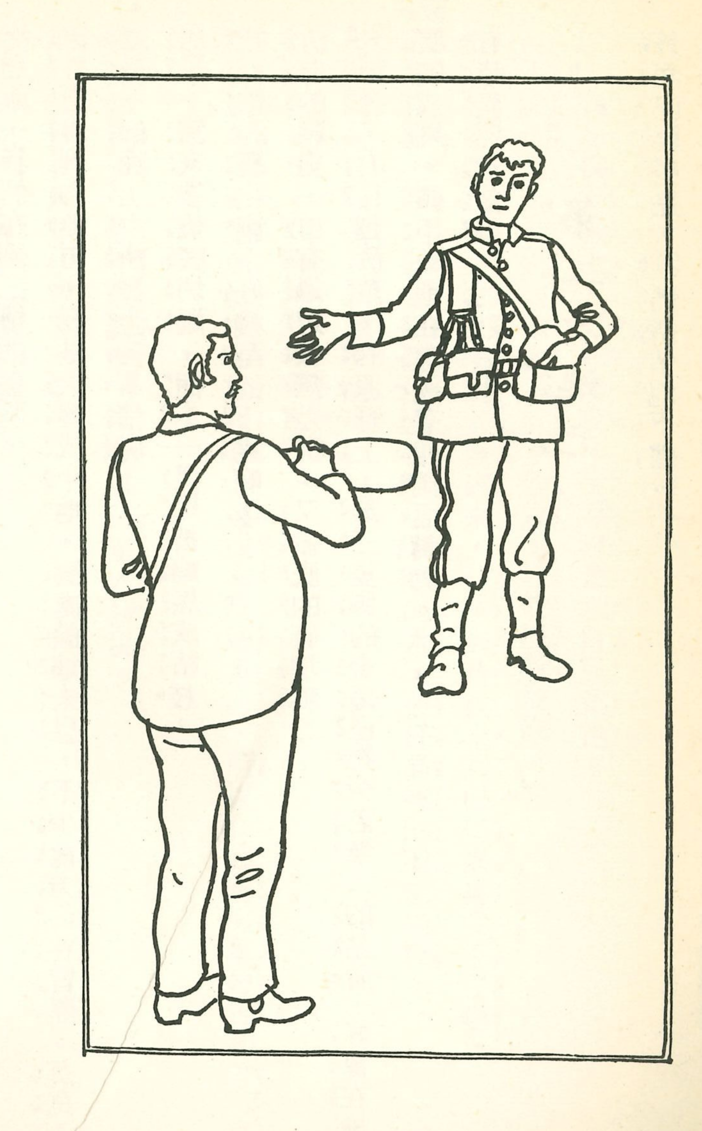
所有的戰史，曾有過這樣無差別，又徹底的破壞嗎？

天越亮，看得越清楚，在原野上，那三隻腳的金屬怪物旁若無人的站着，好像在檢查自己破壞的成果。頭不斷地在環視着四周而轉動。

有時候還放射綠色的熱線！

八　第二次逃亡

外面已經很亮，我們悄悄地下樓。



「要是火星人還在原野上的話，待在這裡好危險，你打算怎麼辦？」我問士兵。

「我想朝倫敦的方向走，從那路上回砲兵隊報到。」

「我到利砂角帶我的內人，逃往國外。」

「從這裡到利砂角的路上，不是有火星人的第三個火箭降落嗎？那一定有火星人在警戒着，如果你要從這裡直往利砂角去就等於去送死，千萬使不得！」

於是我和士兵商量好，一起趕路，盡可能行走樹林中，先到北方的佇邦鎮，然後分開，我繞大圈到利砂角。

商量好之後，本想立即出發。

「別急！在路上會遭遇什麼困難，很難遇料，不如帶些食物和威斯忌酒比較好。」

我在水壺裏裝滿了酒，又叫士兵盡量在口袋裏塞多一點餅乾，我也裝滿了口袋。

我們悄悄地離開家。

我們選擇我昨天晚上走回來的路，急急忙忙的趕。

路上兩旁的住家，人們都逃得精光，連一個人也沒有。

被熱線燒焦的屍體，有二、三具橫倒在路上。

到處有許多東西散落着，有鐘錶，拖鞋，湯匙等等。

近郵局的街角上，有一輛載滿了家具的小馬車翻倒着，馬不知跑到那裏去了。

孤兒院還在燃燒，除了孤兒院以外的民房，被害的並不多，只有許多屋頂上的煙囪，被毀掉落，可能受不住熱線的掃射吧。

在梅培里小山丘的人，很可能只有我和士兵二個人，因爲到處找不到一個人影。

我們從小山路走下去，走進森林，走向鐵軌。

鐵路過去那邊的森林，被燒成焦土，可是還有一部分沒有被燒毀。

鐵路這邊的還沒有被燒到，仍是好好的。

這個早上，連一點風也沒有，四周安靜得出奇，枝頭上也聽不到鳥叫聲，我們默默地趕路，有時候交談，也是用極小的聲音，常常回頭往後觀看，趕了不少時間，終於在遠遠的地方看到公路。

這時傳來馬蹄聲，不多時從林木中看到了三個騎兵，他們騎着馬，朝沃金鎮方向走。

我們大聲喊住他們，連忙跑到他們身邊，三人中有一位是中尉，另二位是士兵。

「打天亮到現在，只遇到你們二個人，究竟發生了什麼？」中尉問我們。



跟我一道來的士兵，敬禮以後回答說：

「長官，昨夜，連隊的大砲，全被毀了，我一直躲在隱蔽的地方，現在打算回隊部去報告。從這裡走了一公里處就可見到火星人。」

「他們是什麼樣子？」中尉再問他。

「好像穿上鐵甲的巨人，長官！」砲兵回中尉的話。

「他們身高三〇公尺，三隻脚，胴體像鋁製的，好大的頭上，戴上了圓形蓋子。」

「廢話！大白天還說夢話！」

「您不久就會明白，他們帶着像盒子的東西，從那個盒子，噴火殺人。」

「是槍嗎？」

「不！不是槍。」

士兵歷歷如繪地向中尉說明熱線的事情。

中尉聽士兵說明了一半，轉過來問我。

「你也看到了嗎？」

「是的，正如這位阿兵哥所說——。」

「好！馬上去看個究竟！這也是我們的任務。」

中尉再告訴士兵說：

「我們是奉派到這裡來勸老百姓疏散的，你現在馬上到馬斂旅長那邊，把看到的事情，清清楚楚的報告，現在馬旅長正在衞橋總部，你知道路嗎？」

我說：「我知道。」

中尉把馬頭轉向南方，再問我說：

「你們說在一公里的前方嗎？」

「是的。」

我手指南方，回答他。

中尉給我道了謝，帶着二位士兵，策馬而去，從那時候起我再也沒看過他們了。

疏散中的難民

我一直向前走。

在路上遇見一群慌慌張張準備疏散的人群，三個女人帶着二個小孩，正在把一些身邊要

用的東西推上小板車。

在白弗利火車站附近，我們走向松林。

這附近遠離火星人的射程，所以可放心在陽光下走路。

可是這裡的住民，已有不少戶的人疏散了，還有忙着準備逃離的家族。

鐵橋上有一隊士兵擔任警戒。

好幾輛載貨的馬車，開始疏散，駛離此鎮。寬敞的牧場那邊排好了六門大砲，砲口都朝向沃金鎮。

砲手站在發射的位置，保持着命令一下就可開火的姿勢。裝砲彈的彈藥車也排在那裏。

「好！那樣的佈陣。至少一聲令下就會命中火星人。」我喃喃地說。

同伴的士兵，不知道要怎麼辦而猶豫不決。

「走吧！」他終於決定和我走，就這麼說。

我們繼續趕路。

走到衞橋，看見許多士兵在堆土壘，土壘也堆得很長，土壘後面，排了很多大砲。

「幹嗎要做這些事呢？用弓箭能抵擋雷擊嗎？唉！他們沒見過熱線的厲害，所以什麼都

不知道！」

士兵慨嘆地說。

站在土壘邊的軍官們，不斷地向沃金鎮方面瞭望。

白弗利的居民瘋狂地忙成一堆，他們在捆行李，準備疏散。避難到別地方去。

二十來個騎兵，有的下馬，有的在馬上，催着村民趕快疏散。

路上停了一輛公共馬車，和公家的黑色載貨馬車，裝載疏散的人和行李，車上已堆得滿滿地，另外還有私人的各形各色的小板車推車，在路上大擺長龍。

村子裡的人沒有人看過火星人，也沒有人知道火星人的厲害，根本不知道害怕，所以看他們不像是怕火星人的攻擊而要疏散，而像是要去野餐，或去看拜拜那樣地熱鬧。

倒是騎兵們想讓村民知道火星人的厲害，而認真的勸導快些疏散，可是兵士們的苦口婆心始終沒法打動村民的心。有一位老人，無論如何都要搬走他的二十盆花。老人很頑固的堅持要帶走花的話，說這些花是他的第二生命，他向勸他放棄花盆的士兵大發雷霆，紅着臉大叫大罵！

我動了惻隱之心，告訴老人說：



「老人家，你知道松樹林那邊發生的事嗎？」

我邊指着松林，又告訴他關於火星人的事，

「別多管我的閒事！這些花盆是我的命！」

老人很不高興的告訴我。

「老人家！死神來了！死神就在你身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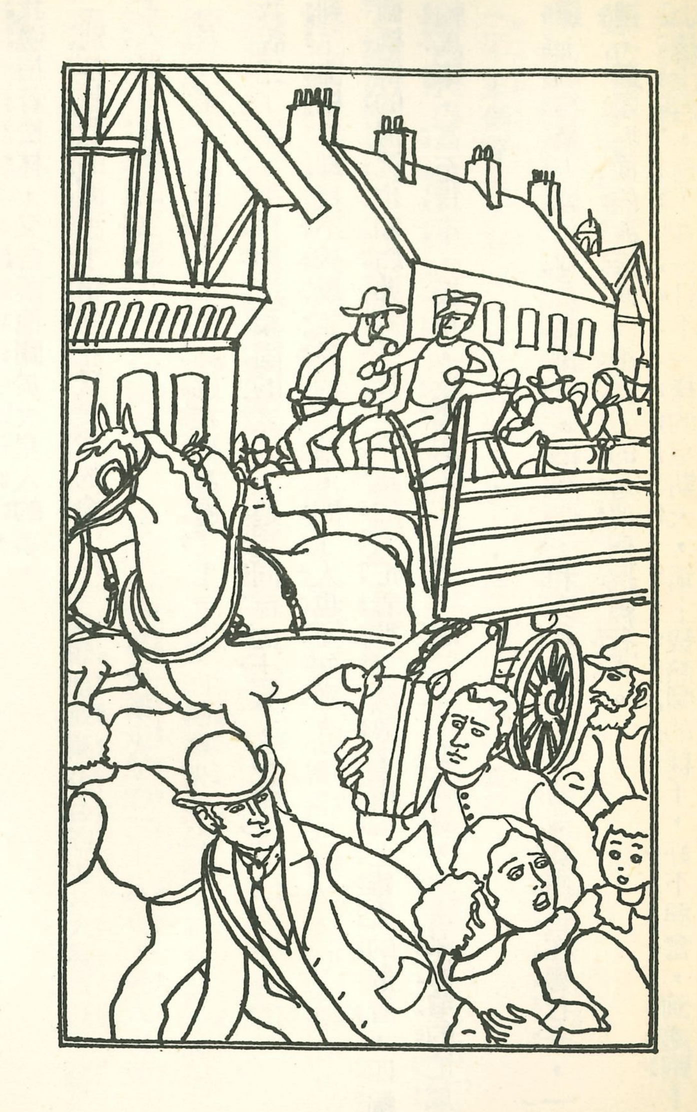
我說完了話，不再理這頑固的老人，追趕同伴的士兵，繼續上路。

到了儻橋鎮却找不到馬旅長的總部，問了人也不知道。

儻橋鎮的情況也和白弗利一樣，全鎮的人忙着準備疏散，街道上雜亂的散着，四輪馬車，二輪馬車，甚至貨車，板車，來來去去的人們，說話聲，叫喊聲，全鎮亂糟糟的忙成一團。

鎮上的富豪人家，穿着高爾夫裝的紳士，和穿着華麗衣裳的淑女們也在搬行李，一群穿着襤褸，蓬頭垢面的流浪漢，很賣力的替他們捆綁行李。

小孩子們，見了和往日不一樣的星期天，鎮上蠻熱鬧的樣子，好不興奮，到處跑！跳！追逐嬉戲。



教堂的鐘，好像不理採這個大混亂，叮叮噹噹地響起來，告訴人們早晨禮拜的時間已經到了。

我和士兵坐在鎮上的公共抽水機旁吃從家裡帶來的午餐。巡邏的士兵，告訴鎮上的人說：「要疏散的話盡量快一點，不然的話，砲擊一開始就到地下室避難。」

我們在衞橋鎮待到中午，中午以後走到衞河和泰晤士河流處，謝巴登塢。

衞河流到這裡，河寬雖增寬了三倍，但在這裡可以顧小艇渡河，也有公共渡船。

到了河岸，已擠滿了疏散的人。

渡船來來往往，穿梭兩岸之間運送疏散的人群。

聽疏散的人們說的話，才知道他們對火星人的認識，還是不能透徹，他們想：「火星人是一種可怕的人。」他們想得太簡單了。

而且他們很天眞地相信，就是火星人攻到這裡來，也會被軍隊擊退或消滅。

有時候人們按捺不住心頭的不安抬頭看一看佳多西的方向，可是那地方卻靜悄悄的，一點動靜也沒有。

泰晤士河的對岸也很安靜，只有疏散的人登岸的地方，吵雜了一點而已。附近一帶和往

常一樣悠閒無事。

河的這邊一定沒事，火星人到不了這邊，對岸的人一定是這樣想，不然的話，他們怎麼能泰然處之呢？

「那是什麼啊！」

在我旁邊的一個大男人喊了起來。

聲音又傳來了。聲音是從佳多西那邊傳來的，無疑的，那是大砲的聲音。

沸騰的河流

戰火終於爆發了。

對岸隱蔽在樹林中的砲兵陣地，和佳多西的砲兵相呼應也開始砲轟。

好多人被突如其來的砲聲嚇壞了，女人尖叫，男人驚慌失措。

在牧場母乳牛並沒被砲聲嚇跑，仍然悠悠的吃草，岸上的垂柳映着陽光，安祥地搖曳着。

「軍隊能保護我們嗎？」

身邊的女人心慌意亂地問我。

那時，突然在河流的上游，一股濃煙衝上天空。

濃煙衝上半天空以後像香菇的傘一樣一直擴散。

同時脚下的大地，受到了好大的衝擊，從下面隆起，搖撼一陣，隨時猛烈的爆發音震動了四周。

好多房子的玻璃窗都碎了。

我們不知所措，呆呆地站立着。

「他們來啦！」

穿青色背心的男人高喊着。

「看！那邊！那邊！看那邊！」

從展向佳多西鎮的牧場那邊，一個，二個，三個，四個，四個由火星人駕駛的三隻脚金屬怪物，朝着我們而來！

他們的速度，好像空中的飛鳥一樣快速，一會兒就到這裏來！

從旁邊又來了第五個火星人駕駛的怪物。

他們的金屬胴體，反射太陽的光很耀眼的閃爍着。

那些怪物加速走近砲兵陣地，越走近越顯出它的龐大。

從左邊來的怪物——它離我們最遠——，提起一個好大的盒子，揮來揮去。

不多時，發生了可怕的事情來了，就是我在星期五晚上看到的，可怕的事情，怪物終於向佳多西鎮發射可怕的熱線攻擊。

在河岸邊看到火星人的可怕怪物的群衆，立即被大恐怖籠罩住，好像被凍僵似的，無法動彈。

不久有人發出沙啞的呻吟聲。

不知那一個驚慌失措的掉了小提包到河裏，從河面傳來咚！的聲音，並濺起了水花。

這二件小小的事情，刺激了驚慌的群衆，首先站在我身邊的女人，推了我一把，向前逃奔；接着群衆爭先恐後的奔跑起來。

我也跟着跑，但我沒有他們那樣害怕，因爲我還有思考的餘地。

那可怕的熱線的事情，一直在我的腦際迴蕩。

對！應該潛入水中！

「大家趕快潛入水中啊！」

我想告訴大家，於是大聲叫喊！

可是沒有人聽從。

我轉向跑，雖然火星人朝着我的方向而來，我沒命地跑！跑下全是小石的河灘，一躍而頭朝下跳到河裏了。

附近的人，看了以後也學我跳下水中，遠在小舟上的人也跳下來。

河水意外的淺，尚可站着，可是河底卻是一面很軟的泥沙。

約走了二十公里處，便看到二百公尺前方有架火星人的怪物，像鐵塔一般高高地站立着。

我嚇得連忙潛入水中。

火星人的目標大概不是驚慌逃走的群衆。

在水中快窒息了，我把頭伸出水面，看見那怪物正在注意開火中的砲兵陣地，發射熱線裝置的箱子在它的觸手中搖晃着。

怪物到了河岸，一跨步就到河心，再彎曲另一隻腳掛在對岸，一晃整個身軀便站在對岸

上。

同時隱藏在對岸的六門大砲一齊開火

突然而起的砲聲，着實嚇了我一大跳，

第一顆砲彈在怪物的身軀附近爆炸。

可是太遲了，火星怪物已舉起了那可怕的熱線箱子。

砲彈雖然接二連三地在怪物身邊炸開，可是怪物很巧妙地全躲開了。

然而第四發砲彈，終於命中了，打中了怪物的臉，頭蓋膨脹，發出一道閃光，火紅的肉片，金屬片散落在四方。

「打中了！」

我不知不覺，興奮地喊了起來，我的聲音，怪得像悲壯的嗚咽，也像高興時的狂叫！

我四周的人也興奮地大叫起來。

我太興奮了，興奮得差一點從水中跳出來。

火星的怪物雖然被打掉頭，但沒倒下來，只像喝醉酒的人，搖搖晃晃，轉頭走向謝巴登的地方去了。

它已不像火星人了，

只不過是一具，被砲彈炸毀了頭的複雜機器而已。

那具機械已無法控制，只能直線進行。

機械盲目行走，終於撞着了謝巴登教堂的鐘樓。

教會的建築物，一下子全塌了下來。

那具失去了控制的機械，晃了一下橫倒了下來，滾進河裏，沒入水中。

說時遲，那時快，突然發生了大爆炸聲。

河水像火山爆發的噴火一般噴了起來，水蒸氣和金屬片高高地被噴到空中。

發出熱線裝置的箱子一落水，水馬上沸騰起來，噴起大量的水蒸氣。

同時變成熱湯的泥水，像海嘯一樣，滾滾地湧向上游。

好多人擠來擠去，拼命地想爬上岸。

我卻像忘了熱燙燙的水和熱氣，走到河枴彎的地方，那裏有五、六艘被遺棄的小船蕩漾在水中，

倒下水的火星怪物的身體幾乎佔了全河面。從那已毀的軀體不斷的冒出水蒸氣。

時而怪物的巨大觸手，就像活章魚的巨手，敲擊着水面。活像受傷的動物，掙扎着在求救的樣子。

從那已毀的金屬軀體內，噴出褐紅色的液體。

這時傳來嗚—嗚—的電笛聲，

站在膝蓋深的水中的男人，大聲叫喊着我，並指着另一方。

順着他指的方向而看，天啊！我的心差一點停止跳動。

從佳多西方面來了幾個火星怪物！它們用金屬三脚，沿着河岸大踏步的走過來。

我急忙潛入水中，在水中屏息，忍耐着痛苦行走，想遠離這鬼地方。

身邊的水激盪著，也越來越熱。

爲了呼吸，我再把頭伸出水面。

河面一片濛濛的蒸氣，什麼也看不見。

砲聲頻傳，可能砲位太遠的關係吧，好像一發也沒打中。

水蒸氣漸退，巨大的火星怪物又重現在朦朧的水汽中。

二個怪物蹲下來看看那個倒在水中的怪物。

第三個和第四個怪物則站在他們同伴旁邊的水中。其中有一個離開我們至少有二〇〇公尺，另一個怪物舉起放射熱線的箱子，向對面的目標放射熱線攻擊。

噪音籠罩四周，聲音大得讓人耳朵差點被震聾，各種各樣的聲音湊合的巨響實在很怕人。

火星怪物碰碰撞撞走路的聲音，被熱線燒毀的房屋坍塌下來的聲音，大樹木倒下來的聲音，小屋和籬笆燃燒的聲音，人們的叫喊聲……。

總而言之，這種聲音眞可謂是「震耳欲聾」。大得非常可怕！

熱線不斷地向四周掃射，被熱線照到的任何東西都在一瞬間發出一道白熱的閃光。

然後馬上冒出一團黑煙，噴出紅蓮般的火光。

我像是在做白日夢，只呆呆站立着，到我胸部深的水，已熱得快要開了。

透過水汽濛濛水面，我發現許多和我一樣驚慌失措的人，呆呆的站在河中。

不久那些人又慌慌張張衝向河岸逃命。

這時我突然發現白熱的熱線，朝我這邊射來。

被熱線照射到的房子，一家又一家立即着火，變成大火柱噴向空中，隨即又塌了下來。

熱線毫不留情的掃射在岸上驚慌逃命的人，被照到的人一下子便倒了好幾個，也照射到離我五〇公尺光景的河面。熱線溜過的水面，隨時起了細長的水紋，繼而噴起白色的水蒸氣，河水不待片刻沸騰起來。

我顛顛倒倒拼命逃到岸上。

我還沒上岸，熱燙燙的河水，就像大浪潮一樣推到身邊來。我被熱水燙得把爹娘都喊出來。

「不能倒在這裡，要是倒在這裡，一切都完了！鎮靜點兒！」

我自言自語，奮起吃奶的力氣，拼命地逃到三角洲上。

可是那三角洲，卻沒有一點遮攔的東西，從火星人那邊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要是被火星人瞧見，一定會被熱線射死！」

我喃喃地這樣說完，頓時覺悟到這樣死也是天命，也罷！我便倒在砂洲上。

現在我沒法清楚地想當時的事情，實在沒法想出來，可能那時候我不是暈倒，但也差不到那兒去。

只記得，依稀地記得，那火星怪物的金屬三脚，從離我二〇公尺的地方走過。

一脚陷入沙洲，立刻飛起砂塵的走過去了。

四個火星怪物帶着被砲彈擊毀倒在水中的殘骸，渡過河向寬敞的牧場那邊走了。

我得救了！這不是奇蹟是什麼？我受驚過度的腦子，漸漸地清醒過來。

沿泰晤士河而下

同伴被地球人擊毀，所以火星來的怪物暫時退到和賽的原野上。

我沒被殺死，可能是火星人急忙救走被擊毀的同伴，所以無暇攻擊我。

要是他們不管同伴，一直前進的話，首都倫敦一定會徹底的被火星人毀滅。

它們和倫敦之間，只有一隊備有十二磅威力砲的砲兵警戒而已，那些大砲沒開火以前，熱線一定會先毀掉他們的。

可是火星人卻不慌不忙。

從火星來的火箭，陸續不斷地越過宇宙空間，飛向地球。二十四小時就有一個火箭到達地球。

陸海軍當局，已明白敵人可怕的威力，開始做有效的佈置。

砲兵隊出動到每一個地方，佈下砲兵陣地。

黃昏以前金石鎮，立奇蒙附近山丘的森林和隱蔽的地方配置了許多的大砲。

大砲黑而可怕的砲口都朝向火星人可能來的地方。

偵測兵拿着反射信號機躲在暗處，他們準備着，看到了火星人立即就要通知砲兵。

可是已嚐到苦頭的火星人卻不輕易出來。

人類也不想做無謂的犧牲，不接近到離火箭二公里的地方。

火星來的巨大怪物，在第二，第三的火箭之間，不斷地來回走動。他們搬過許多器材到

和賽鎮原野上的大窟窿。搬完器材，火星人便走過窟窿中，工作到很晚，準備發動攻擊。他們留了一個怪物擔任瞭望和警戒。

當火星人準備下一次攻擊的時候，我從衞橋鎮逃向倫敦。

我發現一艘小舟漂向下游，舟上沒有人。

我脫掉濕透的上衣，追上小舟，捉住它！

舟上的槳已流失了，我雖然疲憊不堪，勉強用雙手划水順水而下。

舟行很慢，又很吃力。

我不斷的回頭看，我提防着火星人來襲，要是來了，我打算潛入水中躲藏。

熱燙燙的河水，也同我的小舟順水往下游流。

兩岸上連一個人影也沒有。船過哈利弗村，村民已棄家而走。靠近河岸的幾家房子，還在燃燒。

四周寂靜異常，天色晴朗。熊熊火光放出蛇舌一般的火焰，這種光景，眞叫人難受。

再向前走不久時，一叢叢的蘆葦冒出濃煙，熾烈的燃燒着。

我已精疲力竭，已經沒力氣再划水了，只好順水而下。太陽毫不留情的放出它炙熱的光。

越來越疲倦了，我好苦！

河流過彎曲處，才看到倭敦橋。

我從舟下爬到岸上，便倒在長長的草上。

那時候大概是，下午四、五點鐘左右。

躺臥了一下子，我又繼續走路，走了一公里光景，也沒見過人影。

太疲倦了，我們在籬笆邊，好渴！很像喉嚨要貼在一起那樣渴，我眞懊悔，爲什麼沒多喝水呢？

不知不覺，我終於睡着了。

發狂的牧師

當我睡醒的時候，有一個穿髒兮兮襯衣的男人，坐在我的身邊。

他——一直凝視着天空。

天空被夏日的晚霞照映得紅紅的，片片白雲飄游其間。

我從地上爬了起來。

身旁的男人回頭看我。

「有水嗎？」我問他。

他只搖搖頭。

「你一直喊着，水—水—，喊了一個鐘頭了。」

我和他彼此默默地互相觀察了好一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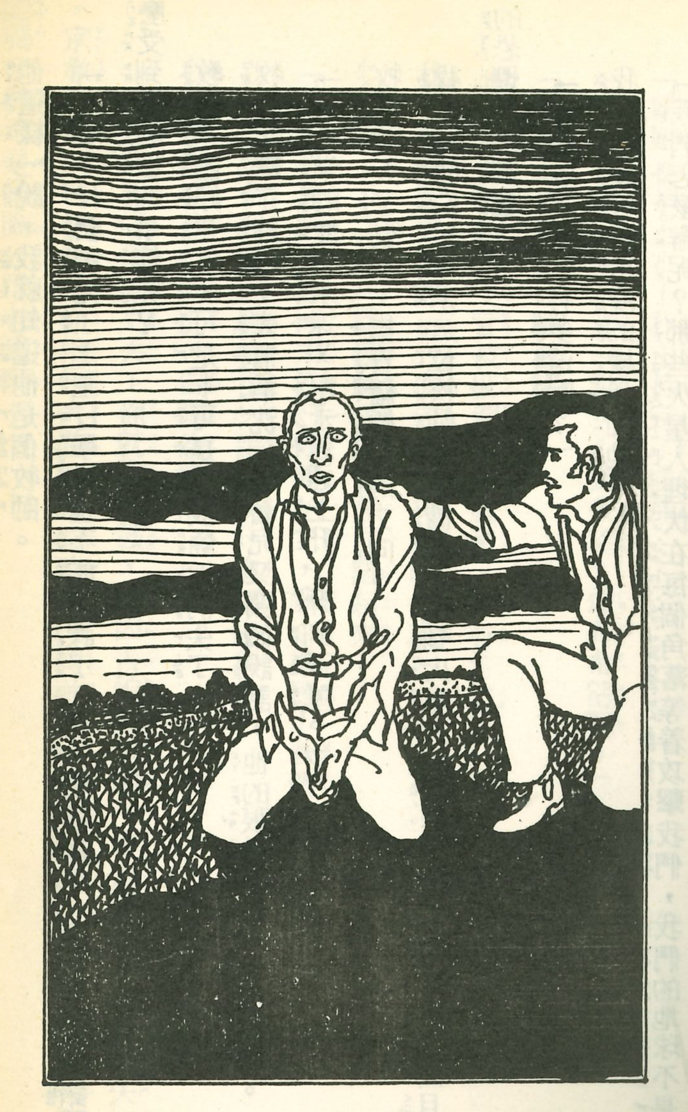
我的臉，兩肩，被灰塵沾滿了，都是黑黑的，衣服仍是濕濕的。這個男人一定覺得我是很可疑的人物。

男人臉色不好，身子也不太結實，給人的印像是弱不禁風的樣子。眼睛很大，却毫無生氣，好像魂不守舍的模樣。異於常人。

「這！這是怎麼搞的？究竟怎麼樣呢？」

他向我傾訴他的滿腹疑雲，我沒回答他，只是注視着他。

「怎麼可以發生這樣的事情呢？難道——難道我們犯了罪？早上我在教會主持禮拜後，爲了要主持下午的禮拜，出來散散心，突然發生火災，地震——。而且死了那麼多的人，多



麼可怕呀！那火星人到底是什麼啊！」

他這樣一說，我就知道他是個牧師。

「完了！什麼都完了！主日學校也不能上課了。我們衞橋鎮的人，犯了什麼錯誤呢？怎麼受到這麼慘的事情呢？

教堂才蓋好三年，可是－可是竟被燒毁消失了！」

牧師沈默了片刻，表情消沈。一會兒又開始說話，他的眼神不定，像個瘋子。

「燒教堂的煙，永遠，永永遠遠上升，升到天堂。」

牧師瞪大了眼睛，指着衞橋鎮的方向。

我這才明白，原來這位牧師在衞橋鎮，遭到火星人的攻擊，逃命出來的。而且他因過度的恐懼，已經瘋了。

「這裡離聖培里有多遠呢？」

我故意裝着很冷漠的樣子問他，

「我們怎麼辦呢？那些火星人埋伏在每個角落等着攻擊我們，我們的地球不是會被他們征服了嗎？」牧師不停地，喃喃自語，並沒答我的話。

「這裡離聖培里有多遠呢？」我再問他。

「剛剛在早上——我主持完了禮拜…………。」

「一切都變了，沉着一點，不要失望；還有希望啊。」

「希望……，什麼希望？」

「是啊！牧師，不管被破壞得多厲害，總有希望。」

我一面安慰着牧師，一面告訴他現在的處境。

牧師聽了一下子，隨即轉了頭自言自語起來。

「這是世界的末日，末日已經開始了，哦！神哪！我們該怎麼辦？」

我覺得這個牧師已經瘋了，跟他說什麼都沒用。

我把手搭在他的肩上，告訴他說：

「你要是男子漢大丈夫，你就要堅强，別因害怕而失態，當大難臨頭的時候失掉了信仰，宗教還有用嗎？如果你相信大難臨頭的時候，想神會保護你的話，神不是像保險公司的老闆嗎？神不是保險公司老闆啊！」

聽我說完，牧師沉思不語。

「那麼怎麼辦呢？怎麼辦才能脫身呢？那些火星人好像刀槍不入，殺不死的啊！」

「火星人越是强，我們越是要鎮靜小心。剛剛三個小時前有一個火星人被我們殺死。」

「眞的？」

「眞的，是我親眼看到。」

「在空中閃閃亮亮的是什麼？」

「那是砲兵隊偵察兵的反射信號，他們用那一種方法，次第將信號送到散在各地的陣地。一定是發現了火星人。在立奇蒙，金石鎮的山丘上，倫敦四郊，砲兵隊用土壤築成陣地，佈置大砲。」

我的話還沒說完，牧師突然站起來大聲叫喊；

「那是什麼？」

聚神傾聽時，從河流對岸山丘，傳來可怕的聲音。

可是我們這地方却異常的寧靜，一隻小小的甲蟲發出翁翁的聲音從籬笆飛走了。

火紅的晚霞照映得滿天紅，從衞橋鎮和謝巴登兩地上升黑煙，像二條黑龍盤旋在空中。

「我們打這裡向北方走，較爲安全」我說。

住在倫敦的弟弟

我有一個讀醫學院的弟弟住在倫敦。

當火星人的火箭，在沃金鎮原野着陸時，他正在忙着準備考試，所以一無所知。

星期六倫敦的晨報上刋着，火星和火星人的長篇報導，同時也刋了短短的消息。

「火星人看到很多地球人圍繞過來，心生懼怕，因而發射快射砲，殺死了群衆。

火星人看來好像很可怕，但他們躲在窩窿中不出來，也許爬不出來的樣子，這原因可能是火星和地球重力的差異所引起的。」

報紙上的報導就是那麼簡單，並且叫人們不要擔心，寫得好輕鬆。

星期六早上，弟弟到大學參加考試

一路上，倫敦市面和往常一樣，平平靜靜。

到了大學，學生們對報上的記事，顯示都很有興趣，大家議論紛紛，熱熱鬧鬧地討論火星人的事情。

當天倫敦的晚報，輕描淡寫的刋出，軍隊出動到沃金鎮的事，和沃金鎮和衞橋鎮中間的

松林着火燃燒的事。

晚八點，只有一家報社發出號外新聞，報導說：從沃金鎮來的電訊已斷絕，可能電線被松林火災燒斷的關係。

那天晚上倫敦的人所知道的，只有這些，那天晚上就是我用馬車，送我內人到利沙角後再回沃金鎮的那個晚上。

弟弟並沒擔心我們夫妻倆的事，因爲報上報導的消息說火箭着陸地點離我家尚有三里路遠，所以他就放心了。

但是弟弟想在火星人還沒被殲滅以前看個究竟，決意跑回家一趟，也好向我們請安。

於是弟弟在當天傍晚四時給我打了電報。

當然那一通電報是無法到達的。

星期六晚上，倫敦也有一場大雷雨。

弟弟乘坐馬車趕到滑鐵盧火車站，到深夜十二時開往沃金鎮的火車開車還有一段時間，所以他在候車室等了一下子。

開車時間快到的時候，到月台去候車，可是全然沒有開車出來的樣子。

月台上雖然有許多候車的乘客，可能是週末的關係吧，大家都很悠閒的等着。

過了十二時以後，大家等了好一陣子，車站方面才發表火車因故而不得不停開的消息出來。

弟弟想打聽事故的原因，找站務員問話，但他們也不知道原因。後來問站長，站長說沃金站和白弗利站中間發生事故，至於什麼事故，他也不知道。

翌日，星期天的報紙上，刊出如下的記事。

「昨夜，七時左右，火星人從火箭出來，進入另一種金屬防護體中移動，擊毀沃金火車站。

繼而毀掉附近民宅，並攻擊卡帝崗連隊，使該連隊完全消滅，但詳細情形尚不可知。

對於火星人的裝甲金屬物，不但連射機關砲無法發生效力，連野戰砲也無法擊破。現在騎兵部隊正開往佳多西鎮。火星人目前很緩慢地向佳多西鎮或恩沙地方移動中。

沙利縣西部已引起了大恐慌。爲了西截止火星人攻向倫敦，已在四郊建築陣地，堆築土壘。」

倫敦人相當鎮靜，讀了報的市民，一點兒也不慌張。這可能是他們對火星人的認識不夠

的關係吧！或者他們作夢也無法想像到火星人有那麼可怕的緣故。

報上對火星人的描寫，不外是「動作緩慢，」「在地上徐徐爬行，」之類。形容火星人是遲鈍的笨傢伙。

我的弟弟在星期天早晨，到大學附屬醫院內的教堂做禮拜。

教會的牧師報告火星人向地球開始攻擊的消息，並為和平舉行特別的禱告。

弟弟出了教堂，買了一份報紙，看了報紙吃了一驚，馬上趕到滑鐵盧火車站。

火車站擠滿了許多人，但是不太緊張。

開往恩沙地方的班車和開往佳多西方面的班車已不通車了。

弟弟向站務員打聽詳細的情形，可是他們只知道在衞橋附近的戰事還繼續不斷的進行而外，其他的事情一點兒也不知道。

火車的通行已成了大問題。已經混亂不堪了。

火車站附近，聚集了不少憂心忡忡的群衆。他們在等着從西南方鐵路沿路來的難民。

我弟弟在人群中打聽消息。

這時候開進來一列火車，這一列火車是大清早載了打算利用假日到大運河遊覽的旅客，

到了運河，因運河水門關閉而又開回來的。

穿了青色風衣的年青人，很興奮的告訴我弟弟說：「我們雖然乘車到了金石鎮，可是火車不能從金石鎮再開過去而又折回來。

噯呀！糟透了！金石鎮上上下下亂得一塌糊塗，避難的二輪馬車，貨車，人群，街道上擠得亂七八糟。他們都是從衞橋鎮和威爾頓逃來的人。

佳多西鎮砲聲隆隆，騎着馬的士兵，告訴居民說：『火星人來襲了，快避難！』

我們在漢布屯也聽到了砲聲，首先以為是雷聲，後來才知道是砲聲。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報上說火星人根本不能從窟窿裡爬出來的呀！」

穿着青色風衣的年青人說完了話，頭也不回，擠過人群一直走過去了。

倫敦市慌張起來了

傍晚五時許，南東線和南西線間的鐵路又開通了。可是只運軍隊。

列車駛過去了，貨車上載着好大的砲，客車擠滿了士兵。

在車站候車的群衆，看了這光景逐漸地興奮起來，恐慌引起的吵雜聲越來越大，警官隊

趕來車站，把月台上的群衆逐離車站。

我的弟弟無計可施，重回市區。

教堂的鐘叮叮噹噹的響，告訴市民晚禱的時間已到。一隊救世軍唱着讚美詩走過滑鐵盧的市區。

太陽正漸漸西沈，在美麗的晚霞中，國會議事堂和議事堂邊的大鐘樓仍聳立在群廈之中。

傳說流經議事堂旁的泰晤士河有一具屍體流過來。

弟弟走到威靈頓街時，二個拿着剛出刊的報紙的報童，大聲喊叫着跑過來。

「可怕的大事件！天大的消息！在衞橋發生戰鬥了！倫敦也危險了！」

弟弟買了報紙。

弟弟看了報紙，才知道火星人有多可怕。



火星人不是少數，更不是動作緩慢的生物。

它們有操縱巨大機械的頭腦，行動快捷，是連大砲都不怕的強而有力的生物。

「它們是像巨大蜘蛛的機械，高三十公尺以上，速度快的時候比快車的速度還要快。而且有發射可怕熱線的裝置。

以野戰砲爲主的砲兵陣地已經佈防在和賽原野附近。特別在沃金地區和倫敦之間加強佈防。

火星人的巨大機械五具，向泰晤士河方向移動中。其中有一具，被砲彈命中擊毀。可是其餘四具並未被擊中，反而用可怕的熱線攻擊砲兵陣地。砲兵陣地在一瞬間便被熱線毀掉了。

火星人眼見伙伴中有一具被毀，因此暫時退回火箭降落的地點。

拿着反射信號機的偵察兵，遠遠地圍繞着他們，並逐漸縮小圍繞的範圍。

從恩沙，奧大秀，烏立奇各方面，陸續運輸大砲來支援中，大砲中有來自烏立奇的九十五噸巨砲。

大砲總數達到一百十六門，配置在防衛首都倫敦的位置上，這麼多的兵器，這麼快的集

中，恐怕在英國還是第一次，是史無前例的。

假如火星人的火箭再增加數日來襲，也毫不可怕，因爲高性能炸藥正在大量地生產，大量地輸送出來。

事態雖然嚴重，但政府當局已採取有效措施對付，所以希望民衆應鎮靜行動。

從火箭的大小看來，一個火箭可以乘坐五人的話，火星人的人數在二十五個人左右，然而而火箭已有一具被毀，也許別的也有受損傷。

假使有危險，當局會立即發出警報，倫敦的安全，當局已採萬全策施保證，因此希望市民不因不確實的情報或謠言所惑。」

在報紙的刊頭，特大的字體印上了這樣的報導。因爲倉促印行所以印油還沒乾呢！

在威靈頓街上，許多人搶購報紙，目不轉動地讀着！

叫賣號外的報童越來越多，聲音也叫得很大。

弟弟拿着報紙，沿着泰晤士河畔，經史特蘭街走向泰法爾卡廣場。

路上遇見從沙利縣來的難民群，他們個個都疲憊不堪的樣子。

一個滿頭大汗，全身都是沙塵的男人拉着載滿傢俱的板車急忙的趕路。

穿着華麗的倫敦富裕人家夫妻，從馬車的窗簾窺見從各地方湧來的難民。

弟弟走到維多利亞街，看見更多的難民群。

「也許哥哥他們也逃到這裡來啦！」

弟弟這麼一想，便四處打聽有沒有從和賽地方來的難民。

街上出現了許多警察，他們負責交通指揮和治安的工作。顯然非常忙碌。

難民中有個男人說，他見過火星人。

「好像大汽爐乘在竹馬上，又像人一樣，大踏步，大踏步的走路………。」

那個男人好興奮地說着。

街道上三三五五地聚在一堆，有的讀報，有的議論紛紛，興奮地談論有關火星人的事情。

素來最溫文鎮靜的倫敦人，對火星人來襲的大事件，無法再保持鎮靜了。

夜幕低垂，湧入倫敦的難民越來越多。擠滿了每一條街道。

弟弟很焦急，遇到難民便問起和賽和沃金兩地的消息。

可是沒人知道詳情。

只有一個男人說，沃金鎮在昨晚被徹底摧毀。

「我是從白弗利來的，大清早有個騎自行車的人，一戶一戶地通知，叫人們趕快逃走。

不久軍隊來了，我們跑到屋外一看，南面的天空已被雲煙，重重地罩住。

只看見黑煙，不見一人從南邊來。

一下子又從佳多西傳來砲聲，同時從偏橋湧來許許多多的難民。

所以我們也關了門逃出來了。」

八點時分，從倫敦南方，傳來隆隆的砲聲。

黑瓦斯

弟弟到處找我，走了不少地方，後來抱着不安的心情，回到李仙公園附近的公寓。

李仙公園在倫敦北邊，是個寧靜的地區。這天也和平常一樣，寧靜，悠閒。

公園裏到處可以看到青年男女攜手散步。

是無風，悶熱的夜晚。

弟弟回公寓以後仍擔心我們的安危，一次又一次看報紙，好像要從報紙上找到我們的消息似的。

吃過晚飯後弟弟焦燥不安，又到外面去了。在外面待不了多久，又回公寓準備考試，可是無論怎樣努力，也無法集中精神用功。

弟弟挨到十二點多才上床睡覺。不但輾轉無法熟睡而且做了一夜的惡夢。

弟弟被嘈雜的喧鬧聲吵醒。街道傳來許多急急忙忙的脚步聲，急促的鐘聲，噹噹地響着。弟弟躺在床上，以爲已經天亮了，昨天是星期天，今天就是星期一，弟弟睡眼惺忪地想着想着。

外面的情況好像和往日不一樣，所以弟弟一骨碌跳下床跑到窗邊眺望。弟弟的房間在公寓的頂樓小房間。打開窗戶伸頭看時，家家戶戶的窗子都已打開，伸頭看外面的人比皆是。

「發生什麼事情啊？」

弟弟問隔窗的人。鄰人還沒答話，就看見警察匆匆地跑來。

「火星人來了！快避難啊！」

警察一戶一戶敲着門，大聲叫人避難。

遠處的兵營傳來大鼓鼕鼕的聲音和軍號聲。各處教堂的鐘也叮叮噹噹地響起來，鐘聲很急，是爲叫醒熟睡中的人而響的。

街道對面的公寓，民房原來黑暗的窗戶，次第亮了起來。一輛馬車，發出好大的噪音從弟弟公寓門前駛過。接着一輛又一輛，慌慌張張，駛向休斯頓火車站的方向，馬不停蹄的跑過去。

弟弟呆呆地看了好一陣子。鄰居的男房客，匆忙地跑進弟弟的房間。

「什麼事情啊！火災嗎？」

那個男人邊說邊挨進弟弟，一起看窗外的情形，他一定是慌忙起床的，雖穿着襯衣，褲子，却只穿拖鞋，頭髮散亂，神色慌張。

「火星人要來了！」

弟弟一面告訴他，一面換衣服。

那男人聽弟弟這麼說，一溜煙跑出去了。

當弟弟在換衣服的時候，外面街道有賣號外的報童，大聲叫喊着跑過來。

「倫敦居民有窒息的危險！金石鎮和立奇蒙的防衛陣地已被突破！泰晤士河畔的居民已被殲滅殆盡！」

弟弟着實被嚇壞了！連忙跑下樓梯跑出屋外。

破曉的天空，紅紅的光輝照映着。

星期一的早晨，天大的危機緊迫在倫敦市上。

街道上的人群，車群，時時刻刻在增加膨脹。

「黑煙！」

「好黑的煙！」

人群叫嚷着，異口同聲的叫着。

報童又來了，弟弟買了一份報。

報上刊着總司令官很絕望的報告。

「火星人利用火箭放出大量的黑色氣體——

火星人毀滅了我方砲兵陣地，破壞立奇蒙，金石鎮，恩布頓，並沿途破壞所有東西，向倫敦推進中。

目前無法阻止火星人的進擊。

要從黑瓦斯逃命，唯一的辦法是逃離本地！」

報告簡單扼要，但已發生警告的效力了。

人口六百萬的大都市倫敦！全滅的厄運臨頭了。

讀了總司令官報告的人一定會陸續逃離倫敦，他們會反着火星人來的方向，往北像大浪潮一般地逃亡。

「黑色的煙！」

「失火啦！」

人們叫着，嚷着，教堂鐘聲，叮噹叮噹地告急！

天色逐漸地亮了起來。

弟弟急忙回公寓，把所有的錢放進口袋，又跑到外面。

火星人的新武器

我在哈利弗村和那位發瘋的牧師談話的時候，也是住在倫敦的弟弟和沿泰晤士河史特蘭街難民遇見的時候，火星人又開始攻擊了。

他們怎麼樣重開攻擊呢？

綜合各方來的消息，大概是這樣的。

火星人如我上面所說，先撤回和賽原野窟窿以後，積極準備攻擊。從裡面出來了三個火星人，——就是那巨大而有三隻脚的金屬怪物——。慢慢地從窟窿中小心翼翼地爬出來，開始進擊。

它們經過白弗利，向衞橋前進。

不久三個火星人，背着夕陽出現在砲兵隊的前面。

它們不靠在一塊，保持二公里的距離分開，排成一列向前進行。

而且放出高高低低的汽笛聲，互相維持連絡。

我和牧師聽到的就是這個汽笛和砲兵陣地傳來的發動攻擊的砲聲。

那個砲兵陣地的兵都是新兵，他們沒瞄準好就向火星人亂開火砲擊。

一發砲彈也沒擊中，火星人一步一步地走近他們。

砲兵們慌了，慌得放棄大砲沒命地跑開了。

火星人大大的利用它的熱線，越過第一個砲兵陣地，摧毀了第二個砲兵陣地。

可是第三個陣地是一隊訓練有素的砲兵，而且很勇敢。他們利用松林，掩藏得很好，他們給第一具火星人來了一記狠狠地當頭棒喝！

他們等第一具火星人走到九百公尺的近處時，瞄準好了才發出第一砲。

砲彈在火星人的身旁爆炸，那火星人走了二、三步，提了一下倒了下來，躺在地上。

砲兵哇！哇！的歡呼出來。又隨時裝上第二發砲彈。

倒地的火星人發出一聲長長的悲鳴。

第二具火星人很快出現在松林的對邊。

砲兵立即發出第二砲，但沒打中。

不幸得很，火星人也在同時發射熱線攻擊砲兵。

松林在一瞬間着火燃燒，堆在陣地的砲彈也引起大爆炸。只有見狀先逃命的一、二個士

兵沒死，其他的士兵全部罹難。

倒在地上的火星人，好像被擊碎了一隻腳。

從巨大的機械頭部，爬出了土色的生物，它們的行動很慢，形狀怪異。

那個生物和其他二具火星怪物一起修理被擊壞的腳。

晚上九時左右修理好了。

九時過後，又來了四具火星人，和他們聚在一起，這四個火星人都拿着又長又粗的黑色圓筒。他們把同樣的圓筒交給先來的三個火星人。

於是這七個火星人坐在巨大的金屬機械，展開成一列開始前進。

偵察兵隨時發出信號，通知佈防在丁頓和伊謝的砲兵。

拿着黑筒的火星人的巨大戰鬥機械，用那長長的腳渡河而來。我看到了其中的二個。

那時候我和牧師已經走得精疲力竭，但還是有氣無力向北方逃走。

遠遠看到火星人，牧師一言不發，奮起最後的力氣，棄我而逃。

我很快地爬進路傍的水溝。牧師跑了一段路，回頭看到我爬進水溝，又回來躲在我身旁。

二個火星人停下來了。這七個火星人好像排成半圓形的戰鬥隊形。

他們停止了咆哮聲，四周又恢復了奇異的寧靜。

排成半圓形的火星人前面，有許多砲兵陣地。

在樹欉中，丘陵下，村舍間，砲兵們充分利用地形佈置了他們的砲陣。

當火星人走近他們的射程以內，大砲一定會一齊開火的。

好幾千，好幾萬的經過嚴格訓練的軍隊，等在他們經過的地方要和他們作戰。

火星人知不知道呢？難到他們想殺盡我們嗎？

我想着，伸起頭來從籬笆間窺視火星人。

站在我附近的火星人高高地舉起黑色圓筒。

頓時發出地面也會震動的大聲響，發射黑色圓筒，站在遠遠地方的火星人也同時開始發射圓筒武器。

沒有閃光，沒有煙，只有震天動地的大爆炸聲。

我不顧一切爬上籬笆，看看火星人發射的物體飛過去的地方，也注意會發射什麼聲音。

什麼也沒發生，也沒有聲音。

「怎樣呢？」

牧師靠過來問我。

「我也不知道」，我告訴他。

砲兵隊不知隱蔽在那裏？連還擊的跡像也沒有。

火星人逐漸遠離剛才那地方，終於消失在夜幕中。

牧師和我想看清楚一點，爬到更高的地方。

忽然從聖培里的方向，冒出黑黑的煙，有小山那麼高。

繼續看下去時，那黑煙像雲一般一直擴散下去。

北方也有黑煙，像黑雲一樣的擴散中。

在遠處隱約可聽見火星人相呼應的聲音。

後來我才知道那黑色的煙霧，就是火星人發射出來的毒氣！

那是可怕而怪異的武器。

倫敦市終於接到避難命令

火星人用各自手拿的武器——又粗又長的圓筒——向躲在樹林，建築物後面的砲兵，或可能有砲兵躲藏的地方，發射毒氣彈。

毒氣彈一碰地就裂開，但不像普通的砲彈一着地就爆炸，也沒爆音，一裂開就像黑色墨水一樣的黑色氣體大量噴發出來。

黑色氣體隆隆地漲了起來高如小山。

不久黑色氣體很像液體——黑色的濃水——下沉，擴散到附近的每一個地方。

觸摸到或吸進黑氣的生物，在一剎那間就死亡。

黑氣不管山谷，建築物，水溝都能流進去。毒氣一接觸到水，隨時起了化學作用，在水面上凝成白色的粉末渣了。

渣滓並不能溶於水，而會沉入水中。流動在水面的黑氣繼續不停的變成粉末渣子。

奇怪的是，不管什麼生物一接觸或吸入黑氣馬上會死，而喝白色粉末渣子沉澱下去的水，一點也不受傷害。

黑氣不像別種普通的氣體那樣一直擴散，擴散到稀薄而消散，黑氣擴散到一定限度時就不再擴散，隨着風向，慢慢地移動下去。

所以站在離地面十五公尺高的屋頂上，高樓，巨木樹上接觸不到黑氣的地方，都可以避免受害。

事實上在教堂的尖塔或鐘樓上得救的人，不在少數。

在鐘樓上得救的一個男人親眼見到，那可怕又怪異的黑氣吞噬村莊農舍原野時，他被嚇得渾身發抖，沒命地抓住鐘的木架。

他不吃不喝，不眠不休，在鐘樓上躲了一天半。

火星人殺盡了所有砲兵以後，走進黑氣裏面，噴出大量的水蒸氣，除盡黑氣，使空氣淨化到原來的樣子。

我們等火星人發射黑氣以後，走遠了才找一間空房子躲進去。

從這棟空屋子的頂樓窗子往外看，大概是火星人已噴出蒸氣，使黑氣消失，外面已看不到黑氣了。

在遙遠的倫敦市上空，出現一道探照燈的光芒。

這是後來才知道的，正在這個時候，火星人的第四個火箭落下在布西公園中。

火星人像噴煙燻蜂窩趕出蜂群似的，噴着黑氣向倫敦市進擊。

砲兵隊連反擊的機會都沒有。

火星人朝着可能有砲兵佈防的地方發射廢氣彈，要是看到露出砲管的陣地就用熱線摧毀。

深夜泰晤士河沿岸一帶，已變成一片火海，房屋，樹木都猛烈的燒了起來。沒有燃燒的地方則被黑氣罩住。

用人力已無法抵擋火星人的攻擊了。

載着連射砲自泰晤士河下游上來的砲艇，驅逐艦上面的士兵，看了所發生的事情，嚇得不願再留下來作戰，公開反抗官長，把艦艇開回下游逃命。

最後的防衛作戰，只剩佈下地雷，開設陷阱一途了。

可是這個作戰計劃，並沒有經過精細的籌劃，所以沒有顯著的效果。

天亮以前倫敦郊外立奇蒙街已被黑氣侵襲。

倫敦市當局終於向市民發出避難命令。

羣衆的大移動

這樣到了星期天早晨，倫敦這個大都市深深地陷入恐怖和混亂的旋渦中。

市內各火車站都擠滿了群衆，到處亂糟糟地。

泰晤士河渡船站也都被一群群地人潮擠得水洩不通。

到了上午十時左右警察的指揮系統終告瓦解，失去了指揮群衆的機能。

中午火車的交通也告中斷。

一波又一波湧向火車站的人潮，因鐵路交通中斷，放棄了乘車的願望，紛紛徒步往北方逃難。

一個火星人終於出現在泰晤士河北岸。馬上就有黑雲汁一樣的氣體籠罩那一帶。

我的弟弟本來想乘北西鐵路逃離倫敦，走到火車站，看到擁擠又混亂吵雜的群衆，便放棄乘坐火車的念頭，轉向周克法街。

各種的車輛撞來撞去毫無秩序地爭路行駛。

走到一家自行車店，看見很多民衆，搶奪自行車，騎車逃走。弟弟被擠進店內，也很幸運地得到一輛自行車，推出店外，躍上車子，使勁一踩踏板，不一會兒就遠離人群。

雖然弟弟騎得很快，可是許多騎馬和自行車的人趕過他，也有二輛汽車追過他。

往北一直走，離開倫敦越遠的村莊裏，還有不少人，仍不知事情的嚴重，開着嘴呆呆地目送逃離的群衆。

到了半路自行車壞了，弟弟只好走路。

路上有一家小小的鄉村客棧。

弟弟在那裏用餐，塡飽了肚子。

關於火星人最新的情報，一點兒也沒法子打聽到。

弟弟想，無論如何也得到蔡姆斯福特鎭去看看。蔡鎭在倫敦的北東縣份，有幾個好友住在那裏。

弟弟避開難民擁擠的大路，走進僻靜的小徑。

越過牧草地，走過農場，經過幾個不知名的小村莊。一路上都沒有再看到難民了。

在這路上，爲了一個小事情，弟弟很偶然地和二個婦人同路了。

事情是這樣的，

在野地小徑趕路時，從一處小樹叢那邊，傳來女人尖銳的驚叫聲。

弟弟連忙趕去時，有二個男人正在用力，將這二個女人從馬車上拉下來。另一個男人則

拉住馬轡以防馬匹亂跑。

年青的婦人，用馬鞭抽打男人，另一個婦人則緊緊抓在馬車旁尖叫。

弟弟立即察覺，這二個强盜，正想奪取這輛二輪馬車。

弟弟大喊一聲跑近馬車，重重的向一個男人打了一拳，隨即把那個男人摔倒在車輪旁邊，又用脚把他踢昏過去。

接着抓住另一個男人的衣襟。

正在那時抓住馬轡的壯漢朝弟弟撲了過來。

馬車上的婦人也很機警，隨時拉了繮繩開動了馬車。

弟弟在迎面而來的壯漢臉上，重重的給了一拳，當這個男人倒退幾步的時候，趕緊追上了馬車。

年青的婦人開了馬車一段路便停下來，跳下馬車，向追趕弟弟而來的强壯男人，用手槍開了一槍。

雖然沒打中，但也發生了嚇阻的作用，那二個男人一起抬了倒在地上的同伴走了。

「你拿着吧！」年青的婦人將手槍交給我弟弟。

「回馬車吧，我可以和你們一起走嗎？」弟弟問她們。

就這樣這個意外的小事情，使弟弟和她們同行。

年紀大的，穿白衣的婦人是，住在史坦摩的醫師的太太，年青的是他的妹妹。

醫師艾芬史頓博士在出診的路上，聽到火星人來襲的消息，就回家。

馬上準備糧食和手槍，叫他的太太和妹子，乘二輪馬車先行避難。並約定相聚的地點，想等些時候才出發趕上她們。

二個婦人在艾威火車站等艾博士，可是等了四、五個鐘頭始終不見博士的影子。

越等避難的人群越來越多，公路越是混亂，老是停著馬車等候，也不是辦法，而且危險也大，所以打消等待的念頭，駛離艾威火車站，來到這裡。

二個婦人簡單地說明她們的來歷。

弟弟也將他離開倫敦以來的經過和見聞告訴他們，並將他所知道的火星人的事情，詳詳細細地告訴他們。

「我們身上，好在帶了些錢，這裡共有三十五磅英幣，有了這些錢，大概夠乘火車到聖奧邦或新巴列等地方吧！」年青的婦人這麼說著。

「錢我也有帶一些，但是都沒有用啊！火車已不開了！」

弟弟告訴她們，在倫敦火車站看到的混亂情形。

「事情到了這個地步來，我看還是到國外去避難比較好，從這裡橫過艾塞縣境到東海岸的哈立奇港，在那裡搭船逃到法國或荷蘭。我打算這樣做，你們呢？你們也這樣做好嗎？」

艾博士夫人惦念着她的丈夫艾博士，所以遲疑着不取答應。

她的妹妹個性强也比較冷靜，她同意我弟弟的計劃，所以她說服了她的姊姊。

她們終於同意，按照計劃到哈立奇海港。

艷陽當天，炙熱的陽光使人們熱得吃不消。

走進巴念街，人群越來越多，長時間的跋涉，大家已疲憊不堪，面露倦容。

滿身灰塵的男人，身穿裁剪時髦的晚禮服，自言自語地走過來，時而大聲喊叫，時而雙手亂抓頭髮，看樣子，已發瘋了。

抱了二個小孩的女人，氣喘呼呼地走過去。

哮叫聲，叫罵聲，哭泣聲，馬嘶叫的聲音，車輪的轆轆聲，各種聲音混雜著。

人越來越多，你擠我，我推你，大家都湧向北方走。

大型的箱型四輪馬車，小型二輪馬車，小貨車，小板車，各種各樣的車輛和人群爭道而行。

「讓開！」

「讓路！滾開！」

「別停下來！快走！」

殺氣騰騰，大家口口聲聲，各喊各的。

弟弟跳下馬車，緊抓住馬轡向前走。

强壯有力的工人，粗魯的推開人羣，搶路走過去。

負傷的士兵，衣着襤褸的叫花子也在人群中。

郵政驛馬，公共馬車，商用車，公共垃圾車，木材搬運車，不管什麼車，都裝載家俱和人們，裝得滿滿的。

有一個八、九歲的小女孩倒在籬笆邊哭了起來。

「走不動了！我走不動了！」

弟弟以爲她和她母親離散，靠近去用柔和的聲音哄她，把她帶到馬車等待的艾夫人身邊

。

少女已被人群嚇得動彈不得，溫順地站著。

「艾蓮！」

從群衆中傳來一聲粗魯的女人喊叫聲。

「媽媽！」少女高叫了一聲，飛也似地離開我弟弟的身旁，跑了過去。

「幹什麼呀！別停車擋路啊！還不開走！」

弟弟被從後面來的人叫罵。

他們三人又被推來推去的人潮掩蓋了。

「開到橫街小巷吧！」

弟弟接過繮繩說著。

弟弟乘機想開過小巷橫道，可是經過了不少小巷橫道也都是被許多馬車，人群擠得滿滿的。他們都是和我弟弟一樣，想避開擁擠的大馬路而擠進來的。

駛離市區到郊外人群，車群已大爲減少。

爬上小丘陵，弟弟把馬車停在樹蔭下。

他們三個人已精疲力竭，肚子也餓了。

三個打算在那裏露宿過夜，他們以外，還有不少難民也停下車子打算在那裏過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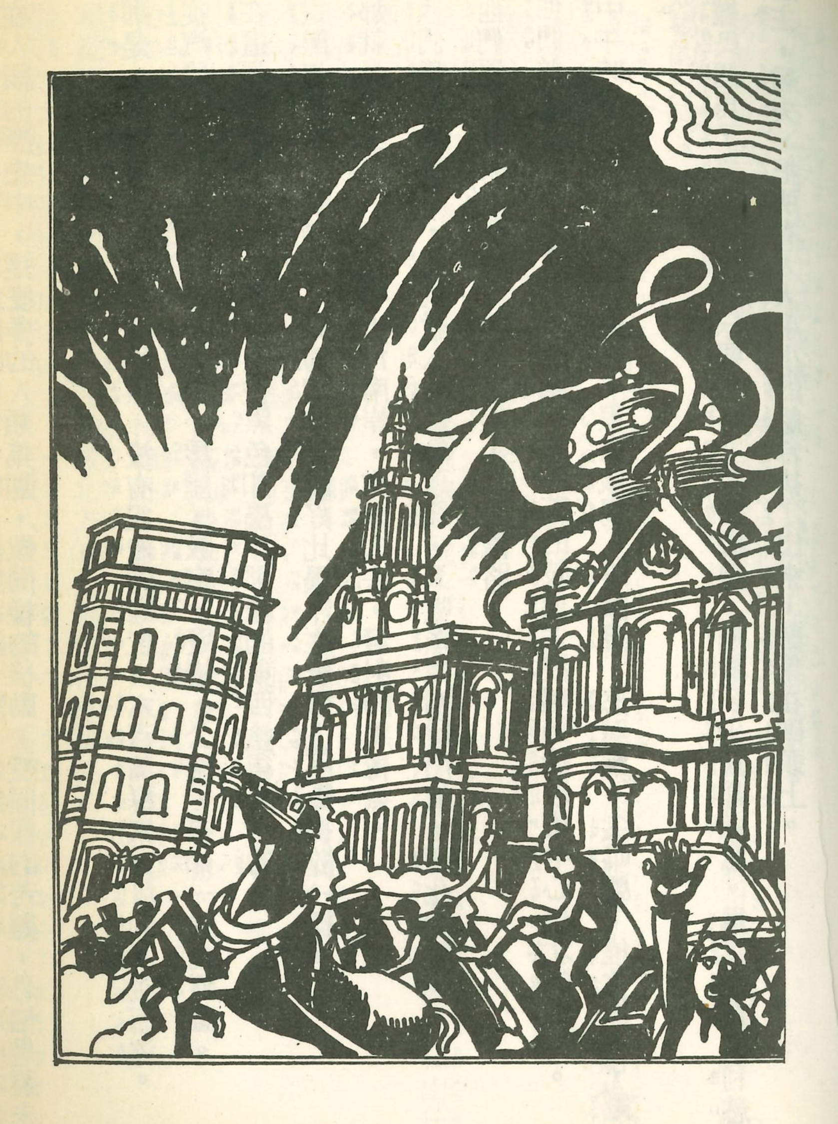
但是仍有很多怕火星人的難民，一直向前趨路，從他們的身邊而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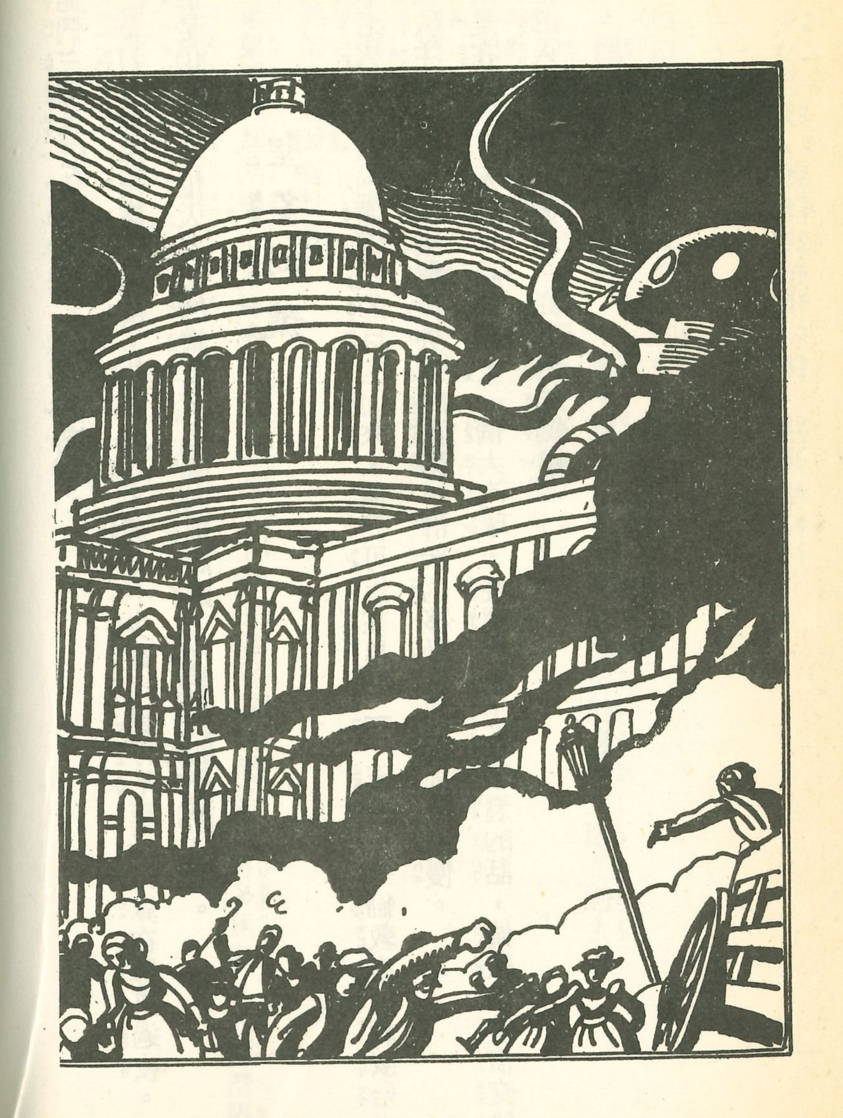
聖多彩號

假若火星人只抱著破壞的目的而來，他們可以在星期一一天中，把倫敦市民殺滅殆盡。

倫敦主要街道上擠滿驚慌失措的群衆，群衆的移動像河流那樣緩慢。

要是在這六月天的早晨，升上一個大汽球，從這汽球上往下看的話，倫敦市縱橫交錯的街道上的人群，必定很像一群黑色的螞蟻。





在人類的歷史中，這麼多的人類集團，做同樣的移動，受同樣的苦難，恐怕是還未有過的。

那是一支沒有秩序，沒有目標，沒有組織的隊伍，六百萬群衆盲目的落荒而逃。

從汽球上俯瞰的倫敦市，街道，房屋，教室，廣場，公園，有如一張鳥瞰圖。

在這張鳥瞰圖的南角部份，被黑色如墨汁那樣的東西塗得黑黑的。

這黑墨汁有繼續擴張下去的趨勢，就好比墨汁在紙張上不斷擴散一樣。

那就是火星人，在泰晤士河南岸，來來去去，發射的黑毒氣。

他們噴射黑毒氣，達到殺人的目的以後，又噴蒸氣消除黑氣，淨化空氣。

他們逐一爆破火藥庫，切斷電線，破壞鐵路。

他們並不急於擴大破壞的範圍，這一天的破壞並沒越過倫敦市中心以北的地方。

中午時分，泰晤士河渡船站，很像戰場，叫喊聲，怒號聲，尖叫聲，推來擠去，亂七八糟的。

難民們爲了急著逃命，只要有搭上船的機會，無論多少錢都願意。爲了金錢，利慾薰心的船主，船夫，把所有大大小小的船都排了出來，聚集在碼頭上。

有錢的人花了大把的鈔票搭上船，沒錢的人被拒絕上船。

跳進河水泅水想硬上船的人，被船夫用竹竿打下來。船夫們爲對付擁擠的群衆，引起了好幾場的打鬥。

到了下午一時，火星人出現在國會議事堂附近時，下游的渡船碼頭上連一隻船也不見了。只見被打得粉碎的船的破片飄浮在波浪間。

關於第五個火箭降落的事情容我在後談。

第六個火箭降落在溫布頓，它放出綠色強光落下的情況，我弟弟和二個婦人在山丘山過夜時看到。

星期二，弟弟他們三人，打算避難國外，車子繼續朝着海岸方面行駛。

許許多多的人和弟弟他們同道，奔向東方，可是卻有很多人沒有帶糧食。

忍不住肚子餓，難民們便侵入沿路的農場會合，穀倉，盜取食物。

弟弟他們三人，想要早一點逃出國外，終日趕着馬車向東方行走。

星期二晚上第七個火箭降落在倫敦北方的公園布利姆露絲。

當天晚上他們在過野的野地上，艾夫人負責守望時，看到拖着綠色尾巴的降落物。

星期三他們終於到達蔡姆斯福特鎮。

鎮上教堂的尖高的塔上已有人擔任瞭望，警戒火星人的侵襲。

鎮上「公共補給委員會」派了人來，以明天配給食物爲理由，硬拉走了馬匹。

「明天配給食物，說得好聽，我想這是不可靠的事情，倒不如現在就到碼頭，不然的話難民一湧到這裡來，又要搶奪船位啦！」

二個婦人馬上同意弟弟的話。

三個人一起走向碼頭。

中午經過第林崁村，村裡靜寂的像無人村。

過了村莊，海岸突現在眼前。這下子好了，所有種類的船都群集在這裡。

大貨輪，商船，汚穢的煤船，家畜輸送船，油輪，渡船，密密的排在離碼頭不遠的海上。

海岸附近聚集了不少魚船，不但有英國的船，法國，荷蘭，瑞典，各國的船也都來了。

在海濱，難民和船夫，爲了船資大聲的討價還價。

在三里左右的海上，有一艘鐵甲船，那是爲撞沉敵船而設計的鐵甲船，艦首有厚鐵甲的

裝置，這艘軍艦就是鼎鼎有名的「聖多彩號」。

在右邊的海上，每艘艦隊冒着黑煙，威風凜凜地排列着。等待火星人出現的時候，打算和火星人交鋒，決一勝負，這個結果是至爲明顯的，這一艦隊一定在火星人的熱線照射下，在刹那間破壞得連一片鱗甲都不留的。

我弟弟在海濱和船夫們爲了船資討價還價，往比利時的奧丁港的船，要求三個人三十六英磅的船資。

下午二時，弟弟和二位婦人一起順利上船。

船上的伙食，雖然貴得離譜，但仍可以買到手。

海戰

船上已有四十多個乘客，可是船長不肯開船，一直等到五點多，連甲板上都擠滿了人，他才想起錨開船。

正在這時候，突然從陸地上傳來隆隆的砲聲，同時軍艦也開火。

突來的砲聲，打碎了船長的發財夢，船長嚇得臉都發青，連忙督促水手們開船，全速駛

離這地方。許多小船艇也爭先恐後，藉着它輕巧的船身，快速的動作，穿梭在大船之中，忙着向東方逃竄。

艾塞的海岸漸漸地模糊起來，終於消失在晚霞中。

這時候，火星人的巨大怪物出現了！

首先出現時小得像一個小星點，它們靜悄悄的接近海濱。

發現火星人的出現，船長嚇得更厲害，催着機關士全力開動馬達，全速航行。

船客全部站立起來，等待的看着突來的怪物。

比較高大的樹木，教堂的尖塔更高的三腳的怪物，濺起浪花，走入海中。

這是我弟弟看到的第一個火星人。

慌亂中又來了第二個火星人。

在遙遠的地方，又出現了一個火星人。

三個火星人大步進入海裡，它們的一步好大，跨一步就有一百公尺左右，它們好像要下海攔阻聚在這裡輸運難民的船群，不讓船群離開似的。

許多大大小小的船隻，因驚慌過度陷入了大混亂中，亂鳴汽笛，冒白色的蒸氣，黑煙，

東撞西碰落荒而逃。

弟弟坐的船差一點和別人的船互撞，船身做了一個急轉彎。

這一急轉彎，我弟弟從椅子上滾下甲板。

這時船上的乘客發出了「哇！」的歡呼聲。

弟弟趕緊爬起來，觀看右舷的方向。

在離船一〇〇公尺左右的地方，很像巨大鐵塊的聖多彩號，以最高的速度向前衝過去。

她打算為拯救難民乘坐的船群，要以整個艦身撞擊火星人，和它同歸於盡！

弟弟看那三個火星人。

三個火星人都聚在一起，它們已走進可沒入三隻腳的深處。

火星人看到聖多彩號向它們直撞而來，竟也發愣直瞪着眼睛看着聖多彩號。

聖多彩號沒有開火發砲，只以最大的速度向火星人直撞過去。

就是因為她沒發砲，才能衝到火星人的附近，要是她開火發砲，一定在一瞬間就被火星人用那可怕的熱線燒毀了。

聖多彩號繼續不停的衝向火星人。

突然在前面的火星人舉起黑筒子，發射毒氣彈。

毒氣彈打在聖多彩號的左舷，噴出像墨汁的黑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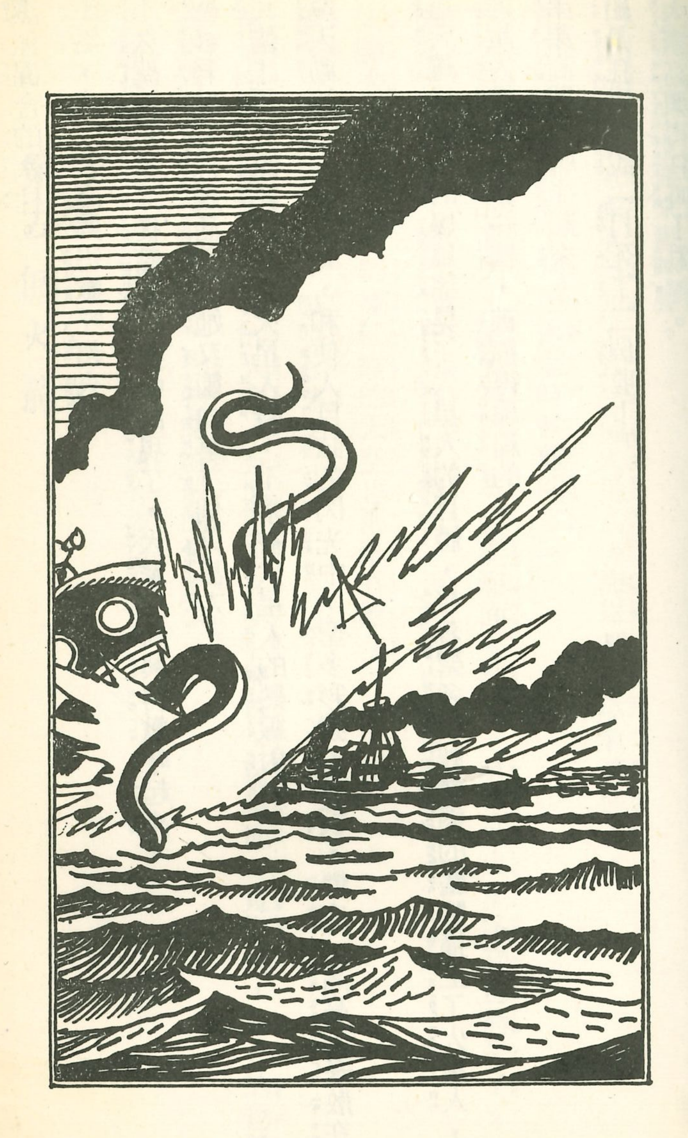
黑氣打着旋渦一直擴散開來。

從黑煙中聖多彩號又出現了她的英姿。

三個火星人分開來，往後面撤退。

其中一個火星人舉起熱線放射器，斜斜地向下發射熱線。受到熱線照射的海面，馬上沸騰起來，冒出大量的蒸氣來。

熱線一定像熾熱的鐵棒，穿薄紙那樣燒穿聖多彩號的厚甲板。



可是聖多彩號仍舊衝向巨大的火星怪物。

聖多彩號終於衝撞火星人，那怪物一晃倒入海中，裂成二截，頓時海面上噴起高大的海水，蒸氣混合的水柱。

船客，水手都高興得歡呼起來。

不久聖多彩號又從濛濛蒸氣中出現了，大家又高興得歡呼起來。

聖多彩號竟然還活着！她又衝向第二個火星人。

可惜！再一點點就撞到火星人時，不幸被火星人的熱線射中。

驚天動地的大爆炸聲，和使人目眩的閃光中，聖多彩號的甲板，煙囪，高高的飛散在空中。

這大爆炸引起的爆風搖晃了火星人的巨體，接着聖多彩號癱瘓的艦體撞上了火星人，

火星人像紙盒子一樣，被撞得扁扁的。

弟弟高興的叫了起來。

船長狂叫着說「打死了二個啦！」

大家高興得狂叫！亂舞。

從別的船也傳來歡呼聲。

大量的水蒸氣籠罩海面，第三個火星人，海岸都被蒸氣遮住了。

弟弟他們坐的船，利用這個時候離開了。

不久蒸氣慢慢的消失，聖多彩號的英姿從海面上消失。第三個火星怪物也消失了。

滿載難民的船，紛紛的在黃昏的紅霞中，逃向各自的目的地。

太陽徐徐地西下，佈滿紅霞的天空也漸漸昏黯了。

船長突然指着天空，喊叫起來。

弟弟睜開眼睛看船長指的天空，有個東西在空中飛着，扁扁地，寬寬地，好大的物體。

那東西以無比快的速度，拋物曲線般的飛過去。

然而越飛越遠，形狀越小，終於消失夜空中。

第五個火箭

再說我自己的事吧！

在前面我已說過，我和牧師一起躲在哈利弗村的空屋裡。

星期日晚上和翌日的整個大白天我們不能從空屋走出一步。因爲那黑毒氣的緣故，我們不敢出去。

我一直惦念着我內人，她一定在利沙角以爲我死了而悲嘆不已。

我堂弟是一位有勇氣的人，可是他不是遇到了危險，就會臨機應變的人。

現在有勇氣，倒不如膽大心細。恃着勇氣冒昧行事，一定會惹起更大的麻煩。

我唯一寬心的事是火星人攻向倫敦而遠離利沙角。

黑毒氣在星期一上午中，緩慢的飄到河邊，又漸漸地流向空屋附近來。

黑毒氣終於流到我們躲藏的空屋前面的路上。

中午時分，火星人來了，它噴洒蒸氣，消除了黑氣。

蒸氣的熱度很高，發出咐！咐！聲，而噴出來的蒸氣，碰到牆壁，又衝破玻璃窗。

一會兒附近又恢復了平靜。

我悄悄地看外面，北方一帶，像吹過黑色的暴風雪，牧草地被燒成焦黑的。

我想黑氣消失了，可以從這屋子逃出去。

可是牧師卻反對，他說：

「在這裡安全，在這裡很安全。」

我下了決心留下牧師而自己走出去。

像前幾天那砲兵告訴我那樣，我找食物和飲料。在臥房裡我找到襯衣和帽子，在我東找西翻準備出走的時候，牧師又改變了主意說，他也要跟着去。

下午五時左右，我覺得可以安然出去，於是我帶了牧師離開了空屋。

一路上橫着被燒得彎彎曲曲的人和馬的焦屍，翻倒的馬車和散亂的傢俱。

我們走到漢普頓邨，這裡是泰晤士河分道的地方，一支流經沙利縣，另一支流經美都塞縣。

又到了杜威南，這裡很幸運，沒受到黑氣和熱線的攻擊。

到這裡我們才遇到人，爲了打聽新的消息，問遍了人，可是沒有一個人知道有關火星人的消息，他們也和我們一樣，乘這個寧靜的片刻想逃亡別處。

八點鐘我們走過立奇蒙橋。泰晤士河流經沙利縣的河面上漂浮着無數的屍首。

走近紀尤，迎面跑來許多驚恐逃命的人。

抬頭一看，離我們約有一百公尺的屋頂上面赫然出現火星人的龐大怪物。

噯呀！好嚇人！這一驚嚇把我的腳都裏住了。

要是火星人往下看了一眼，我們可糟了，一定完蛋了。幸好路旁有個房屋，我們立即躲進這個房屋的院子裡的小屋裡。

我們屏住呼吸，很久很久躲在小屋裡。

我一直想，無論如何也要趕到利沙角的內人那裡。

四周已昏黯，我毅然離開小屋，牧師又跟了出來。

走不多久，從牧草地的遠方火星人又出現了，隱約可見四、五個人在火星人前面逃命。

火星人走了二、三步便追上他們，火星人將他們一個一個抓起來，放進它背部突出的金屬箱子裡。

火星人不但殺人，也抓人。究竟火星人抓人有什麼企圖呢？我想到這裡不寒而慄。

我和牧師二個人，從後門溜出來，走進有圍牆的庭園，馬上跳到水溝裡面藏了起來。

已經是晚上了，天空中佈滿了繁星。

直躲到十一時左右，才下定了動身的決心。

出去馬路走太危險了，所以我從圍牆邊的灌木林偷偷地彎着身體走了出去。

因爲火星人可能還在附近，所以牧師看望左右，我注視左邊行走。

到了一片焦土的原野上，這裡散亂着四門大砲和砲車散亂的殘骸，殘骸後面許多人的手，頭，腳散亂地，洒在滿地。也有許多殘缺不全的馬屍。

許因鎮沒有遭到破壞。全鎮寧靜異常，連一絲燈火都看不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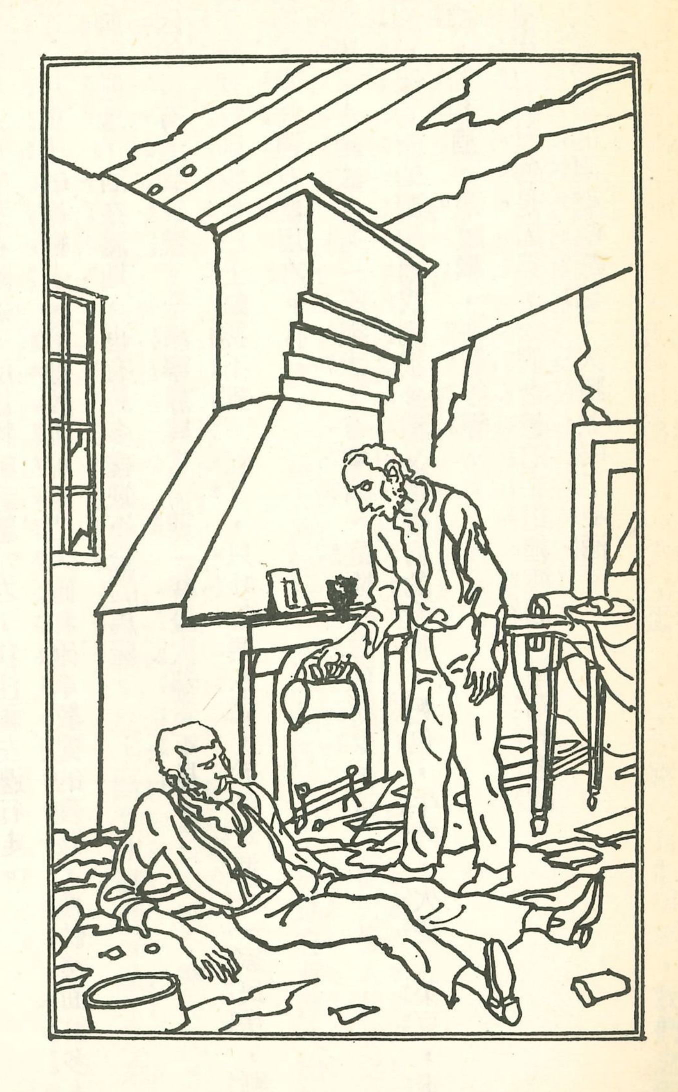
到了這裡牧師說他已上氣接不到下氣了，只吵着要水喝。於是走進了一家民房，雖然找不到食物，幸好還有飲用水。

從那裏又走過去。有一座很大，有圍牆、庭園的白色別墅。

我在這座別墅的廚房裡找到很多種又很豐富的食物，麪包，牛肉，火腿，菜豆，青菜，還有啤酒，葡萄酒，魚罐頭，餅乾等等。

我提出這些食物是因爲，我們會被迫在這裡渡過一星期的緣故。

我們在廚房的隔壁吃麪包、火腿並喝了啤酒。



就在這時候發生了我們被迫留在這裏的事情。

「還不到十二點了吧！」

正當我說這話時，一道使人目眩的綠色閃光射過來。

厨房中突然明亮了起來，隨即又恢復的黑暗。

同時一聲有如大石墜地的巨響震動了整個房屋。

玻璃破裂，屋瓦從屋頂上嘩啦，嘩啦，地掉下來。天花板的石灰，片片剝落下來。

我被摔在地上滚了幾滚，不知道頭部撞到了什麼，竟然昏了過去。

當我醒來時，牧師在我身上潑水。

我一時想不出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好一點了嗎？」牧師很關心，低聲的問我。

我掙扎着想爬起來。

「別動！地板上都是碎玻璃，陶瓷的碎片，你一動就會發出聲音，他們—火星人—好像在外面啊！」

我們兩個屏息不動。

在我身邊，繼續不斷的發生牆上灰泥滑落的聲音。

在屋外很近的地方傳來金屬物互撞的鏗鏘聲。

「聽！就是那聲音！」

「嗯，那是什麼呢？」

「一定是火星人！」牧師肯定地說。

我屏息靜聽。

但聽不出什麼來。摸不着外面的是什麼。

到天亮還有三、四個鐘頭，只好靜靜地等待。

終於一道光線射進來，可是不是從窗戶而是從牆壁的裂痕射進來的。

廚房外面的窗戶，被庭院堆擠過來的泥土封住。不少泥土也從門縫流進屋子裏。

房屋外面的隆起的泥土堆得像土堤那樣高。

廚房內面的牆也有一部份塌下來，從坍塌處射進了晨光，可見這房子大部份已遭到了最重要的破壞。

外面很亮，天已經亮了。

從牆壁的裂縫隱約可見，在閃閃發光的火箭那邊，站着火星人。

我們從有光線射入的廚房，慢慢地爬進昏暗的貯藏室。

突然我想到了！

「對！這是第五個火星墜落！從火星發射的第五個火箭降落在那邊，降落的衝擊力差一點將我們活埋。」

我細聲的告訴牧師。

牧師聽了我說以後靜默了片刻，終於哭了起來。

房屋外面又傳來用鐵鎚敲擊的聲音，不久又傳來尖銳刺耳的汽笛聲。

暫時安靜了一下子以後，又傳來了好像火車噴汽的呼呼聲。

究竟它們在幹什麼呢？一點也猜不出來。

聲音忽停忽起。

聲音漸漸地趨於頻繁。而且有規則的沉重撞擊聲不時地傳來。

聲音傳來時，房屋裡面的東西也隨着震動起來。連櫃子裏的餐具也互碰起來，叮叮噹噹地響。

我們已被嚇得魂不附體，躲在牆角，動也沒敢動。
不知什麼時候，我們因疲勞過度，竟睡着了。
不知睡了多少時間，醒來時覺得肚子好餓。
我終於忍不住了，告訴牧師說：
「我去找吃的東西來。」
我悄悄地進入廚房。
牧師也悄悄跟着來了。

火星人的構造

吃過飯後我們又回貯藏室。
我又不知不覺地睡着了。睡醒時只剩我一人。
沈重的撞擊聲仍繼續不斷地傳來。
我很小聲叫牧師。
沒回答。

我摸索着走進廚房。
於是我發見牧師貼在牆壁裂縫看着外面。
像火車頭發出的噪音一直傳來，很像在車庫裡面。
我小心翼翼，提防着不踩到散亂在地板上的陶瓷碎片，走到牧師的身旁。
輕悄悄地摸一摸牧師的腳。牧師嚇得差一點就跳起來。
我站在牧師身邊，也從裂縫向外面看。
首先看到，昨天還平靜的郊外的公路。
可是變了，一切都變得面目全非。
第五個火箭一定是在昨天掉在我們進入的房子的正中，那個房子一定被擊碎了，連影子都看不到。
火箭深深地陷入到房子的地基，比我在沃金原野看到的窟窿還要大，還要深。
房子周圍的土，被火箭衝擊，飛散四周，把附近的房子都掩埋住了。
我們的房子往後傾斜而翻倒，只剩下廚房，貯藏室，沒被破壞。
房子的大部份雖被好幾百噸泥土埋住，但面向火箭的廚房卻很偶然的倖免。

沈重的撞擊聲從我的身後傳來。

偶而從裂縫窺視外面的時候，從火箭那邊可看見綠色的蒸氣噴上來。火箭的頭蓋已被打開了。

在窟窿的一端有一個火星人的戰鬥怪物，背着夕陽站立着。

在窟窿中，有閃閃發光的奇異的機械裝置，很忙地轉來轉去。

在窟窿附近隆起的泥土上，有怪異的生物，慢慢地在爬動。

我得先說明那些奇異的機械裝置。

那是一具非常複雜的工作機械。

很像一隻金屬的蜘蛛。

有五隻腳，都有關節，動作敏捷。

而且在五隻腳上，有很多開關，手把，軀幹的周圍有伸縮自如的觸手好幾隻。

觸手的大部份都縮在一起，但有三隻長長的觸手，不停地在火箭上工作。

工作的動作很快，而且複雜，無論怎麼說也不像普通的工作用機械，那是像披上亮晶晶的鐵甲螃蟹。

操縱它是火星人，而且火星人和這部奇異的工作機械多少有相似的地方。

我轉眼看隆起的土堆，在土堆上有動作緩慢的火星人。

在沃金原野上，當我第一次看見火星人的時候，那種怪異的形狀使我不禁作嘔。

但這次看見他時却引起了我莫大的好奇心。

火星人的形狀，無法從地球上任何有形的生物體上來想像，那是非常怪異的生物。

很大，圓圓的身軀—不！那是頭—直徑約有一公尺半。軀體前有臉，臉上沒有鼻孔。

可是有二個大大的黑眼睛。眼睛下面有嘴，那張嘴像鷹嘴那樣尖。

軀體後面有一張像鼓皮張得緊緊的皮膚，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可是後來聽說那是火星人的耳朵。

從嘴的四周長出細長的像馬鞭一樣的觸手有十六支，分成八支一束，垂在二邊。

後來經有名的解剖學家豪斯博士。解剖才明白那是火星人的手。

我最先看到火星人的時候，覺得他們努力着要用這十六支觸手把自己抬起來的樣子。

可是因爲地球的引力太大，增加了火星人的體重，所以不容易把身體舉起來。在火星它們一定行動自如的。

我先把豪斯博士解剖的結果告訴各位吧！

火星人的身體構造，十分簡單。

身體的大部份是腦，眼，耳，觸手上分佈了很多的神經。裡面有複雜的肺部，和嘴，心臟，血管連在一起。

火星人的所有器官，只有那些。

從人類看來都是很奇怪，連像人類那麼複雜的消化器官在火星人的身上，一點都找不到。

火星人只有頭！

火星人不吃東西，所以沒有胃和腸，沒有消化作用的必要，當然不必有消化器官。

他們從別種生物身上抽取血液，注射在自己的血管裡。

我看過他們這樣做，但這個事情容我以後再說。

吃東西，再消化，這個事情花費了人類不少時間和精力。不吃東西只靠注射就能取得營養，那是多麼方便啊！

人類的身體內有許多複雜的內臟器官，消化機能的好壞就會影響情緒和工作能力。

人類的肝臟有無毛病，胃腸情況的好壞都能使人意氣高昂或消沉。

但火星人沒有內臟器官，也就沒有感情上的變化。

火星人和人類不同的地方還很多。

我們人類的心臟一分一秒也不停地在活動着。可是火星人卻像人類的心臟一樣，不停地工作。

有個著名的科學推理小說家，曾經在火星人未來襲以前發表，有關於人類未來的預言。

將來有一天人類會發明各種機械工具代替人類手脚工作。而且化學上的發明會使消化器官退化，連頭髮、鼻子、耳朵、也都無用而退化。

然而重要的器官，像腦這種器官會越來越發達。執行腦命令的手也會隨着發達起來。

推理作家的預言總括地說，未來的人體構造會只剩腦和手而已。

當然這是信口開河隨便說說的。可是我見過火星人以後覺得也許人類會變成他說的那樣。

火星人在幾千幾萬年以前，可能很像目前人類這個樣子的生物。

然而頭腦和手逐漸發達，終於手變成二束觸手，身體上其他無用的部份不是退化，就是消失得無影無踪。

和人類不同的地方

我想再說說火星人的事情。

火星人沒有疾病。

人類在這地球上，被許多種會引起疾病的細菌，不知困擾了多少世紀。

可是在火星，不知道是自從有火星就沒有細菌呢？或是火星人以他們優異的科學征服了細菌的繁殖，在火星沒有傳染病，肺結核，癌等的病症。

火星上的植物不是綠色，而是血一般的紅色。

信不信由你，從火星人帶來的種子，長出了紅色的植物。那紅色的蔓莖植物不但生長得很快而且繁殖力異常的強盛。

我們被關進這屋子裡的第三天或第四天，在窟窿周圍已長滿了這種紅色的蔓草。

後來我們離開了這屋子才知道，這種紅色蔓草已繁衍在這一帶，特別在有光線的地方更爲茂盛。

火星人的身體—相當頭部地方—的後面有一張像鼓皮，張得緊緊的皮，大概就是他的耳

朵，專司聽覺。

他們可能用聲音和觸手的動作表達互相的意志和感覺。

可是我的意見卻和別人不同。

在倖免一死的人當中，看過火星人最詳細，並且在最近的距離看過火星人的恐怕只有我。

五個，不！六個火星人，一點也不發出聲音，也沒有什麼表示意見的動作，一起做着複雜的工作。

他們發出奇妙的吠叫聲的時候，都是在吃飯以前的時候。

他們吃東西與人類大大的不同，他們吃飯是吸血。

他們吠叫聲非常單調，不像傳達意志，而像是吸血以前排出體內的存氣所發出的聲音。

火星人傳達自己的意志給別人的方法，那就不是靠聲音或靠手語，和動作了。一定是用完全不同的另一種方法。

火星人沒有穿衣服。

他們對溫度的變化，毫無感覺。氣壓的變化對他們也毫無影響的樣子。

火星人的機械裝備中，最顯著的特徵是沒使用「齒輪」。

在他們使用的機械中，怎麼找也找不到有使用過齒輪的跡象。

我們人類所使用的機械和工具，齒輪都擔任重要的部份。

這並不是說火星人不會使用或不知使用齒輪，很可能他們故意避免使用齒輪。

我觀察火星人的工作機械上的五隻脚，和可自由自在伸縮的觸手，工作的正確，快速，有相當長的時間。

牧師突然很粗暴地拉了我的手。

我竟忘記牧師，緊貼在牆壁裂縫注視着火星人。

我回頭看牧師，牧師的表情很不滿的樣子，他叫我離開那兒，好讓他看外頭。

我暫時放棄看火星人。

過不久我再看的時候，火星人從火箭裡面取出零件，組合和他完全一樣的東西來。

左方有一台挖土機，正在放出綠色的蒸氣，很有節奏地挖起土來，又把泥土好好地堆積着。

那種有規則，有節奏的沉重撞擊聲，原來就是從這部挖土機傳來的。

吮吸生血

當第二具戰鬥機械組成的時候，我們趕快躲入貯藏室，我們深怕被他們發覺。

可是經過了一天，二天，想窺視的好奇心，戰勝了恐怖心。

我抑住恐怖心，小心翼翼又爭先恐後跑到牆壁裂縫處去看外面。

我和牧師的性格，思想完全不同，所以無法和睦相處。

雖然一見面就知道互不相容，而且被關進這樣一所小地方，當然爲了小事情就會爭執不休，情緒也無法安定。

牧師像一個不開朗的女人，爲了一點點小事就吵叫起來。不但如此，還會哭泣不停。

我在黑暗中，認眞的想逃離這鬼地方的時候，他就喃喃自語或低聲哭泣。

牧師的食量好大，每次都吃得比我多。

要是火星人一天不離開，我們也只好留在這裡了。

所以我們必須節省食物，以防挨餓。

因此我好幾次告訴他：「把東西吃光了我們只好餓死，不願餓死，就要從這裡逃出，從

這逃出就會被火星人活捉，難道你不怕嗎？」

但無論怎麼說也沒有用。

牧師的情況越來越糟，他不但把剩下不多的糧食，吃個不停，連警戒心也失掉了，有時會發出大聲音，不是大聲叫喊，就是大哭大鬧。

到後來無法阻止他鬧事時，我終於毆打牧師，打過以後他就安靜了一下子。可是過了一下子又鬧起來。

我深深地覺得這個牧師的爲人自私，膽小，陰險，狡猾善於欺騙。

當我們被關在黑暗的廢墟的時候，外面火星人的工作卻大大的有進展。

從壁縫再看時，同形的戰鬥機械—就是以前說過的那種高大的怪物—已經組合好有三台以上。

火箭周圍排滿了最新的裝置。

第二具工作機械也已組合起來，開始作業轉動新裝置。

這個裝置很像大乳奶桶，上面有個像西洋大梨的容器，顫顫地在振動。

工作用機械的二支觸手，挖起黏土，便放進這個容器中。另外的觸手從螺旋狀的回轉裝

置中接過流出來的粉狀物送進另一個容器裡。

從我站的地方雖看不清楚那個容器的形狀，可是從那個容器一直冒出綠色的氣體。

不一會兒，工作機械的觸手向下一伸，就抓起白晃晃的鋁棒，放在窟窿邊。

就這樣鋁棒不斷地被堆積起來。

巧妙的工作機械，從黏土製造出，閃閃發光的鋁棒。

這樣看來，這部巧妙複雜而能動的工作機械，使我覺得像有生命的東西。

相對的使我不能相信，在地上緩慢爬動的火星人具有可怕，而極高的智能的生物。

貼在壁縫看外面的牧師，突然離牆爬回我的身邊。

牧師嚇得魂飛似的，顫顫發抖，我指着裂縫。

我想看一看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走近裂縫。

外面已經昏暗了。

可是鋁棒放出來的綠色光，照亮了窟窿中。

巨大的怪物—戰鬪機械—縮着三脚站在窟窿的一邊。

從工作機械的吵雜聲中傳來好像人類的聲音，

戰鬪機械的圓蓋下面，有火星人濕潤的皮膚和可怕的眼睛，使我一看就起了雞皮疙瘩。

當我看得出神的時候，忽然聽到一聲可怕的驚叫聲。

火星人的長長的觸手，伸到背後，從背後的箱子抓出了一個黑黑而會動的東西。

那是人！一個人！他在觸手中掙扎着。

胖胖地，臉色紅潤的中年男子，衣着講究，繫着懷錶的金鍊子閃閃發光。

被抓的男子被拋到土堆的後面，

接着傳來一聲，使人毛骨悚然的驚叫聲。

接着傳來火星人高興的吠叫聲。

我嚇得連忙跑回貯藏室。牧師也慌忙跟着回來。

晚上我絞盡腦汁，想脫離這地方的方法。

要是老待在這裡一定會像那個男人，被火星人吸光我的血液。

牧師早就不是商量事情的對象了。因爲他早就驚恐過度發了瘋的人了。

有機會逃出去嗎？

或是火星人不會常在此地？

不！不！它們要是把這裡當作根據地怎麼辦？

我打算在火星人佔住的地方的對面，掘一道地道。

要挖地道，牧師已靠不住了，還是要我一個人挖。

我找到一隻斧頭，開始在貯藏室的地板挖掘地道。

花了好幾個鐘頭才挖了六十公分，而且鬆懈的壁土塌了下來。

我已沒有力氣重來一次了，就這樣毫無力氣，坐在地板上發呆，不知坐了多久，終於睡着了。

我放棄了挖地道脫逃的計劃，我想怎麼做都無法逃出火星人的掌握。

第三天或第四天的晚上，聽見巨砲隆隆的聲音。

從壁縫看，外面明月高懸，照亮了四面。

挖掘地洞的機械可能已搬走了，現在到處都看不到。

窟窿的那邊站着一個戰鬥機械，在壁縫近處有一台工作機械。

現在除了聽見工作機械的卡卡聲以外，四邊都很安靜。

從遠遠的地方傳來狗吠聲，

也從遠遠的地方傳來像大砲的發射聲，一、二、三、四、……六響，我聽到六響。

又隔了許久再傳來六響。

牧師的死

我最後一次從壁縫看外面是第六天—被關在這裡第六天—。

每次我窺視外面的時候，牧師總是跟着來，有時甚至推走我，搶着看外面，可是這次不知怎的沒跟着來。

我納悶着回貯藏室去看他。

噯呀！他在喝葡萄酒啊！

我把酒搶過來。

牧師想奪回去，於是二個人你搶我奪糾纏在一起。

葡萄酒的瓶子墜地，碰的一聲破掉了。

我站起來，告訴牧師說：

「糧食也好，飲料也好，從現在起規定一定的食用量，誰也不能夠超量，記住！誰也不可以隨便偷吃！」

我把貯藏室內的食物，飲料分成十等份，做為十天份的糧食。

可是牧師常在我沒注意的時候就動手偷吃。

因此我不能放心，時時警戒着牧師，也就沒法子好好睡片刻。

我們兩人的對峙，有時還會打了起來。

牧師始終不死心的偷吃東西，後來開始大聲叫嚷。

我害怕他的叫嚷聲會被火星人聽到，十分替他擔心，自己也害怕，這樣被他搞得頭昏腦脹。

到了第八天，第九天，牧師越嚷越大聲。

「別叫！安靜點吧！」我求他。

不求還好，一求他，他變本加厲，越叫越大聲。

「現在我要做證人！不信神的倫敦有災禍了！有災禍！有災禍！」

「住嘴！」

我慌了！我深怕火星人聽見。

牧師打開貯藏室的門，走進厨房。

我拿了身邊的木棒追了出去，向牧師重重地打了一記。

牧師倒在地上，不動了。

正在這時，突然從屋外傳來聲音。

隨着牆壁坍塌的聲音，一隻工作機械的觸手伸進來，到處摸索着。

又一隻觸手進來了，東找西找，不停地摸索着。

我嚇死了，嚇得連走動都不敢，在原地呆住了。

從塌下來的壁縫間，可以看到工作機械的胴體。胴體的邊上有一張像玻璃板的東西，透過那一張板子，有二個火星人的黑眼睛看着我們這邊。

我頓時省悟過來，馬上返回貯藏室，打開從貯藏室通往地下室的門。

地下室內存放着一大堆的煤炭。

我站在地下室的門看了一下子，看看有什麼動靜。

金屬的觸手不斷的在厨房摸索着，擺動着。

不一會兒拖動重物的聲音索索地傳來。

「啊！牧師被逮走了！」我這麼想着。

可是我卻毫無辦法救他。

關了門，我走進地下室，躲進煤堆和木柴的中間，我很機警又細心，深怕發出一點點聲音，讓火星人知道我在這裡。

火星人的金屬觸手又回來了，又開始摸索了。

聲音漸漸的靠近，搜索到貯藏室來了。

我想，按照那觸手的長度，無法伸到地下室來。

可是——，那觸手已伸到地下室的門，它在扭動鎖頭。地下室的門終於被打開了。

在黑暗中依稀可見，那長長地，像大象的鼻子那樣的觸手蠕蠕而動，向地下室伸過來了。

觸手開始在地下室摸索起來。

從牆壁，煤炭堆，木柴……。

有一次那觸手差一點摸到我的鞋跟。

觸手抓了一把煤炭出去了，可能要查清楚是什麼東西。

過了不久，觸手又進來了，這次是搜查貯藏室，餅乾的空罐子卡拉卡拉地掉下來，玻璃瓶乓乓乒乒地掉落在地上。

搜了很久很久，終於歸於安靜。

真的走了嗎？

好像走了。

可是，這一天我躲在地下室的煤炭和木柴中間，不敢出來，口好渴，雖然很想喝水，卻不敢出去。

第二天鼓足勇氣，小心翼翼地走了出來。

人類滅亡了

首先我到貯藏室，能吃的東西一點也沒有了，是昨天被火星人搜光的。

噯！沒希望了，只好在這裡等死。

口好渴，渴得喉嚨發痛。

我因失望，坐在昏暗的貯藏室發呆。

腦子裡只想着，食物！食物！

我覺得耳朵也聾了，時常聽見的聲音，一點也聽不見，也沒有力氣爬到壁縫去看外面。

被關進這屋子的第十二天，我已經無法忍耐口渴，到浴室搖動水泵。

水泵卡答卡答地響了。我急急忙忙喝了二杯混濁的水。

二杯濁水下肚，好像生出一點力氣來，而且水泵卡答卡答的聲音，也沒引來火星人，又給我壯了不少膽子。

第十三天我又喝了水，靠在浴室牆壁，終日睡了又醒，醒了又睡。

第十四天，我走進廚房。血紅色的草，長得非常繁茂，竟堵住了壁縫。這使我吃驚不少。

第十五天早上，從廚房傳來小狗聞味的聲音來，小狗想進廚房，用腳搔抓着牆壁。

我走進廚房，從血紅的草莖中看見小狗伸頭過來，大概是聞到我的氣味，小狗吠叫起來。

「來！來！到這裡來！」

我低聲叫小狗，小狗卻嚇跑了。

好了！我沒變成聾子，因爲我能聽見狗叫聲！

我注意聽着四邊的聲音，窟窿內外都很安靜。從外面傳來小鳥的囀叫聲，和烏鴉嘎嘎的噪叫聲。

我毅然決然走進壁縫，看看外面。

火星人的機械一具也沒在那裡，窟窿邊有一堆灰色的粉堆，和幾支用剩的鋁棒。

烏鴉群聚在一起啄食着，那是被火星人活活吮吸掉鮮血的人類的屍體。

我拔開紅色草的蔓莖，很小心地走出外面。

爬上被破壞的房屋殘垣，還視四周，沒有發現火星人。於是我爬到更高的地方，瞭望四方。

火星人已不在這裡了。

詩因鎮可看得清清楚楚，

可是卻不是火星人未來襲以前的那個美麗的小市鎮。

雖然沒有一棟房子消失掉，但是火星降落的地方的房子全被毀了。

距離遠一點的房子的玻璃，門窗都被暴風吹走了。

加上血紅色的蔓草，覆蓋在全市區，好像一片血紅色的海。

附近的樹木都乾枯了。老遠地方的樹木，雖然還有些綠色的葉子，樹幹卻被紅色蔓草纏住了。

烏鴉嘎嘎地叫着，到處飛翔。

在坍塌的殘垣上一隻瘦瘦的貓，狼狽地走着。

人呢？嗳！連一個也沒見到。

也許好幾天被關在黑暗的地方，陽光非常地耀眼。

天空—好青好青的蔚藍色。

和風吹來，紅紅的蔓草像波浪一般的搖擺着。

在短暫的時間中，我忘記了生命的安全，被四周的景色，看得呆住了。

剛剛我還在昏暗的貯藏室，專心打量着怎麼逃命。

雖然想着詩因鎮一定被毀而成廢墟，但作夢也沒想到會變成這麼糟糕，這麼難看，怪異的光景。

我突然被一種普通人無法了解的怪誕念頭纏住了。

“我們人類已經不再控制地球了！”

“人類雖然長久支配了地球，……”

“可是現在控制地球的卻是火星人”

“現在人類正被火星人踐踏着，被火星人降爲和狗，貓，牛，馬，同等的生物。”

這個怪誕的念頭，被我劇烈的飢餓感，一掃而空。

被紅草纏得滿滿的籬笆那邊，還有青色的茶園。

我走進紅草中，拔開紅色蔓草一步一步走近菜園，繁茂的紅草，有時長得有我的身長那麼高。

辛辛苦苦走到籬笆邊。

籬笆有二公尺高，我想爬過去，卻無能爲力，連抬起腳的力氣都沒有。

沿着籬笆走了一走後，發現一處石頭砌的台階，從台階爬上去，好不容易滾進菜園中。

在菜園裡發現，小小的洋葱莖，和福蘭的根莖，紅蘿蔔的幼根。

我饞饞地生吃着那些根菜類。

猛烈的飢餓感已消了不少。

現在要想辦法，盡快遠離這個使人毛骨悚然的死城。

離菜園不遠的地方，長著一堆草菇，不管它有毒無毒，我統統把它吃下去。

再走向前去。

火星人未來襲以前，一片綠葱葱美麗的牧草地，已經不存在了，牧草已經乾枯，一面都是水。

這地方乾旱了這麼多天，這些水從那裡來的呢？

這個原因，不久也知道了。

血紅色的草，以無比的快速繁殖着，尤其在有水的地方它的繁殖力，更爲驚人，繁殖得快而且茂盛。

所以紅草的種子一落到泰晤士河，立刻發芽繁殖茂盛起來，堵住了河水，因而河水氾濫到這裡來的。

後來我在巴多尼看到一座橋，被紅草纏得完全埋沒在紅草之中。

紅草雖然長得很快，但其枯死的速度和繁殖的速度一樣地快。

很可能被一種細菌侵蝕而枯死的。

紅草很快的腐死。它的紅葉一枯就變白色，因萎縮而脆化，一摸就掉落下來。幸好這枯死的紅草殘骸被河水沖流到海裡，所以河面才得以保持乾淨又不堵塞。

我因爲口渴，所以我走到河邊。

喝夠了河水，我試嚐一下紅草的味道，我摘了一支紅草嚼了一下，它的味道眞像生銹的金屬。

我又走了，沿着被毀的別墅，圍牆，街灯，好不容易找着路走。

來到巴多尼近郊，紅草已沒有那麼多了。

有幾家倖免遭毀的民房，我抱着能找到食物的希望，進去找了好幾家，可是早已被別人一掃而光了。

因爲已有好幾天沒有吃過像樣的東西，所以身體非常的虛弱，幾乎無法動彈，於是我找了茂密的樹蔭下休息。

夕陽西下了，我拖着疲憊不堪的身子走向巴多尼鎮。

到了巴多尼鎮，原來的市街已不存在，擧目所望是一片焦土。火星人一定是用熱線毀掉了這個地方。

走過焦土的市街再到郊外，發現有一處菜園，菜園裡有許多小粒的馬鈴薯，眞是謝天謝地，可以塡飽了我飢腸轆轆的空肚子了。

從菜園俯瞰下去，可以看清楚巴多尼全鎮和泰晤士河。

焦黑的樹木，燒毀塌下的房屋，黃昏的光景，盡都是悽涼的廢墟！殘垣！焦土！

前面有水的土地上，全長滿了紅草。

四方死寂寂，連一點聲音都沒有。

我害怕極了，

人類將從地球上滅亡，而只剩我一個人，這個念頭盤旋了我的腦中很久，徒增我的恐怖心。

火星人去那裡呢？難到他們也放棄了已經成爲廢墟的地方，而又到別處去找他們的獵物了嗎？

也許它正在破毀柏林，巴黎……？？？

又遇見砲兵

當天晚上我住在巴多尼高地上的一家旅舘，從家裡出走以來，這是第一次睡在軟綿綿的床上。

雖然是一家旅舘，可是人早就跑光了，所以是間空屋。

當然我走遍了所有的房間，找個任何一個可能有存放食物的地方，然而什麼也沒找着。

最後在佣人房裡找到老鼠咬剩的麪包和二罐鳳梨罐頭。

這家旅館早就被掠奪一空了，後來我在飲茶室又發現了餅乾和三明治，一定是侵入者所漏的。

三明治已腐敗了，不能吃，餅乾的數目不少，不但可以吃得飽飽的，而且可以裝滿所有的口袋。

夜裡我也不敢點燈。

這是防備火星人的來襲。

在床上時，我無法入眠，許多看過的，想像的，各種事情像走馬燈一樣，層層次次浮現在腦際又消失了。

我想着，死去的牧師，不知去向的火星人，內人的事。

我回想到打倒牧師的事情時，雖不懊悔，但卻足夠我沮喪了。

當時我是沒辦法的，在生死邊緣的危機中，應該二個人合作，想法子求生，可是當時無論如何也沒法子做到。

要是早知道會有這種結局，我們應該在合利弗村分手。

我硬把牧師的事情忘掉，想想火星人的事情。

火星人此刻在那裡呢？

雖然想像到很多可能性，但對事實的了解却毫無幫助。

想內人的事情。

內人現在是不是平安呢？

在這種情況之下，她怎麼能平安無事？

要是她眞死了！噢！神啊！求你賜她在火星人的熱線下，一瞬間就死去，免得遭受長久的苦楚。

天一亮我就像老鼠從躲藏的地方逃走似的從旅館逃了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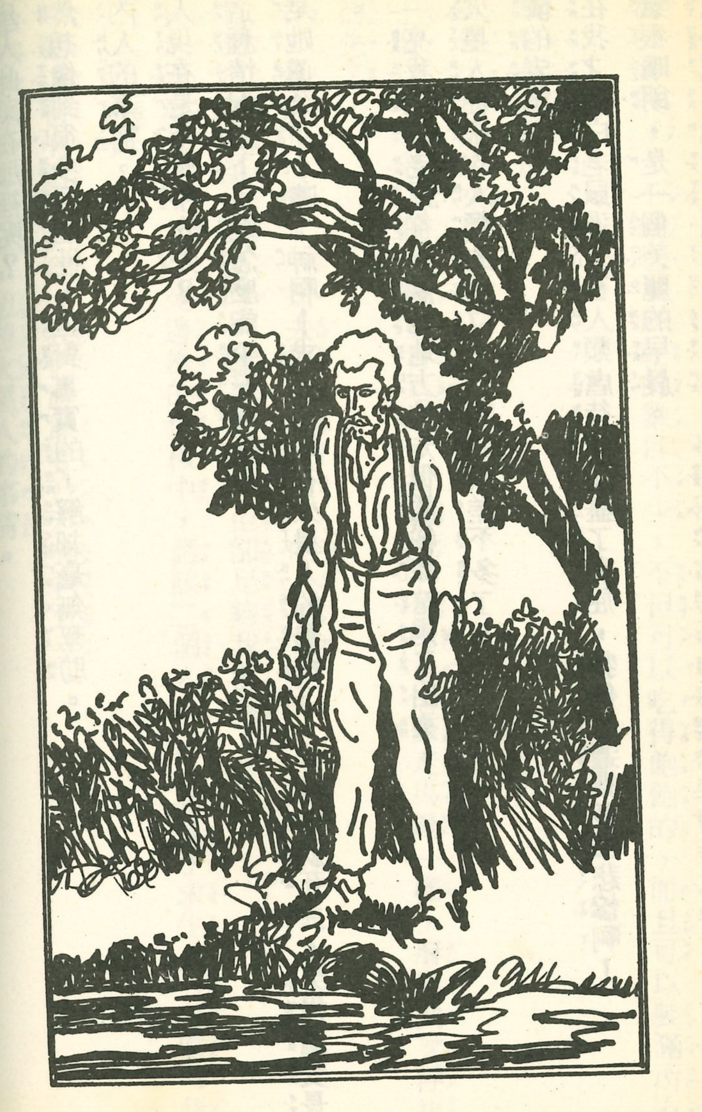
被火星人征服的人類的地位，也和老鼠差不多了。

可憐的老鼠！

現在我才明白老鼠過去被人類虐待，受盡了委屈，牠們的遭遇多麼悲慘啊！

天氣很晴朗，是一個美麗的早晨。

從巴多尼高地走向恩普頓的路上，還留下不少驚慌逃走的大群衆的痕跡。



有翻倒的二輪馬車，壞掉的車輪，皮箱，拋落滿地。

翻倒的水槽邊，散落很多沾滿了血漬的玻璃碎片。

我慢慢地走着，心中毫無打算。

雖然還沒有放棄到利沙角的念頭，但是不是能見到內人或堂弟，一點兒也沒自信，更不知道怎樣才能找到他們，連一點眉目也沒有。

到了恩普頓的原野上。

原野上開滿了黃色的花。

紅色的草一棵也沒有。

到了沼澤邊，看見了一群活潑的小青蛙，碰碰地跳着。

眼看求生力堅強的小青蛙，我得了啓示，也得了教訓。

對了！就是剩下我一個人，我也要堅強地活下去。

忽然我有被人注視的感覺。

我急忙轉身過去，看見了有個東西蹲在草叢中。

我走近一步，那個東西忽然站起來。

是一個手握短劍，滿身沾滿了泥汚，衣服髒兮兮，臉上黑黑，顎上有刀痕的男人。

「從那兒來的？」那男人叫喊着說。

「從詩因來的。被火星人的火箭落下時造成的窟窿關在小屋，才逃出來的。」

「這附近沒吃的，這地方也是我的，只夠我生存，你打算到那兒去呢？」

「不知道。我在破房子裡已過了十三、四天，怎麼知道該到那兒去呢？」

那個男人首先用疑惑的眼光看着我，後來聽了我的話又吃了一驚。

「我不打算呆在這裡，我想去利沙角找我的內人。」

「啊！原來是你！你是不是沃金人？你不是在衞橋遇害的嗎？」

我也知道了對方是誰。

「啊！你不是走入我家的那位砲兵嗎？」

「喔！幸會！幸會！我們又相會了！」

我們二個人緊緊地握住了手。

「火星人來的時候，我躲進下水道中，等他們走了以後我才逃到沃爾頓。」

「以後再看到火星人嗎？」

「他們到倫敦去了！在那邊他們可能建造了一個很大的根據地。晚上漢普鐵方向會發生很大的亮光，好像一個大都市那樣明亮，他們在那明亮的光中活動。

對了五天前，他們之中有二個人搬動很大的東西。

前天晚上，有個東西浮在空中，他們很可能製造了飛機，做了飛行的練習。」

「飛行？在天空中飛？」

「對啊！在空中飛啊！」

「那麼我們人類完了，他們能飛的話，他們什麼地方都能去，我們不都是完了嗎？」

「是啊！人類已經完了，我們被火星人打垮了，徹徹底底被打敗了！」

砲兵以斷然的口吻答話，接着又滔滔不絕地說：

「一切都完了，雖然他們之中的一個被我們擊毀，可是其他的都是好好的，他們已建立了强大的基地，征服了世界第一大强國。

在衞橋被打中的那一個是偶然的巧合，現在活動中的火星人不就是首先來的那一批嗎？

你看！他們還會陸續而來，這幾天雖然沒有綠色閃光的流星到這裡來，可是每天晚上，

一定在地球上的某個角落着陸，如果眞的是這樣的話，我們怎麼辦呢？」

我對於他的話不作答，也沒有辦法想出說服他的話。

「這不是打戰。根本不是打戰。好比人和螞蟻能打戰嗎？」

忽然我想起了在奧格比的天體觀測所過夜的事情。

「火星人只發射十發的火箭，以後就沒再發射。至少第一個火箭着地以前，並沒有再發射的跡象。」

「你怎麼知道呢？」

我詳細的告訴砲兵，我在天體觀測所觀測的結果。

砲兵想了些時候才說：

「可能是它們的砲發生故障，可是你要知道，它們會馬上修好，再發射出火箭來。」

「火星人究竟要怎樣處置我們呢？」

「這個問題，我也想過了，在衞橋之後，我也去過南方，我親眼看過在各地發生的事情。大多數的人只會哭泣，叫喊，什麼都不會做。

我最討厭哭泣，叫喊而不做事的人，我不是一個做裝飾品的軍人，該死的時候就死，該

活的時候就活，會動腦筋，臨機應變的人，才能化險爲夷，衝破困難，出生入死。

所以我也動過腦筋，我想大家都到南方去了，南方一定不久就會缺乏食物，因此我向相反的地方逃難，就是說故意走到有火星人的地方。

一路上到處都是充滿餓死的人，和踩過屍體逃命的人群。」

砲兵說累了，於是沉默了一些時候。

砲兵的計劃

砲兵又開始說話了，可是口氣不太自然。

「老實說，這地方還有糧食，在店裡有罐頭，葡萄酒，威斯忌酒……都有。

話再說回來，

火星人逮人，可能是做他們的糧食，首先他們攻擊。輪船、大砲、教堂、鐵路、軍隊、警察等等。

這些目標很輕易地被它們擊毀，然後他們想做什麼呢？下一個步驟當然是有計劃的捉人。

把肥嫩的人類，捉出來關進籠裡，做爲它們糧食的儲存。雖然它們還沒做………。」

「廢話！它們不會做這事情！」我反駁說。

「他們還沒有做，而不是不做，因爲現在還忙着，沒有時間去逮人。

他們正在做各種東西，爲他們將要來的同伴準備。所以這幾天沒有再發射火箭來。

我們人類再掙扎也沒有用了。想用炸藥炸毀它們，根本無法做到。

最好不再慌慌張張，做這做那的，我們最好的辦法就是適應這新環境求生存。

人類從來的想法，都市、國家、文明、進步，已經完了，因爲人類已在這場戰爭打敗了。」

「照你這樣說，我們活着還有什麼用呢？」

砲兵看了我許久再開口。

「嗯！對上流社會的紳士，當然沒有生存的意義，高尚的音樂會也沒了，藝術品的畫廊、博物院、戲院、高級餐廳……這一些高尚的社交場所都被消滅了，你們這些上等人當然活着也沒意思了！」

「就是說！」

「就是說，像我這種人才適合生存，活着留子孫啊！

我無論如何要活下去，我不容許人類被消滅殆盡！

我絕對不讓火星人抓到我！我絕對不讓他們像餵牛那樣養著我，我絕對要逃出它們的魔掌。」

「那你—眞的要——。」

「對！我要幹到底！我已經擬好了計劃，

我們人類雖然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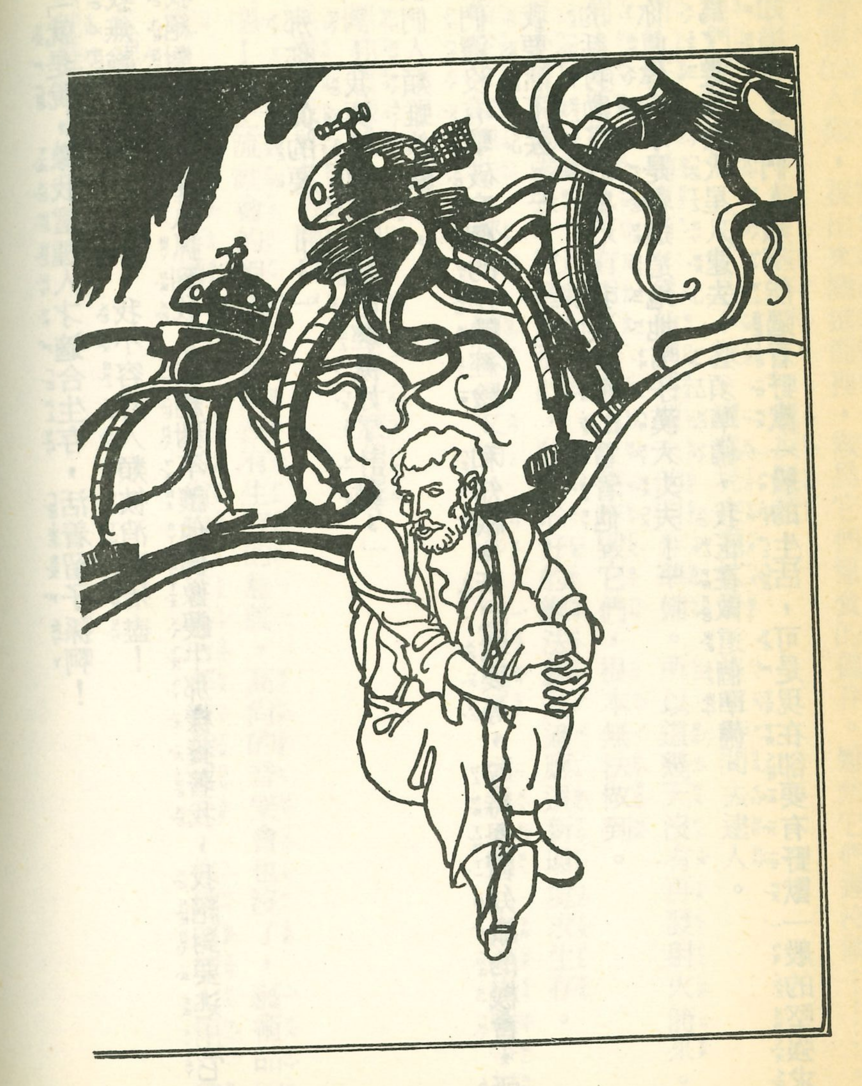
我們還沒有擊破它們的作戰經驗，和知識。所以我要等，等待學習知識的機會，所以無論如何我要活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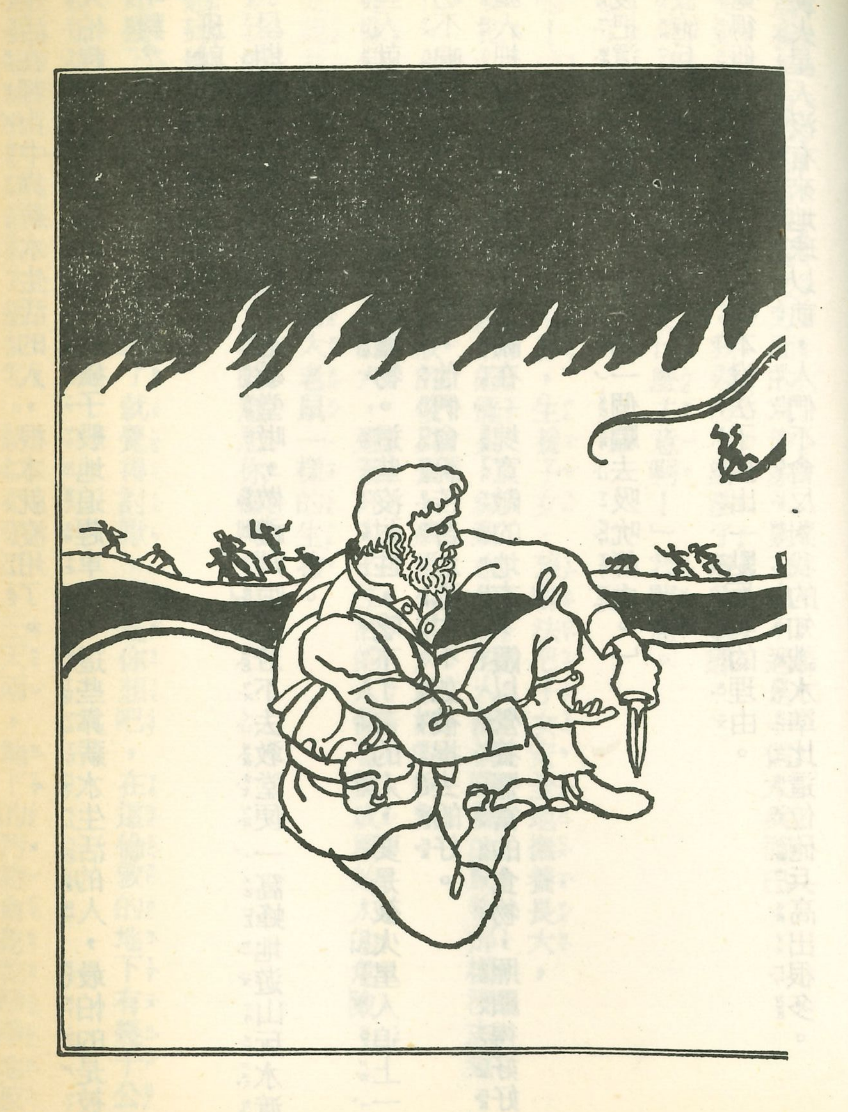
他的話打動了我的心，我很羨慕的看着他。

「你眞偉大！是個道道地地男子漢大丈夫！」

「爲了避免被火星人逮去，必須準備，我正在做這個準備。

你知道嗎？我們人類不能過着野獸一般的生活，可是現在卻要有野獸一般的堅強求生能力。





像生活在都市中靠薪水生活的人，根本就沒用了。

每天怕趕不上通勤的車子，像瘋子般地追趕車子，這些靠薪水生活的人，最怕的是被免職，對不對？

一下班就飛也似地趕回家。

到了星期天，因習慣成性，上教堂啦，做禮拜啦，若不去教堂便一窩蜂地遊山玩水渡假去了。

這些人就是火星人最喜歡的獵物。這些沒耐性，吃不了苦的人，要是被火星人追上一星期，不吃不喝的話，一定會投降，他們會說苦苦地逃亡不如被捉去的好。

火星人把他們捉了以後，會關在一塊寬敞的地方，餵以營養豐富的食物，照顧得好好地。

最後把這些人養肥了，才一個一個騙去吸吮鮮血。」

我被砲兵的雄辯迷住了。

我覺得他說得蠻有道理，根本沒法子找出一點反對的理由。

假使火星人沒有來地球以前，人們不會反對我的知識水準比這位砲兵高出很多。

因爲我是有名的哲學論文方面的寫作家，對方只不過是一個大兵而已。

可是這位砲兵已經把握住了我還沒有辦法了解的事態。

「你現在在作什麼？打的是什麼主意啊！」我問他。

他頓了一下才說：

「嗯！這樣吧！我們力求生存，生養子女，想辦法把子女安全地撫養長大，

不要把他們養成像靠薪水生活的懦夫，靠薪水生活的人像被馴養的動物那樣沒志氣，過不了幾代，他們會變成有豐富血液的傻瓜蛋，成爲火星人最好的飼料。

可是像我們不被火星人逮住的人，過著野人的生活的人便有變成原始人的危險。

就是說我們會退化到野性的大老鼠一樣的生物。

於是我們被迫過地下生活，我的意思你懂嗎？」

我想到地下的下水道。

「不知道下水道的人，一定會聽了就覺得討厭，可是你想吧，在這倫敦的地下有幾十公里，不！幾百公里的地下水道橫亙着。

可是現在倫敦已經沒有人居住了。所以下了二、三天雨，地下的污物會乾乾淨淨地被雨

水沖走。

到那時候下水道的水管也夠大，通風也良好，不是可以成為很理想的住家嗎？下水道之外還有地下室，甚至有地下鐵路，住的問題不也就解決了嗎？

我的意思你漸漸明白了嗎？

以後我們來組織團體，我們選擇身體健康，心地善良的做為團體的成員。

好吃懶做的傢伙我們不要，就讓他們去自生自滅好了。

只選心身健全的人組織團體，這樣的團體會在各處成立。我們的團體的生活區是倫敦市地下，為了不使火星人發覺，我們必須建立哨崗。

我們一方面過著安全的生活，一方面用功讀書，因此我們必須收集大量的書，例如，科學、思想等類的書。

我們須要觀察火星人，在適當的時機放出偵探，打聽火星人的動向。

最後我才出去，故意讓他們捉住我，我有辦法使他們相信我不是他們的敵人。

等到他們放心的時候，趁機潛進那個戰鬥機械裡面，學習操縱的方法，我再回來訓練我們的青年，使他們也能操作那機械，然後乘他們沒注意的時候，偷上戰鬥機械，最少也要偷

到四、五輛，開動以後就向火星人攻擊，向火星人的機械發射熱線。

你想想看吧！縱使只能奪取一台戰鬥機械也好，儘情的向火星人展開攻擊，放射熱線，這是多麼愉快的壯舉啊！

火星人一定會驚慌失措，不知怎樣才好呢？

火星人會馬上爬進戰鬥機械，想還擊過來，可是他們的機械早就被我的手下破壞內部機關，怎麼也開不動。

當他們急得發瘋的時候，我用熱線一個一個地照射他們，他們一瞬間變成火柱，燃燒起來，而且爆炸起來成了一團火。

你說，這不是件痛快的事嗎？

這樣我們又從火星人手裡奪回地球的控制權。」

砲兵高人一籌的想像力和勇氣、智慧，使我佩服得五體投地。

我們在草叢中，談了好久好久。

後來我們防備著火星人，和砲兵一起退回砲兵躲藏的地方——巴多尼高地上的房屋。

玩撲克牌

砲兵睡覺的地方在這家房子的地下室，存放煤炭的地方。

砲兵在地下室已挖通了有十公尺深的坑道，這個坑道花了他一星期的時間。他的目的是一直挖到街上的下水道，和下水道連接起來。

看看這坑道，我立即發現，要是我一天就可以挖得比他長，我覺得這砲兵的夢想和能力之間有很大的差距，因而引起我的不安。

可是我仍相信他，所以同他挖坑道一直到午後。

流著汗，邊挖邊檢討他的計劃，使我發覺更多的疑點。

例如說：從地下室到下水道的距離有多長？方向有無錯誤？等等。

最使我不解的是，我們大可以從街道上的豎坑下去下水道中，再從那裡朝著屋子的方向挖過來才合理，可是他却沒這麼做。而且有什麼必要開這麼長的坑道呢？

選擇這麼不方便的地方挖坑道，簡直是浪費精力、體力啊？

我想來想去想著很多問題的時候，砲兵終於開口了。

「今天已挖了不少，休息一下吃飯吧！」

我已厭倦這個工作因此我馬上同意他的建議。

砲兵不知怎的變得很慷慨，吃過飯以後不知從那裏摸來卷香菸，說：

「這裏也有香檳酒，可是我們的前途還很長，所以今天好好休息，爲你來而慶祝慶祝！」

砲兵好快活地拔起香檳酒蓋，倒酒碰杯來慶賀，飯後砲兵又提議玩撲克牌。

於是我和他玩了一陣橋牌。

我們二人馬上熱衷於玩牌，玩過撲克牌後再玩西洋棋。西洋棋是我的拿手，玩了三盤，三盤都是我贏。

人的心理好奇怪，當全人類快要滅亡的當頭，竟然還有玩牌，下棋的閒情。要是正派一點的人聽到了，一定會說我們是無可救藥的蠢東西。

可是我覺得一生中玩牌時沒有一次比得這一次愉快。

我們儘情地玩牌，一直玩到深夜。

深夜我們才吃了遲來的晚餐，砲兵豪飲了一瓶香檳酒。

我取了一隻捲菸，上樓到屋頂小樓看看，因爲砲兵說：晚上在高地上可看見那不可思議的綠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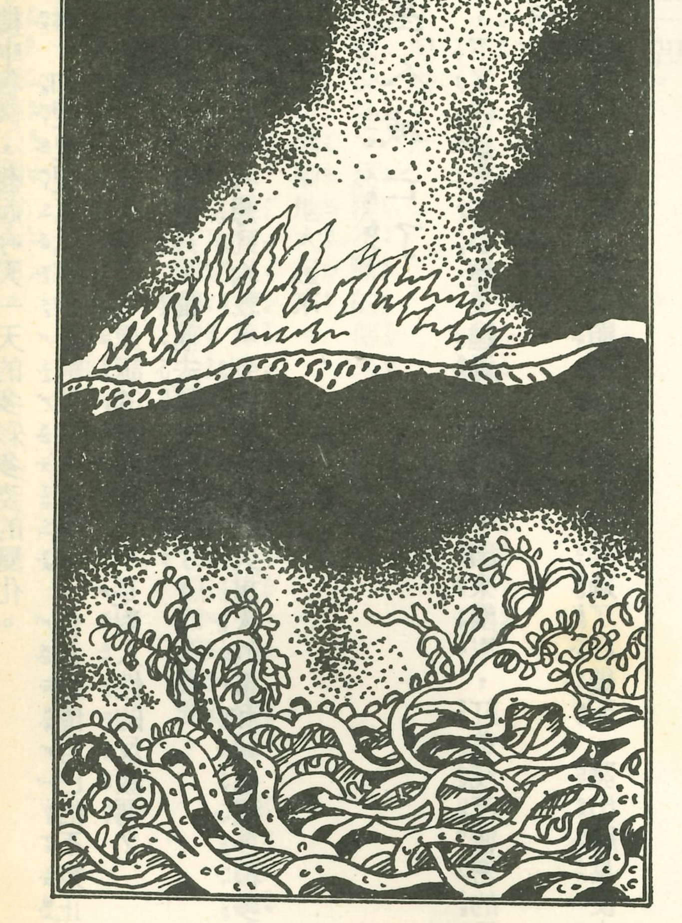
北方的山丘上黑漆漆，什麼也看不見，劍森頓附近卻燒得通天紅紅的。

倫敦市區大部份也是暗暗的。

我在近處發現了奇怪的光芒，淡紫色的光，被風吹得搖來搖去。

我看了很久，也不知道是什麼。後來才想到，那可能是紅草發出來的光。

想通了以後，更覺得自然力量的奧妙。



我舉目望天，西方的天空高處火星紅紅地懸掛著。

我待在屋頂小樓中很久，想起今天一天的多彩多姿的變化。

在旅館中的祈禱，和傻裡傻氣玩牌的事情使我有些氣惱。使我厭倦自已的不夠正經。

忘了最愛的人－內人－，這不是不可原諒的錯誤嗎？不是對人性的反叛嗎？

只管吹牛，而毫無實行力的砲兵，讓他去醉生夢死好了。

我下了決心要和他分開，我想到倫敦，到倫敦去探知火星人的事和其他很多很多我想知道的事情。

火星人滅亡了

我和砲兵分手，下了丘嶺上的小屋，越過泰晤士河，出來南岸，紅草茂茂密密的長在南岸一帶，可是葉面已生出許多白色的斑點。

走到弗洛姆街，看到了好幾具屍體，顯然這些屍體已經過了好幾天，發出腐臭使人作嘔。

附近出奇的寧靜。

無論是店舖，住家，門一律都關得緊緊的。可是酒店，食品店的門窗却都被打得稀爛，店裡的東西被洗刼一空。

走進倫敦市內，越覺得森閉無人，連一點聲音也沒有。

南劍森頓區內並沒有發現屍體。

可是我卻聽到了怪異的叫聲，那叫聲很小，小得幾乎聽不見。

「嗚啦！嗚啦！嗚啦！」

好像如訴如泣的啜泣聲，反覆不斷的傳來。

向北沿路而走，那聲音漸漸地大起來。

如有高大建築物擋著的話，聲音又好像小了下來。我走近艾比森道時，聲音又變大了。

我覺得好奇怪，便停了下來，往劍森頓公園窺視了好久想知道聲源。

「嗚啦！嗚啦！嗚啦！」

好像不是人的聲音，可是那是一種悲嘆的聲音，

我鼓足勇氣，走近海德公園的方向。

路兩旁的大邸宅，都是空空的，靜靜的，只有我的腳步聲引起了迴響。

走到公園大門口，一輛公共馬車翻倒在那裡，車旁散亂著馬的骸骨，馬屍的肉，好像被尖而硬的嘴啄食掉，留下一堆的白骨。

我走進了公園內，到了沙使泰池旁，那異樣的聲音又大大的傳進來。

我回頭環視四週，卻看不見任何東西。

只聽見那悲鳴哀叫聲足夠使我的心情沮喪。我頓時覺得很疲倦，腳酸手軟，肚子也餓了，口也渴的厲害。

早已過了中午，為什麼我一個人在這死氣沉沉的街上走路呢？要徘徊到何時呢？

我心慌意亂，忽然覺得無法忍受孤苦伶仃的孤獨感。

我又走出公園大門，轉入牛津街，又見到了許多具屍體零亂地橫在街頭。

從建築物的地下室排氣孔，溢出了好難聞的臭味。

我繼續走下去，口渴得更厲害。

好不容易發現了一家飲料店，我撬開門鎖，強入裡面，好在找到了不少飲料和食物。

吃過以後，所有的疲勞一時間統統湧上來，使我動彈不得，把身一橫倒在沙發上，呼嚕嚕地進入了夢鄉。

不知睡了多久，我醒來的時候，那怪異的悲叫聲還隱隱約約的傳過來。

時已近黃昏，我把店內的餅乾和乾酪裝滿了口袋，又走到街上。

我走入倍佳街的寧靜住宅區，又轉向李仙公園的一端。

在這裡我發現在遠處的大樹旁，背着夕陽高高地站立著火星人的大圓蓋，那怪異的悲叫聲就是從那裡傳來的。

我看到火星人的大圓蓋，我一點兒不害怕，因為我想一定會發現他們，所以當我看到的時候覺得很應該。

這些火星人的大圓蓋，其實都是它們的戰鬥機械，三隻腳的大怪物翻倒在地上的，也有的蹲在地上的，它們都靜止不動。

為什麼呢？為什麼不動呢？為什麼悲悲哀哀的叫著呢？為什麼呢？

「嗚啦！嗚啦！嗚啦！」

聲著那單調的悲鳴聲，使我的頭腦好生錯亂。

也許我太過疲勞而對恐怖感有些麻木，也許我想知道那悲鳴聲的來源的好奇心，驅走了我的恐怖，所以我一點兒也沒有生起過害怕的心。

我稍走回頭，走出公園，順着公園周圍的路走了過去。

走些時候，忽然一群狗兇兇的吠叫起來，仔細看時一隻狗咬了一片紅色的腐肉跑了過來。

從那一隻狗的後面跟來一群兇巴巴的野犬。

走到地下鐵路的入口處，碰上了火星人的工作機械。

首先我以為是房屋塌下來，機械的各部份撞壞的撞壞，扭曲的扭曲，軀幹部份也撞壞，不再有原來的面目。

我想工作機械盲目的撞上建築物，被建築物反彈下來，而壞掉的。

因為夜幕低垂，只見座位上沾了不少鮮血外，並看不見火星人的屍體，也看不出來它們被野犬襲擊的模樣，因為在座位上並沒看到被狗咬食過的火星人軟骨。

「怎麼搞的呢？怎麼變成這樣的呢？」

我覺得好奇怪，可是繼續向前走，一會兒又看到了一具火星人的機械站立在林木之間。

那機械面對動物園而站著，位置恰好在公園中間。雖然是好好地，可是卻一點也不動。

再走過去又碰上了血紅色的火星草，這些草茂茂密密地蓋覆了李仙運河。

走過運河上的橋過去就聽不見那「嗚啦！嗚啦！」的悲叫聲，好像忽然間停止悲叫似地

，四周頓時歸於寧靜。

好可怕的靜寂，使我心裡發毛。

昏暗中看見建築物悄然排列著，公園的樹木也黑黑地反映在朦朧中。

夜色漸深，快到伸手見不到五指的時候。

實在說也奇怪，當那火星人「嗚啦！嗚啦！」地叫聲還在悲鳴似地叫時我還可忍受孤獨的寂寞，而覺得倫敦還有一點兒生氣。

可是一旦聽不到那聲音時反而使我害怕起來，我覺得倫敦好像一座大墳墓，許多幽靈從四方八面在凝視我，白色建物的窗戶好像骷髏的眼睛望著我。

我喪失了繼續前進的勇氣。

我跑向基邦的方向。

路上看到公共馬車招呼站，急忙跑進藏身。

躲不到天亮，我又有勇氣了。

我又跑回去李仙公園的方向。

天漸漸地亮起來。在小山丘上我又看見火星人的機械，那機械和以前看過的二具一樣，

一點也不動，靜悄悄的站立在晨曦中。

我忽然被一股莫明其妙的衝力驅使，衝向那具火星人，想和他拼個你死我活。

我想早些死了倒痛快。

我奔向火星人機械，越跑越快，靠近火星人機械時，從機械中飛出來一大群的烏鴉，「嘎！嘎」叫著在空中盤旋。

我興奮極了，我奮不顧身地直奔過去。

丘嶺上隆起了一堆土，像一座小山，並築成四方的土堡這是火星人所築的最後一個堡壘。

從隆起的土堆那邊，冒起一道很淡薄的煙。突然從土堆裡跳出來一條狗，急忙跑到別處去了。

剛才我的腦子裡有一個預感，我覺得他們都死光了。果然不錯，從這具戰鬥機械中，伸出來那火星人的褐色觸手，軟綿綿地垂在圓蓋外面。許多烏鴉爭啄著那觸手。

我跑到壘上，方形堡壘的內面可看得很清楚。裡面好寬好大，巨型的機械，好多的機器散亂在壘中的各地方。

在散亂的機械中，躺著不少像章魚一樣的怪物，被太陽晒得乾乾地。

火星人是被地球上的細菌侵襲而死的。他們像紅草一樣，都被細菌侵食而死。

我們人類，早已被細菌攻擊了好幾千年，也被奪去了不少的生命。

但是人類在和細菌抵抗中，得到了抗力，足可抵禦地球上的細菌。

可是生活在沒有細菌的火星上的火星人，一到地球便被細菌附着，各種的細菌附上了他們。

因為他們沒有抵抗力，所以細菌慢慢地吞噬他們的健康使他們走入死亡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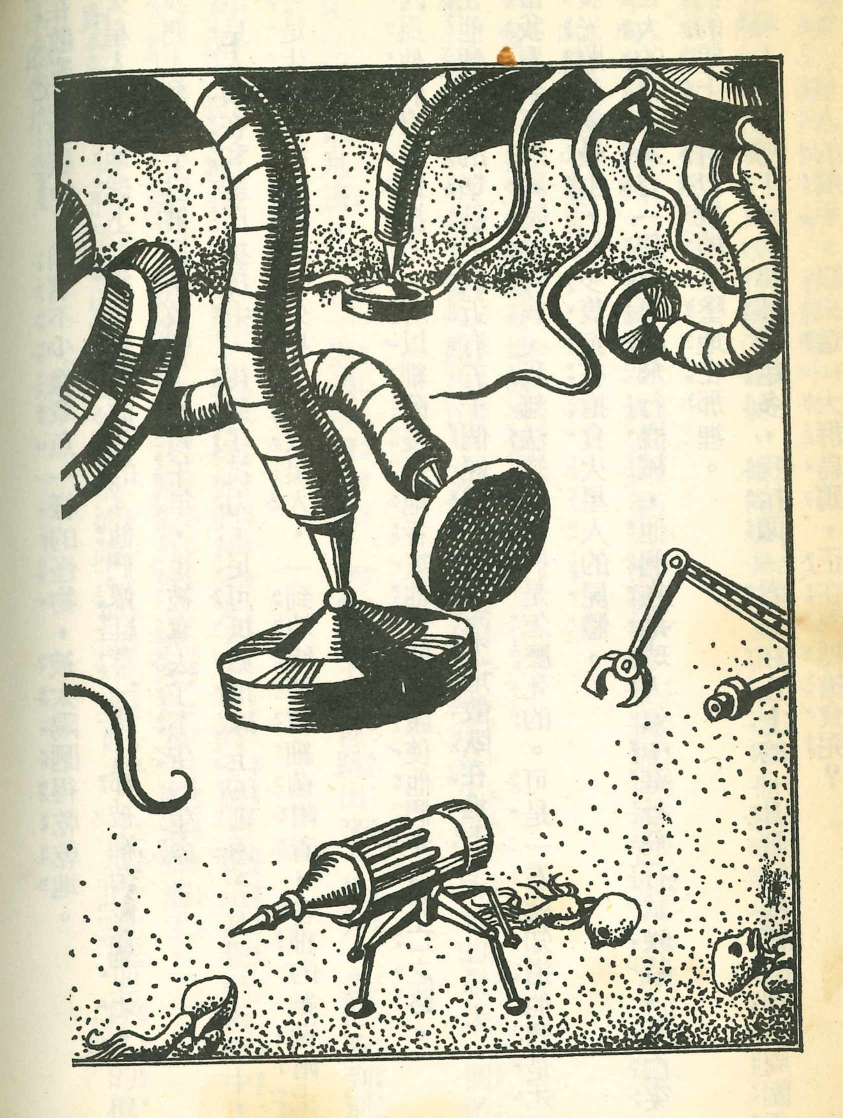
在他們建築的堡壘中將近有五十個屍體，東倒西歪地散臥在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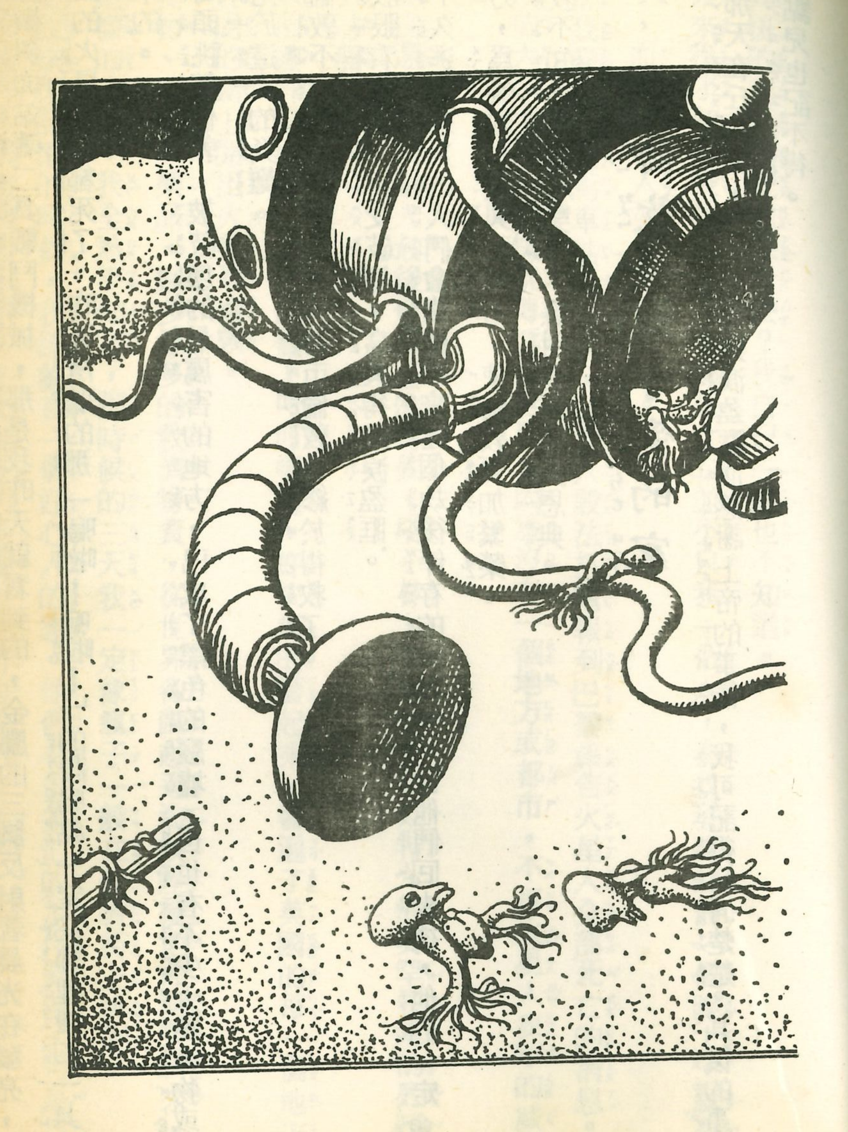
當我看到那些屍體的時候，我無法知道他們是怎麼死的。可是一看就知道他們是死了。

晨光照在堡壘中，好多隻狗在搶食火星人的屍體。

巨大的窩窿邊有一架扁平的飛行機械，他們在地球大氣中進行飛行試驗時，死亡突然臨到他們的頭上，所以飛機就墜地在那裡。

「嘎！嘎！嘎！」烏鴉越聚越多，我抬頭一看，在丘上的一具戰鬥機械的圓蓋周圍垂下了好幾隻火星人的觸手。原來這一大群烏鴉，正在那裡搶食呢？





丘嶺斜面站著二具戰鬥機械，那是我昨天就看到的，金屬的三腳反射著晨光在發亮，可是裏面的火星人卻都死了。昨天所聽的那「嗚啦！嗚啦！」的悲鳴聲一定從那裡邊的一具中發出來的。

回頭眺望倫敦，被破壞的最厲害的地方，已成了黑色的廢墟。但也有不少大建築物或民房幸免於這次的災難。

倫敦不會再受破壞了，大都市倫敦！終於得救了。

我眼看倫敦不再受破壞，高興得熱淚盈眶。

不久逃難避災的人們會陸續回來這個劫後倖存的大都市。當他們回來後，他們一定會同心協力，為倫敦的復興而努力，使倫敦更加繁榮。

我不知不覺擧起雙手，感謝上帝的大恩典。

從倫敦回到可愛的家

那天在丘嶺上，我感動得熱淚盈眶而感謝上帝的事情，我可記得清清楚楚。其後的事情我一點兒也記不得。

其後的三天我究竟做什麼？我自己一點也不知道。

後來我才知道發現火星人全部死亡的並不只我一個人，在我發現的前一個晚上，就有人發現了，而且好多人發現這個事情。

當我躲在公共馬車站的時候，就有人設法打電報到巴黎報告火星人全部死亡的消息。

這個大好消息，很快就傳遍全世界，因為沒有一個地方或都市，不再火星人攻擊的威脅中。

當我還站在火星人最後堡壘上的時候，塔不林，艾丁堡曼徹斯特，伯明罕各地的人已經知道了這個事情。

兩個禮拜沒響過的教堂的鐘，叮叮噹噹，好快活的響起來，響遍了英國的每一個地方。

近處的鎮上開出火車到倫敦。

食物、衣物、藥品、好多好多的救濟物資，從世界各國越過海峽陸續地運到英國來。

這樣的事情，我全然不知道，那時候的三天我一定像瘋子一般在倫敦街上徘徊。

當我恢復記憶的時候，我卻躺在一個好心人的家。他們有很多忙的工作要做，可是為了我，他們放下一切熱心地看護，使我恢復了意識，他們的親切，有如一家人那麼體貼。

我恢復了健康以後他們告訴我關於利沙角的事情。利沙角已完全被火星人破壞掉了。

我在這一家待了四天。

我一直想着我的內人的事情，我想着過去的幸福的時光，我迫切希望再看到我的家，縱使一片磚瓦留在地上，就是我的家我也想看。

這一家人很有同情心，他們極力留住我這個已經變成孤苦伶仃的人。

我歸心如箭，從心底說出我的謝意，辭別了這一家熱心腸的人。

倫敦街上漸漸地復甦起來，已有不少商店開始營業。

太陽和煦地照着，到處都明朗快活，不論那一條街或小巷都充滿了活力。根本不能相信曾經遭受大浩劫的事情，更不能想像曾經被殺害過幾成倫敦人口的。

雖然倫敦市充滿了活力，但是一路上所看到避難回來的人們的臉色，還是不好看，衣服也破爛不堪。眼眶深陷，但是眼光卻亮着希望的光。

教堂的委員們，不分是誰，分手發配麪包給過路的人食用。這些麪包是法國政府送來的。

胸部帶著白色徽章的臨時警官站在街道擔任警戒，可是他們都是瘦瘦的，毫無生氣。

滑鐵盧橋上，還有許多紅草蓋覆在上面，在橋墩上貼著一張海報。那一張海報用一枝木棒緊緊地壓住，好像怕被風刮走的樣子。

那是一張通告每日郵報復刊的海報。

我買了一份報紙，報紙上空白的地方比有記事的地方多。內容不過是簡略地報告這一個禮拜中所做，有關火星人的報告而已。

到了滑鐵盧火車站，火車已通行了，而且免費運送返鄉的旅客。

火車載著返鄉客，在臨時架設的軌道上慢慢地駛過去。

鐵路兩旁的房屋都被燒得焦黑。

恩布頓徹底地遭到破壞。

火車再駛過去時，在遠遠的地方看到了第六個火箭。火箭周圍站立了很多看熱鬧的人。

工兵很忙碌地在那裡工作著。

到了白弗利車站，我聽說沃金火車站還在修理中，所以我就在白弗利下車，然後走向梅培里的路。

我又走到砲兵和我遇見三個騎兵說話的地方。也走過大暴風雨的晚上，火星人向我走過

來的地方。

我受好奇心的驅駛，走入岔道的樹林中，我再看到我開過來的二輪馬車翻倒在那裏，可是馬屍已成了白骨一堆。

不久我走出了松樹林。

我家立刻現出在我眼前，我的心忽然起了希望，可是瞬時成了幻滅。

門已被撬開了，一定有人侵入。

二樓書房的窗戶，還是敞開的，窗簾迎風而招搖著。那是以前我和砲兵窺視外面的地方。

我搖搖晃晃走進屋子裡，樓梯的地毯有一個地方起皺，那是大風雨晚上全身淋濕的我坐下的地方，已變了顏色。

上樓到書房，桌上還擺著，第一顆火箭降落晚上寫了一半的稿紙。

我又下樓到廚房，雖然有麪包和肉，但都已腐敗了，一隻空啤酒的瓶子滾在地上。

啊！那麼渴望看一看我這可愛的家，可是為什麼這樣使我傷心呢？

抱着希望回來，我得到的是什麼呢？不過是一場虛幻的夢！

這時發生了奇蹟！我聽到了有人在講話。

「沒用啊！這屋裡沒人啊！這十天根本沒人來過。要是在這裡，只有增加痛苦而已啊！」

我吃了一驚！難道是我自言自語？

我趕忙跑到窗邊看出去！

我內人和堂弟，竟站在那裡！

內人看見我時，發出驚呼聲！

我連忙跑出去緊緊地擁抱我親愛的人！

尾聲

要結束以前，我要將有關火星人的事情，分別就學者研究的，和我調查的再說一說。

檢查火星人屍體的結果，並沒有發現地球上以外的細菌。就是說他們並沒從火星上帶來任何菌種。

發生可怕效果的黑氣成份，學者仍分析不出成份來。

黑氣發射後，學者將殘留的黑粉，以分光器分析的結果發現有綠色部份，而綠色部份有三條斜線且有强光。

因此學者斷定火星上有地球上所沒有的原素。

熱線放射器的構造原理，還是個謎。

不過要緊的是火星人可能在攻擊地球的事實，可嘆的是留意這點的人卻很少。

火星人一定會一而再的反覆攻擊地球的冒險。因此我們必須充分戒備。

有個天文學者說，火星人已經很成功地登陸金星。

因爲在七個月前，金星，火星，太陽恰好排成一直線。那時在金星表面發現有怪異的强光。

在這二顆行星發現的現象，無論在形象，性質都很相像，因爲都顯在照相的上面。

火星人的尖兵到過地球，可是失敗了，所以他們再重新計劃，重新佈置，選擇比地球安全的金星做殖民地。總而言之，這次火星人的進攻告訴我們，我們這地球在宇宙中已經不再是個安全的地方，說不定從別的星球，什麼時候會遭受攻擊是很難講的。

不過這次悲慘的經驗告訴我們，我們須關心地球以外的宇宙空間的事。

我們一直以爲這宇宙中除了地球以外沒有生命，可是我們錯了，生命在別的行星上也是存在著。

火星人能到達金星，我們人類爲什麼不能呢？

太陽有一天會冷却。

要是這樣我們就不能再住在地球上，我們也會像火星人冒險到別的星球去找住家。這不是不可能的，而且相信是爲期不遠的事實。

（全文完）

解說

宇宙人來過地球嗎？
火星上有生物嗎？

威爾斯在這篇小說的末後說，天文學者觀測到火星人成功地着陸金星的事情。而且說企圖征服地球失敗的火星人在金星上找到較安全的殖民地。

西元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蘇俄的無人金星探測器八號，發射後經過一百十七日的飛行，終於七月二十二日降落在金星的白天面，經過三億公里的飛行人類的飛行器具終於到達目的地。

早在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五日，金星七號也成功的着陸在金星，所以這是第二次的成功。

關於金星，火星，在這一系列「少年少女世界SF文學全集」中有不少譯者寫過解說，我們只簡單的表列一下，做大家的參考。

「星際獵奇」有關金星的解說
「火星人之謎」——火星
「太空船中的醫生」——太陽系和著名的美國火箭專家馮布朗的火星旅行計劃。
「從宇宙來的少年」介紹來自宇宙的生物訪問地球的記錄。
「月世界奇聞」介紹月亮。

我在這章介紹一下有關火星的最新消息。

「火星仍是一顆活的星球，很有可能生物的存在，這個學說好像死灰復燃地被關注，討論起來。」最近的報紙已大大的報導這個消息。


威爾斯寫作時的寓所

火星上有生物生存說重被重視是因為美國的火星探測船九號和蘇俄的二號、三號在火星周圍上空轉中傳回來的訊號上所得的情報為依據的。這些訊號的資料供給科學家最新的知識。

美國瑪利娜九號太空船在火星南極上空測得有水蒸汽，因此說火星上有水，有水就有生物存在的可能性。

又有些美國的地質學家說，火星在很早的時候，可能有海洋的存

在。

瑪利娜號送回來不少的照片，其中有一幅火星上的「智多奴斯湖」上照的很大面積的山谷照片。

好幾百公里的大山谷的兩側，好像蜈蚣的足一樣出出入入，從這形像看來，那像蜈蚣的足的部份一定是河流的支流，那些蜈蚣足一般的痕跡一定是因水的侵蝕而引起的。

有了水的侵蝕，一定也有海洋的存在。

要是火星上曾經有過水，但究竟的真像，還是不大清楚的。

火星上在很早的時候有水，或有海，說不定也有過生物。「現在雖然沒有水，可是很有可能有些漸漸適應無水也能生存的生物，延續生命到現在也說不定。有些學者根據這一點學說而說：

「到現在我們討論的事是火星上適不適合生物生存，可是從現在起是我們要找看看火星上有沒有生物。」

◎火星人的人工衛星

火星有二顆衞星，但是都很小，一叫法波斯，一叫戴莫斯。瑪利娜九號探測到的結果是這樣的。大一點的法波斯的直徑（東西）約四十公里，小的戴莫斯約二十一公里，由此可見這二顆衞星是多麼小。

這二顆衞星在公元一八七七年被美國人發現。

可是出乎意外地有人說比這還早一五〇年前，就有人寫這二顆衞星的事情。

他的名字叫瑞福多，就是寫「戈利巴旅行記」的作者，鼎鼎有名的瑞福多。

「他對古代的學問，古書，記錄都很有興趣，所以他遍查古代文獻時，發現有關火星的二顆衞星的事情，而發表出來。」

這是多麼有趣的事情啊！

少年時代的威爾斯（10歲）

瑞福多是十八世紀前半的英國人，他說從古文獻中發現有關火星衞星的記錄，顯然在瑞福多以前就有人知道這二顆衞星的存在囉。

話再說回來，在數年前有一位依屋仕夫。肅克路斯基的蘇俄天文學家，曾經發表比神奇小說更神奇的推理出來。

他說：「法波斯是在幾百萬年前，有過高度文明的火星人製造的人造衞星，裡面是空的火星人知道他們遲早會滅亡，所以建造一個或二個衞星當做他們的圖書館或博物館，留給後世的人，讓後世的人能夠發現他們也有過輝煌燦爛的高度文化。」這就是這位蘇俄天文學家的推理。

這個推理，眞是給神奇小說家一個很歡迎的題材。

採用這個說法的二個美國有名的作家，又是天文學者，沙崗和著名的科學記者雷納多更進一步地說：

「這種說法雖然是一種小說式的想像，要是正面談論它未免有些異想天開，可是也不能一笑付之爲空思妄想。

火星上也許在很早的時候，有過生命，有進化，在好幾億年前到達文化的最盛期，這種想法，決不能斷定是小說家的空思妄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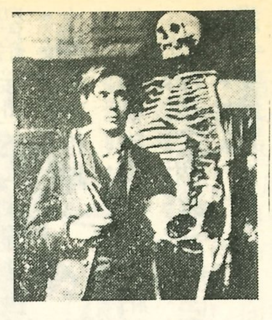
宇宙人和核爆

照上節的推論來說，從幾千年前或許更早的過去，一定有火星人或宇宙人來過地球，這種

說法也是會成立的，更不能以空想來處理這樣的說法。

我們地球的人到現在才有辦法到月球訪問。要是我們能飛越太空，到別的星球，那麼比地球進化更早的，文明更高的宇宙間文明人難道就不能來地球嗎？

根據古代世界的傳說和記錄，考古學上的發掘，遺跡，越是去查，越是去探求，越可發現許多不可思議的謎樣的問題。



青年時代的威爾斯（19歲）

散落在世界各地的謎題，要是個個把它連接起來，很顯然的使人相信，在老遠的過去，宇宙人已經來過地球，而且他們來過以後也傳授我們高度的技術。

在這種假設之下，已有不少學者，盡量地去搜集證據，解讀，要究明這問題，而這樣的學者也日漸增多。

古代印度的戰爭敘事詩「馬哈巴拉多」在紀元前就已存在的這部詩上，已經描寫像原子彈爆炸一樣厲害的兵器的事情。詩裡說：

「這炸彈可破壞全宇宙，爆炸的瞬間，天上有如一萬個太陽那麼大的光，隆起龍捲風，黑雲呼嘯而上，因爲這個爆炸全世界都熱起來，城市燃燒，象被燒死，戰車成灰。」這景象不是核子爆炸是什麼呢？

而且詩裡說，爆炸之後士兵們急忙到河流裡洗衣，沐浴洗淨武器。這不正是說他們在洗淨放射線的污染嗎？

這高性能的武器，在南美，愛爾蘭都有被使用過的跡象。在愛爾蘭從事考古調查的結果發現，古代城牆的花崗石曾經被高熱度熔解過。

還有，紀元前二千年起至紀元前一千二百年間存在過的哈帝王國（現安卡拉附近）被原因不明的非常高溫度消滅其存在，這個事情是發掘其廢墟時才被發現的。磚瓦造的房屋已熔解成紅塊。

宇宙人和飛碟

古代印度的傳說，古愛爾蘭的神話中，都有類似現代的火箭，太空船，飛機的機器出現。

另一部印度古代敘事事「啦—馬—耶那」上有一段描寫載人的「車」，發出轟隆的大聲飛上天空，當這部車在高空飛行時，天空中閃閃發亮。或者被描寫像慧星飛行那樣。

這不像火箭發射的情形嗎？

詩裡面還說：這飛空的機器是黑色的鐵製成的，有許多複雜的裝置，機關部有一隻象的大小，靠這一隻象大小的機關開動。

世上看過飛碟的人不乏其人。

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六日夜，在南美巴西利奧市附近上空出現編隊飛行的飛碟。

當夜，利奧市的郊外球場有二千觀衆在觀戰足球賽。在球場上空出現了一個飛碟母船，帶了七個飛碟，不聲不響飛過來。一時全球場上的觀衆嘩然，廣播記者不再報導球賽實況，爭著報導飛碟的消息。

關於飛碟的事，古代的書上也有記錄，在十三世紀，英國修院的記錄中，有一段飛碟的記錄。

「天空中出現銀色的巨大物體，不出聲音，慢慢地飛過去。看到的人驚怕得不知所措」。

還有在十七世紀的法國有飛行船的記錄。

在法國里昂，有飛船登陸，從船上下來三個男人和一個女人。法國人把他們當做魔法師看待，可是他們四個人卻說他們是法國人，被不可思議的天上人帶去天體中，他們在天上學了不少地上所沒有的技術，學成以後再被送回來地上，要傳授技術給人們。

好啦，各位你覺得怎麼樣？你覺得是空想的，神怪小說嗎？信不信由你。

作者和作品

H‧G‧(哈巴特‧喬治‧威爾斯)，一八六六年生於英國肯特縣，靠近倫敦的小市鎮普魯姆里。父親經營陶瓷店，生活並不富裕。

威爾斯從八歲到十三歲就讀於小私塾，後來被送到布店當小店員。

威爾斯從小喜愛讀書，特別對科學有興趣，他討厭布店的工作，也到中學當助教，半工半讀充實自己。

後來考進倫敦理科師範，在這裡受到著名的生物學者，郝克斯禮的薰陶，對科學發生更深的興趣。

威爾斯雖然沒有進入牛津、劍橋等著名的學校深造過，可是他優異的才能和敏捷的頭腦，和孜孜不倦的勤勉，逐漸成爲有名的著作家，他的存在在著作界也着實偉大起來。

威爾斯二十歲得結核病，在養病期間，開始寫作。起先他寫的都是幻想小說。

H.G.WELLS THE WAR OF THE WORLDS

威爾斯的「宇宙戰爭」

「時光隧道」是他的大傑作，也是使他成名的一部書，內容描寫有一個人發明時光隧道的機械人，他可以穿梭於過去，未來的世界，這一部一出來轟動一時，而洛陽紙貴，他的文名一夜傳開，成爲一個偉大的作家。

其後他的作品，陸續而發表，都是題材新鮮的S·F小說。

「透明人」「宇宙戰爭」都是他的大作。

「宇宙戰爭」出來的沃金鎮是威爾斯住家的地方。有美麗的松林，風景優美，寧靜的地方，他在這裡寫了好幾本書。

威爾斯不但寫小說，他也寫了不少社會、政治、教育、科學、歷史各方面的論文，合計

來共寫了一百冊以上的好書。

他認眞想改革社會，構想建立世界政府的理想社會。對人類社會的進步，始終抱著樂觀的態度。

可惜到了晚年，他看到世界現實的變化，漸漸變成悲觀的思想。到第二次大戰末期知道了原子炸彈的使用而對人類社會失去信心。八十歲逝世。



小朋友
百科全書

家長難以解答的問題
本書都有詳細的說明
爲優良兒童必備讀物
滿足富有求智慾良書

科學圖書舘

1 動 物 篇
2 植 物 篇
3 昆 蟲 篇
4 交 通 篇
5 恐 龍 篇
6 公 害 篇
7 食 物 篇
8 能 源 篇
9 宇 宙 篇
10 聲 光 篇

自然圖書舘

1 身體的秘密
2 自然的秘密
3 天氣的秘密
4 鳥 的 秘 密
5 植物的秘密
6 地球的秘密
7 海 的 秘 密
8 動物的秘密
9 化石的秘密
10 宇宙的秘密

二十五開本
重磅道林紙
七彩精美插圖
大衆書局印行

